

新 中 學 文 庫

奧 德 賽

上 冊

荷 馬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HOMER 著

傅東華譯

漢譯
世界名著

奧

德

叢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德賽

引子

“Read Homer once and you can read no more;

For all books else appear so mean, so poor,

Verse will seem prose; but still persist to read,

And Homer will be the book you need.”

Sheffield.

一件三千年前的老古董，流傳到現在，當然是要成爲一種謎的。但是這位世界上歸然而大古碑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直到十八世紀的末葉纔成爲謎；因爲自從紀元前五世紀所謂『希臘的史家之祖』的希羅多德時候起，經過柏拉圖，梭格勒底，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經過黑

暗的中古，經過文藝復興時代的批評家，以訖近代的開始，豈不儼然都有一個荷馬在我們心目中嗎？我們看法國古典主義畫家盎格耳（Ingres, 1780-1867）的『荷馬讀頌圖』（現藏巴黎 Louvre 故宮），豈不可以深信那個道貌岸然的盲目詩人是血和肉做的嗎？

但從一七九五年德國學者倭爾夫（Wolf）開始懷疑這二千多年的說傳以來，這個安享榮譽的大詩人，就不幸成爲學者聚訟的題目了。我們若把關於這所謂『荷馬問題』的案卷一齊吊閱起來，恐怕一個五尺長的四層書架還未必堆得下。擁護舊說者，還忙着替荷馬考定籍貫；有說他的故鄉是小亞細亞的 Smyrna 的，有說他生在 Chios 島而死在 Ios 的。反對舊說者，則或推翻荷馬而把另外一個人——雅典王庇士特拉安（Pisistratus, 560-527）朝的作者——來頂替他；或說伊利亞特的作者是男性，奧德賽的作者是女性；或主張這兩大史詩都是當時行吟詩人所歌唱的故事的集合體，並不是那一個詩人編出來的。在這樣聚訟紛紜的堆裏，我們當然不配也去參加。在我個人，以爲晚近摩爾登（R. G. Moulton）從流動文學（或口傳文學）及固定文學（或書面文學）之轉移的觀點來解決這個問題，可算是最近解決的了。

他的意見是：

……從「荷馬的」詩的本身看起來，似乎確有荷馬這麼一個詩人，且似乎這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詩確是他「做」的，正如幼里披底和綽塞之做他們的詩一樣。但後來因研究古代文學的絕異狀況的結果，覺得這些「荷馬的」詩，乃是一種進化的結果；又覺得這「荷馬」二字，並不是一個詩人的名字，卻是一種詩的狀況的名字。這種見解，最初頗受一般人的蔑視……因這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詩，在藝術上可說是現存的詩中最完美的。於是一般人就問，倘若這兩部詩是由漸漸集合而成的，何以藝術上能有這樣完美呢？但我們若把流動文學和固定文學的關係弄明白，這個謎兒馬上就解決了。當那行吟詩人到處唱詩的一段長期間裏，必有許多英雄的歌謠，逐漸積集，逐漸完善；其中有兩個系統，是以阿溪里（伊利亞特的主人公）和攸力栖茲（奧德賽的主人公）為中心的；但這兩個英雄詩系，當然並不就是兩部史詩，不過是許多零碎的歌謠，彼此稍有關聯而已。後來從口傳文學的時代轉入書面文學及有個人作者的時代，於是某一詩人（他的名字也許就是

荷馬，也許不是）就得把所有關於阿溪里的無系統的零碎故事串成一部有佈局的史詩。伊利亞特；同是這個詩人或另一詩人，則把所有關於攸力栖茲的故事串成一部奧德賽。當時的流動文學和固定文學的全力都集中在這兩部史詩上。因有口傳歌謠的長期間的積集，才有這樣豐富的材料；但若不經過一個詩人的匠心經營，那末又決不能有這樣完密的佈局……這種「荷馬的程序」我們不能把牠當做一種例外的奇異的事情，卻可認做

凡由流動文學到固定文學的過渡期間的常軌的現象。』(Moulton's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p. 29-30.)

問起這兩部史詩最後形成的時代，也一般是難以解決的。希羅多德說：荷馬生於西元前八百五十年左右，但也沒有別的證據。我們只曉得這兩部詩的時代背景大概是如此的——

那是一個歷史和神話混雜的時代。那時的兵器是銅製的，種類有矛、刀、弓箭，及皮製之盾。鐵雖已有，但只用作農具。那時的政治，是一種組織不甚完密的封建制度；各邦有一君主，但實權不

甚大，常爲各部會長所控制。會長之妻地位甚高。蓄奴之制流行。婚姻恆用聘金，近於一種購買式的婚姻。各邦的君主常蓄武士自衛。預言人和詩人或歌人頗得尊崇和保護。款待賓客，是那時歌人所歌頌的美德。那時的希臘人性喜航海。那時的藝術是腓尼基的藝術。那時的死人用火葬，不用土埋。那時人相信人死後靈魂入地獄。那時人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

這就是希臘人有史以前的荷馬時代，這就是荷馬的世界，也就是影響及數千年之久的希臘文化的雛形。

奧德賽的故事是銜接着伊利亞特的故事來的。伊利亞特裏所述的是特羅亞戰爭的事蹟。這個戰爭，在距今八十年前的人，還都當牠完全是一種神話。及至晚近德國的古物學家舍利曼博士（Dr. Schliemann, 1822-1890）在小亞細亞地方掘發出古城的遺跡，證明與特羅亞城的地位相合，這才曉得這個故事不是全無歷史的根據。

故事的大概是如此的——

特羅亞王普賴安之子巴里，把拉栖第夢王門涅雷阿斯之妻赫楞誘逃至特羅亞。門涅雷阿斯之弟，即亞各斯及邁錫尼之王阿加綿農，乃召集希臘各邦之主及隣邦酋長，組織遠征軍，欲往劫回赫楞。特羅亞聞信，亦聯合各邦，共同防禦。於是兩軍相持十年，城卒不下。其後希臘軍設木馬埋伏之計，始克攻落，軍士凱旋，獨伊大卡國主攸力栖茲爲海神涅普條因所阻，在途十年方得歸家。

奧德賽的故事，就是攸力栖茲歸家的情節。全書二十四卷，天然分爲兩個部分。前十二卷述他在途中的經驗，充滿着奇瑰的事蹟，異常熱鬧。後十二卷則寫他歸國後的事情，比前部事蹟較少。因前部是寫他和神力的奮鬥，後部是寫他和人力的奮鬥。

這前後兩部又可各分三段，每段包含四卷。第一段述攸力栖茲之子忒楞馬卡斯的冒險事蹟。第一卷開場時，正當特羅亞城陷落後的第十年，其時攸力栖茲未歸，伊大卡，正被卡力普索霸留在西方的奧吉吉亞島。同時，其妻皮涅羅皮在家，被一班求婚人窘迫，家財日耗，無可奈何。第二卷述忒楞馬卡斯號召國人助已不成，得女神密涅發幻作老臣孟韜模樣勸彼到派洛斯探聽消

息，遂蚤夜潛行。第三卷述派洛斯的老王涅斯忒款待忒楞馬卡斯。其夜宴罷，同行的孟韜忽失踪，方知爲女神幻形助己。忒楞馬卡斯遂由涅斯忒之子庇士特拉安伴行至斯巴達。第四卷述忒楞馬卡斯與庇士特拉安在斯巴達，受門涅雷阿斯及其妻赫楞接待，始知攸力栖茲在奧吉吉亞島。忒楞馬卡斯乃決歸伊大卡。同時求婚人在國中設伏，要想害他。

第二段則爲攸力栖茲由奧吉吉亞島到菲細亞的一段情節。第五卷述天上諸神徇密涅發神之請，遣黑梅斯神至奧吉吉亞島，命卡力普索釋放攸力栖茲。但攸力栖茲在海中，又被仇神涅普條因將船破滅。他幸得海中女兒愛諾的贈衣，得不沉沒，遂飄浮至菲細亞。第六卷述攸力栖茲睡在菲細亞的海濱，適公主諾息揆亞帶侍女至河邊浣衣，見之，遂引至城中。第七卷述攸力栖茲至城後，得菲細亞王阿爾辛諾阿的接待，爲述最近的冒險情形。第八卷述菲細亞王召集國人同商護送攸力栖茲歸國之事，當設宴爲之餞行。席間，盲人歌人德謨多克斯歌唱特羅亞攻城事。攸力栖茲聞聲回憶前情，不覺淚下，衆因請其敘述途中冒險事。

第三段是追敘的，卽由攸力栖茲口中補敘出自特羅亞以來的冒險。第九卷記攸力栖茲敘

述到西可尼安人，食蓮人，及賽克洛普斯之國的情形。第十卷述他與風神伊奧拉斯，與勒斯特立哥泥人，及與女妖人塞栖冒險的情形。第十一卷述他到地獄中與諸名人鬼魂晤談情形。第十二卷述由賽梭，西拉，卡立布狄斯等妖魔脫難，卻因同伴誤殺日帝的神羊，致盡被誅戮，獨自己一人無恙，遂陷奧吉吉亞島等情形。

第四段又緊接第二段，復爲正文。第十三卷述菲細亞人送攸力栖茲歸國。登陸後，密涅發將他裝做一個老丐的樣子，又教他誅戮求婚人的方法。第十四卷述攸力栖茲尋至老牧豬人攸米阿斯的茅屋，攸米阿斯卻不認識。第十五卷述在牧豬人茅屋中攸米阿斯父子相遇。第十六卷述攸力栖茲對兒子說明真情，並商量誅戮求婚人的策略。

第五段記攸力栖茲回宮的情形。第十七卷述忒楞馬卡斯先出發回城，卻把攸力栖茲歸國事祕密不宣。然後這裝做乞丐的攸力栖茲亦進城。城中人都不認識他，獨宮門有一老犬尚識故主，遂向他搖尾而死。第十八卷述求婚人正在歡宴時，攸力栖茲與惡丐憂勒斯決鬪。第十九卷述皮涅羅皮與夫相見，卻不認識，只對他敘述對付求婚人窘迫的經過。其夜，老乳娘由立克利爲攸

力栖茲洗脚，發見腿上的癩痕，始識爲故主，但攸力栖茲囑其嚴守祕密，勿許張聲。

第六段就是全書的團圓了。第二十一卷述皮涅羅皮令求婚人試弓箭，誰勝者得娶已。但求婚人沒有一個能彎弓。於是攸力栖茲取弓自射，一箭便中標的。第二十二卷述攸力栖茲現出本身，與兒子忒楞馬卡斯及二忠心的牧人同戮求婚人，並把十二個不貞的宮女縊死。第二十三卷述攸力栖茲夫婦會見後，便自往田莊訪父。第二十四卷述求婚人的戚友因復仇暴動，追至田間，與攸力栖茲鬪；經密涅發神調解，永締和平。

我們現在要問，這樣的一段故事究竟包含着什麼意義呢？這當然又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有的說這兩部史詩都含着一種教訓：伊利亞特示人以勇於戰爭的模範，奧德賽示人以不憚艱險的模範。有的又說伊利亞特是代表男性之勇，奧特賽是代表女性之貞。又有的單從藝術方面着眼，說牠們是兩部結構極完善的史詩範本。但我們最好把和這兩部史詩時代最近的一個批評家——亞里斯多德——的意見來參考一下。

亞里斯多德對於荷馬是極端推崇的。他在詩學的第四章裏說：——〔以下引例均依拙譯詩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原文和頁數。僅譯名稱有更改。〕

『論嚴重之風俗，荷馬實超佚儔輩。蓋能併戲劇之體裁與模倣之至美而兼有之者，獨彼一人而已。』（二十七頁）

第八章裏說——

『人或謂布局之統一，由於其主人公之統一，其實不然。蓋人之一生，所遭遇之事至爲複雜，則一人之若干行動，必不能勒爲一種行動。……此等處，亦惟荷馬獨具隻眼，蓋其藝術若天賦，誠有過人之處。荷馬之作與德賽，於攸力栖茲歷險之事，並不盡舉無遺，例如帕那薩斯山上之被創，主人檢閱時之伴狂，皆所割捨，以此等事彼此無必然的及或然的關係者也。其作與德賽——伊利亞特亦然——但以一種動作爲中心，使吾人覺與德賽一詞但有一種意義』（二十七頁）

第十五章裏說——

「夫悲劇所模倣之人，既必須超出尋常人之程度，故作者宜以良畫匠爲師法焉。蓋良匠畫像，固須求逼肖其人，然必加美焉。惟詩人作劇亦然。其狀人也，縱或其人有卞急怠惰，或其他失德而務存其真，然必有以崇闕之。亞格松與荷馬之狀阿溪里，卽用此法。」（四十三頁）

第二十三章裏說——

「……史詩，其布局亦應如悲劇之依據戲劇的原則，此顯而易見者也。其題材須限於一種動作，必首尾完整，有起有中有訖。如是，乃能類一有機體，若天衣無縫，而能與人以適如其分之快感。……於此，亦唯荷馬能超絕凡庸。荷馬之敘特羅亞戰爭，雖其事自有起訖，亦僅採擷其情節之一部分。若全敘之，則事跡太繁，一覽難盡。若約略其事，取所有情節，一一備述，則又不免頭緒紛繁。故荷馬但取其最精采之一段事蹟，而附麗之以若干枝節之情事，使其詩不致過於單調。自餘詩人所述或僅一主人公，一時期，一動作，然情節恆顯裂爲無數之段落。」（六十四頁）

第二十四章裏說——

「荷馬之詩實皆具兩種性質，伊利亞特爲簡單而兼哀情的史詩，奧德賽則爲複雜的而同時又爲道德的，且以措辭構思而論，亦皆卓越。」（六十六頁）

同章又云——

「荷馬之爲詩人，絕無可指摘，而尤足多者，即彼能自知其身分，詩人最宜避去自己的口氣，蓋此種口氣，不成其爲模倣也……荷馬作詩之引子，但寥寥數語，即單刀直入，令各人物一登場，而各有其特殊之面目。」（六七—六八頁）

又云——

「……但寫不合理之事，而能若真有其事，則亦未嘗不可。即如奧德賽中寫攸力栖茲被棄伊大卡事，論事固屬不合理，但入荷馬之手，則頗可動聽。此其情節，若以劣等詩人爲之，即當在擯棄之列矣。蓋藝術手段高明者，往往能以詩的藻美掩飾事情之無理。」（六十九頁）

我爲什麼要把亞里斯多德的批評的話統統抄在這裏呢？因爲我相信亞里斯多德是最能了解荷馬的；相信他這七段議論已經把荷馬的偉大處完全說明；相信後來人雖有論千論萬關於荷馬的批評，總都逃不出他的範圍。

我們把亞里斯多德的批評歸納起來，約有下列四點：

(一) 說荷馬的藝術手段高明。

(二) 說荷馬於詩材之剪裁和布局獨有長處。

(三) 說荷馬描寫的人物不但逼真，且能加一層的『崇閎』。

(四) 說荷馬能知詩人的身分，而避去自己的口氣。

他的第一點所謂藝術手段高明，似乎是專指『文章』說的。他以爲情節雖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能被文章的優美掩飾過去。這一層，在我們不能讀希臘原文的人，或者未必看得出。我們現在讀比較忠實的譯本，覺得有些地方要嫌他的文章太繁重，例如一個人的名字，後面往往加上一大串的形容詞，如說他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之類。這在那人物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原是一種不可少的交代，但荷馬詩中一個人物的名字無論出現多少次數，都必仍舊有那一套形容詞附在上面，使我們覺得似乎累贅礙眼。其實這正是荷馬的文章的特色。哈佛大學教授巴馬爾(G. H. Palmer)在他的奧德賽的譯本(1891,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的導言理說——

「(詞句之)重複之在荷馬，猶之在一個小孩子一樣，是他的詩的優美一種真正的泉源。他完全具備小孩子的心情，喜歡把一句話說了又說，喜歡把舊故事同樣地說。(在奧德賽裏凡遇重述舊事，往往只改換一二個字，——如人稱代名之類，——詞句完全一樣。這在韻文的譯本，——如頗普的，——因用韻的關係，故都改動了。我的譯本雖用韻文，但力求保存此等處的真相。——譯者註。)他恆喜用有一種形容詞來表明一件東西或一個人的特徵；這個形容詞一經定了之後，便一逕跟着那個名詞，再也不更動。這樣的重複的疊見，往往與我們以一種類似於近代詩中的「韻」的美感……」

荷馬詩中用譬喻，顯譬(Simile)居多，隱譬(Metaphor)罕見。後代的史詩作者都模倣他，

如味吉爾 (Virgil) 之作伊泥易德 (Aenied) 丹第 (Dante) 之作神曲 (Divine Comedy) 莫不如此。尤其顯著的影響，則見於密爾頓 (Milton) 的詩裏。密爾頓變本加厲，往往把一個顯譬拖至半頁長，全是受荷馬的影響。

以上兩點，是荷馬詩的文章上的特色。亞里斯多德之歎賞他的藝術，若也指這種地方說的，那末雖經翻譯做別種語言，也仍舊可以保存。

至於我們現在讀荷馬詩仍舊覺得有許多似乎不合理的地方，（如奧德賽中攸力栖茲往往誑話連篇，我們覺得有些不入情理，）那決不是亞里斯多德所謂能用優美文章掩飾過去的不合理，也決不是因翻做別種文字才顯出的不合理。我們須曉得這種似乎不合理的地方，是完全根據我們的心理來的。又須曉得一個人的心理是由思想、習慣、信仰，以及其他許多因素造成的。例如某民族相信人死便是登天，故當把父母火葬的時候，習慣要在旁邊跳舞歌唱。這在向來習慣於衣衾棺槨和泣血稽顙的我們看起來，便很覺不入情理了。現在我們在荷馬詩中所發見的似乎不入情理的元素，也就屬於此類。就以攸力栖茲的說誑一點而論，我們須曉得荷馬時

代的道德，是容許有『智略』的人可以利用說誑——且甚至於僞誓——來達到目的的。（參看譯文卷十九註。）明乎此點，那末所有的不合理自然消滅了。總之，我們凡讀時代不同及思想習慣不同的文學作品，決不可因囿於自己的褊狹的心理而不能容受一種似乎不入情理的元素。

但是荷馬之所以偉大，尤在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第二點，就是他的詩的剪裁上和布局上的長處。於此，我們要注意，這所謂剪裁和布局，斷斷不是我們的古文家或八股家那種起承轉合的說法。

史詩之所以要有剪裁和布局，正是史詩的生命所在。因為史詩所以與歷史不同者，在歷史的紀載，目的只在紀載，史詩的紀載，則目的在闡明一種意義。因史詩的目的在闡明一種意義，故僅取足以闡明這個意義的材料，而捨棄一切不足闡明這個意義的材料；於是乎不得不曉得剪裁。又因史詩的目的是闡明一種意義的，故須把已被採取的材料用最好的方法排列起來，使得這個意義格外明顯；於是乎不得不曉得布局。我們看亞里斯多德的批評，知道當時希臘詩人當

中唯有荷馬明白這種剪裁和布局的方法，所以荷馬就成爲世界的『史詩之祖』了。

晚近的摩爾登更從這個觀點推求史詩進化的塗徑，而知在近世文學中作有大半部分地位的小說和短篇小說，也都無非是史詩進化的產物。那末倘若世界上不會有荷馬，則不但味吉爾，丹第，密爾頓無從產生，即近世文學中最佔重要的一部分也無由產出。由此可見荷馬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如何了。

我們現在單問奧德賽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可用一句話來回答，就是心意對於環境的征服。我們若要推測荷馬何以拿這個意思來做題目，應該先知道荷馬時代的希臘思想和信仰。

我們看荷馬以後的希臘悲劇家的著作，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把『命運』的威權做題目的。上文已經說過，希臘人相信掌握命運的神是主宰一切的，故對於命運的威權完全屈服。那時的所謂悲劇，無非就是人失敗在命運之下的意思。這在索福克儂 (Sophocles, B. C. 496-406)

的厄狄潑斯王 (King Oedipus) 一劇 (此劇有拙譯本，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裏表現得格外明白。這樣的信念，在有歷史的時代尚且如此，那末在神權全盛的荷馬時代自然更甚了。荷馬因為不耐這種命運的信念的壓迫，所以要提高人的「心意」的威權，認為可以征服由「命運」造成的環境。

他要實現這點理想，所以在奧德賽裏用一個剛毅有智略的男子，一個貞節不撓的女子，和一個謹慎聰明的兒子來做主人公。他替這三個主人公都加上一個固定的考語：攸力栖茲是「聰慧的」(Polunetis)，皮涅羅皮是「細心的」(Periphon)，忒楞馬卡斯是「審慎的」(Peponunénos)。這「聰慧」「細心」和「審慎」三種德性，是對於命運獨立的「人」的德性。故攸力栖茲憑他的「聰慧」得以打破歸途中由命運造成的種種難關；皮涅羅皮憑她的「細心」得以打破在家中由命運造成的種種窘迫；忒楞馬卡斯憑他的審慎，得以打破由命運造成的種種陰謀。這位對於「命運」抱革命態度的大詩人，雖則還不敢完全否認那掌握命運的諸神，(因為奧德賽裏寫攸力栖茲之脫難和成功仍舊都靠密涅發神的幫助)但他深信心意的

力量足以挽回命運，又深信唯有本身有力量有美德的人纔能得神的幫助。故攸力栖茲雖被神救出，卡力普索島，但仍舊要他在海中拚命掙扎，才得脫難。後來他誅殺求婚人的時候，雖有密涅發神在梁上暗中幫襯，但也仍舊要他自己和兒子親手揮矛。密涅發神之不肯把攸力栖茲從特羅亞一陣風便送回伊大卡，且不肯早發些神兵把求婚人一齊殺滅，而必待攸力栖茲歸國親自誅戮者，就因為命運雖傾向於人而仍必人自己努力之故。這才是荷馬的教訓，這才是荷馬的精神，也就是希臘全民族的精神。所以希臘人雖包圍在神和命運的空氣之中，卻絲毫沒有一點靠天任命的頹廢氣象，而不失為一個活潑潑的有為民族。

如上所述，可見奧德賽並不是以有妖怪地獄等等離奇的情節見長的；牠是涵有一種足以代表全民族精神的深富意義的。配着這樣的深富的意義，牠更有一個完美的布局。這個布局，不僅如上文所述那樣分段分卷的層次而已。因為奧德賽的布局，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是一種『有機體』，且能『使吾人覺奧德賽一詞但有一種意義』的。關於此，也是摩爾登最說得明白。

(見 *Moulton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133-143)

據摩爾登的分析，奧德賽的布局比伊利亞特的布局爲複雜而進步。亞里斯多德也曾說，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布局有簡單和複雜的分別（見上）。這簡單和複雜的分別，不必就是價值高下的分別，却由此可見布局的複雜與否，是跟着詩的意義爲準的。奧德賽因爲是「道德的」（就是表現一種人格的）史詩，所以不得不用一個複雜的布局。

在伊利亞特裏，特羅亞戰爭是一面很顯明的背景；在奧德賽裏，這個背景就依稀彷彿地放在遠處了。

奧德賽的主要情節（就是最能顯出全書意義的情節）是攸力栖茲的歷險事蹟。這段情節包涵着平衡的兩個部分：一是「結」(Complication)的部分，一是「解」(Resolution)的部分。「結」裏面的事蹟使得攸力栖茲離家愈遠；「解」裏面的事蹟則使他離家愈近。又「結」裏面的情節多神奇，「解」裏面的情節多冒險。「結」的原動力是海神涅普條因，「解」的原動力是女神密涅發。

這個主局 (main plot) 之外，還有一個副局 (underplot)，就猶之正主人公攸力栖茲之

外，還有兩個副主人公，皮涅羅皮和忒楞馬卡斯。副局裏的情節就是攸力栖茲家庭中的事蹟。其中包含九個人物（或團體），六個是忠的，三個是奸的；忠的後來都得團圓，奸的都不免誅戮。

奧德賽也和伊利亞特一樣，除開主要的情節之外，還有許多次要的故事。但是這些次要故事，性質卻又與伊利亞特裏的不同。因為伊利亞特裏的次要故事，只不過是些拉雜的奇情的敘述，奧德賽的六個附帶的故事——即裝乞丐故事，與亞查克斯決鬪故事，木馬故事，獵豬故事，弓的故事，及牀的故事——則一。一。都與主人公有關係，一。一。都使全書的意義（就是一個人的智略）格外烘托得明白。

此外，還有三個似與正文無關的獨立人物，其實並非無關，因為他們是用來陪襯正文中的人物。門涅雷阿斯顯然是攸力栖茲的陪襯；因為他也是一個冒險的人；他的被羈留在埃及，正如攸力栖茲之被羈留在奧吉吉亞島；他又與攸力栖茲相似，也是備嘗辛苦之後終得歸家享受和平之福的。奧勒斯提是忒楞馬卡斯的陪襯，因為忒楞馬卡斯以奧勒斯提替父報仇為榜樣，方才存心要誅戮求婚人的。還有提奧克力麥奴斯，也以替忒楞馬卡斯做陪襯的資格加入奧德賽

的人物的。

如是奧德賽裏沒有一件事是贅的，沒有一個人物是虛設的；沒有一件事一個人物不是幫着顯出全書的意義的。這就是所謂『有機的史詩』這就是完整無缺的布局。摩爾登又把他的分析的結果列表如下：

奧德賽的布局

主局……攸力栖茲的歷險

結……奇情的九事——涅普條因原動

解……冒險的九事——密涅發神原動

副局……家中的狀況

忠者六（妻——子——父——乳娘——牧豬人——牧牛人）

奸者三（牧羊人——麥爾多及宮女——求婚人慕）

次要

故事……關於主人公之六事（乞食——與亞查克斯鬥——木馬——獵豬——弓——牀）

陪襯之三人物（門涅雷阿斯陪攸力栖茲——奧勒提斯陪忒楞馬卡斯——堤奧克力麥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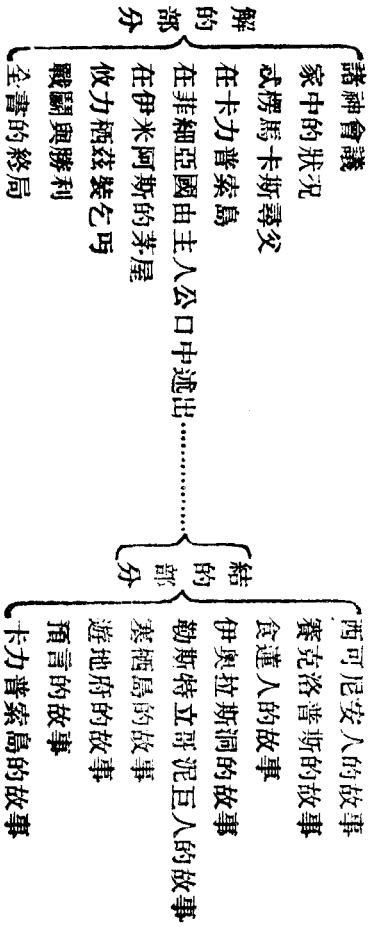
斯陪忒楞馬斯）

依稀的

背景……特羅亞戰爭

更從全部情節的進展看，我們可見牠的『解』的部分凡分九段，『結』的部分共含九事。最妙者，牠的『結』裏面的九件事是完全在『解』裏面的中心一段由主人公的口中補述出來的。這真可謂千古難得的絕妙布局，請看摩爾登的圖：

奧 德 賽 情 節 之 進 展



亞里斯多德歎賞荷馬的第三點，就是說他不但能把人物描寫得適肖，並能加以一層的崇閱。這所謂加以崇閱的意思，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的十五章裏（見上文引）已經說得很明白。即凡史詩的主要人物，必須有一種比常人高尚的性格，方能引起讀者的景仰；否則便不能成爲偉大的史詩。荷馬的兩大史詩的人物，都是具有比常人高尚的性格的，所以都成爲偉大的傑作。亞里斯多德曾舉伊利亞特裏的阿溪里爲例；因爲阿溪里雖是一個極其燥急和剛愎的人，但他對於朋友帕特洛克拉有一種非常的熱愛，對敵人老普賴安王則有一種非常的仁慈，這使我們不由得要愛慕他，景仰他。奧德賽的攸力栖茲也是如此，他雖則滿口荒唐，善用智略，卻決不是一個卑鄙的猾漢。我們看他臨難不懼，而同時見老父會哭，見老犬之死會哭，見人之無罪會一笑釋之，處處流露出他的高尚的性格，處處流露出他的「崇閱」。他如描寫皮涅羅皮之苦節不撓，諾息揆亞之溫婉純潔，以至描寫老犬之戀主悽死，也都莫不是經過「崇閱」的，因此之故，荷馬的人物遂被希臘人取爲模範，荷馬的詩就成爲希臘人教育兒童的重要工具了。

柏拉圖的對話愛溫 (Ion) 裏說有一天希臘的大哲學家拔格勒底問一個唱荷馬詩的行吟詩人名叫愛溫的道：

『當你唱詩唱得精采，使你的聽衆都歎賞的時候，就是你唱絨力栖茲躍身登門，現出本身的情節，或唱阿美里攻打赫克武的情節，或唱關於安得洛馬岐，赫邱巴，普賴安的動人的數段的時候，試問你那時心裏還能鎮定的嗎？你那時豈不要狂歡興奮，且被那些人的行為所感動，有若置身於伊大卡和特羅亞嗎？』

愛溫答道：

『拔格勒底，誠如你所言，我不能否認；因我唱到悲時，不由得眼中淚迸；唱到恐懼和恐怖的情節時，不由得頭髮直豎，心中狂跳。』

這段對話有兩層意義：第一層，足證荷馬詩的魔力之大；第二層，足證他的魔力之所以大，就由於他的人物和情節之可歌可泣，就由於他能『崇閔』他的人物。

最後，亞里斯多德說荷馬能不把自己的口氣用入史詩裏便是他的長處。這一層也極重要。因為詩人要顯出他作詩的意義，儘可不必——而且也切忌——用自己的口氣來參加議論；詩人使人物登場之後，便須由牠自己發展，由他自己去顯出意義。荷馬在奧德賽裏，只開首『猶歟』一段是用自己的口氣的，以後便絲毫看不見自己參加的痕跡。這在後代著名的史詩作家，戲劇作家，小說作家，莫不如此。故由此點而論，荷馬實開千古文藝的最大義法。

關於我的翻譯奧德賽要聲明的有兩點：（一）我用韻文翻譯，並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覺得這樣的韻文比較便讀；（二）我這譯本所依據的，以 William Cowper 的無韻詩英譯本爲主，參以 Alexander Pope 的韻文譯本，S. H. Butcher and A. Lang 及 G. H. Palmer 的兩種散文譯本。

一九二八、八、二五，於上海。

目錄

卷一

奧林帕斯諸神集議

伊大卡國天女贈課

卷二

羣無賴會場肆猖獗

王太子暮夜暗登舟

卷三

王太子舟抵派洛斯

涅斯忒追述歸國事

卷四

訪父友客舍話前情

奧德賽

求婚人密謀害王子

卷五.....一二一

攸力栖茲脫離妖島

涅普條因枉阻歸程

卷六.....一四七

巧安排公主作引線

贈計議遊子訪王城

卷七.....一六六

進王宮懇勸蒙款待

見國主慨允送歸程

卷八.....一八五

聽歌詞英雄暗流淚

窺破旋國主詰由來

卷九……………二一五

道前情訴蓮花國

脫大險分食巨人羊

卷十……………二四七

緣疑嫉敗事故鄉濱

賴歡情指點冥間路

卷十一……………二七七

入冥間尋訪預言人

遇羣鬼歷叙生前事

卷十二……………三二五

犯日神舟人竊畢命

抱殘木國主獨全生

卷十三……………三四〇

奧德賽

四

駕快艇一夢到家鄉

遇女神商作復仇計

卷十四……………三六三

幻乞丐尋訪牧豬人

話長宵誑說生平事

卷十五……………三九一

王太子遇神歸故國

牧豕奴好義作居停

卷十六……………四二三

迎小主忠僕報佳音

換衰容王兒認親父

卷十七……………四五〇

初入府母子喜重逢

暗探宮君臣起衝突

卷十八……………四八二

初顯威宮門打惡丐

再受辱席上斥孽奸

卷十九……………五〇四

老乳母溜足認癩痕

智多王慰情詳夢兆

卷二十……………五三五

夜沉沉廊夜聽姦情

陰慘慘宮庭見殺氣

卷二十一……………五五五

賽強弓羣雄盡獻醜

試身手老丐獨稱能

卷二十一……………五七八

賞罰分明奸徒授首

貞淫昭判宮女蒙刑

卷二十二……………六〇三

認證據夫婚慶團圓

備刀兵主奴防暴動

卷二十四……………六二一

賊子主謀共圖報復

神明作證永締和平

奧德賽

卷一

奧林帕斯諸神集議
伊大卡國天女贈謀

懿歟！繆司！敢煩謳唱，

唱彼希邦名將，勤勞鞅掌，

謀多智足聲名廣；

既逞干戈，殄滅了特羅亞神聖之邦，

把那天建的金城掃蕩，

便一處處浮蹤浪跡，

一國國問俗觀光；

身冒着狂濤浪，

奧德賽

冀率朋曹安返家鄉，

又誰知一時迷罔，

誤宰了日帝的神羊，

因此上上干神怒，

阻歸程，設下萬千魔障。

懿歟！繆司！宙斯之子！

煩把這其間情由原委，

爲吾下界細播揚。

一

禍結兵連垂十年；

但得生旋。

得渡過波濤熾險，

此時俱已返家園。

獨攸力栖茲猶在他鄉轉輾，

父母家邦難得見，

念愛妻愁腸日萬轉；

都祇爲被^⑤妖人洞府羈留，

逞風情百方繾綣。

休怨喜歸期不遠！

更有未了事，待彼歸時親發遣。^⑥

彼時天上諸神俱動憐，

獨涅普條因^⑤猶未消讎怨。

卻喜那讎神彼時遙在天邊，

在愛西屋皮亞^⑥族類之間，

（原來那族類平分兩半，

半個兒東向，半個兒西面；）

他在彼享的是百牢豐盛祭，

聽的是阿諛頌神言。

這裏育夫^⑦召集羣神會，

在奧林帕斯^⑧高處光明殿：

那尊神心念伊吉斯塔斯^⑨一樁公案，

念他命喪在奧勒斯提^⑩之劍，

縱作鬼也難把身上血污瀦，

尊神念此心根觸，因白諸神言：

「可歎凡人頑梗，

事事兒都歸咎神明，

不說是自家作孽招災禍，

卻認做神譴天刑。

試想那伊吉斯塔斯，

他私通君后弑人君，

罪孽層層；

我也曾遣麥邱立①下降凡塵，

爲他預警，

說他日王子奧勒斯提年長成，

終有日報仇洩恨，

無如他辜負吾神好意，

忠言不聽，

因此上顯遭報應。」

神言至此停；

於是密涅發②媚轉雙睛似水清，

爲尊神稟白言惟謹：

「盛哉尊神！爾唯萬物之根，

爾實神中之神！

提起那污穢罪人，

這般刑戮原相稱；

凡喋人之血者，都應得這般報應。

只是我胸中，憤激與悲傷交併，

都爲那攸力栖茲英勇超人，

卻依舊厄於運命。

他如今身居孤島，

四面是嶮嶮海濱，

但聽的林聲蕭索浪奔騰，

歎無辜遠離鄉井，

被妖女洞中疊禁。

想她父亞特拉斯，^①原是個魔道中人，

他目能燭海底生靈，

手提着無疆天柱，把天地支撐。

如今他此女，把這可憐人無端拘禁，

欲待逞風情博彼歡心：

卻誰知萬種溫柔俱無益，

慰不得他懷念故園情；

可憐他極目家鄉終渺茫，

只落得心灰意冷，

恨不能立時重見故里炊煙影。

嗚呼無上神，

爾怎忍教他顛沛，漠不關心？

念他在弗里家^②大海之濱，

也曾建祭壇奉爾尊神，

唯虔唯潔唯恭謹；

爾緣何事心懷恨，

必欲使受盡人間最不幸，

恪施福祐，不與憐矜？

於是育夫言：「吾女之言差矣！

我也知那攸力栖茲，

智勇人間無比，

奉吾神最多禮，

我怎忍將他遺棄？

祇因那涅普條因，念子仇懷恨未已，

這重重魔障都由他起。

原來海神福栖茲，

有女俎莎，色麗，

嫁與涅普條因爲妃，

生子曰坡力飛馬斯。

他視同拱璧，

後被攸力栖茲剝喪雙明，

他恨深入骨髓，

縱未即取命相償，

卻設下萬重魔障轉輾阻歸期。

你我如今且從長計議，

俾攸力栖茲得重歸鄉里；

倘若是我力協心齊，

料他獨力也難與吾曹敵，

不由他不平卻心頭氣。」

那密涅發又尊一聲「至尊天父，萬神之神！」

言道：「既列位尊神協力齊心，

允把那可憐人兒救拯，

竊擬煩黑梅斯^①往奧吉吉亞島一行，

去對彼妖人宣命，

謂吾曹計已定，

欲使攸力栖茲重歸鄉井，

她須立刻放行毋抗命。

一面由小神前赴伊大卡，

去尋攸力栖茲之子忒楞馬卡斯^②把計謀相

贈，

命他速召集國中父老，朝中大臣，

把安邦策略早商尋，

並謀對付那些求婚無賴人，

莫待把宮裏牛羊宰盡。

然後由小神帶往斯巴達^③派洛斯^④兩處尋

親，

倘能尋得些兒消息，

也可以歸慰國人心。」

說罷，她忙把繩鞋穿上；

那繩鞋，是件仙家之寶，閃出燦爛金光，

用她時，可以乘風破浪渡重洋；

又攬了一柄無敵金鎗；

這金鎗也不尋常，

任大隊英雄好漢一見俱驚惶。

當時那神結束停當，

便從奧林帕斯極頂撥開雲頭下降，

一霎時已到伊大卡，

面前便是攸力栖茲的宮殿門牆；

她於是化作退菲安[⊙]國主孟提斯[⊙]王模樣，

手提着明晃晃一柄金鎗。

見宮門前一班求婚的無賴鬧驢驢，

把宰食了的牛皮墊坐，

正紛紛飛蓋流觴。

又見內侍們來往奔忙；

有的爲他們調酒漿，

有的將海綿蘸水拭几席，

打點着把筵宴重張，

奧德賽

更有的方剝肉，刀聲不絕響叮噹。

彼時忒楞馬卡斯，

見衆無賴恬然不知恥，

心下正憂思：

幻想中，彷彿見父王忽然戾止，

受羣情擁戴無異曩時，

又見衆無賴聞風皆遠逝。

思至此，始瞥見宮門客至，

深悔出迎遲，

便趨出，握客手，接過那金鎗一枝，

言道：「尊客何來！休怪主人放肆！

莫嫌粗糲客且食，

七

然後請將來意分明見示。」

於是王子前行客後隨，

行行來至宮殿裏；

他把那金鎗在一依柱的架中插立，

其間有攸力栖茲的各般兵器，

排列時整整齊齊；

於是導客入一座，裝潢煊麗，

鋪一幅紫色地衣，

端一凳爲客承履，

這纔自設一座兒，

與客座密相毗，

卻與羣無賴宴飲之場遠隔離，

爲怕他們恣睢無禮，

又欲把喧譁避，

冀向客探聽親消息。

便見一宮娥提來盛水金盞，

將水在銀盆灌注，

主客先後盥畢，

乃把席面安鋪；

一內侍進饅頭，

又獻上珍奇菓脯；

司餚者進肉，

色色形形無數，

又把金杯分獻主和賓，

使有蒼頭將酒來注。

已而衆無賴盪擁進宮庭，

各佔據椅兒板凳。

男僕人呈上鹽手金盆，

女僕人提着饅首籃兒滿地奔，

衆小侍忙爲他們將酒傾；

一霎時但見的虎噬狼吞。

無何大衆俱醉飽，

乃思妙舞往昔，

以爲無此不歡欣；

於是有一僕，遞與腓麥烏斯^①一尾琴，

腓麥烏斯欲待不遵，

經不得衆人相強甚，

只索撫弦一曲調清新。

維時王子附客耳旁細語，

將一腔悲憤盡情傾吐，

道：「有一言，願尊客莫嫌唐突。

客亦見此輩聲歌之樂何如？

原來把別人家業恣情揮霍，

都祇爲這家家主，

如今若不是尸暴在沙場，

多應是滄海埋骸骨。

倘一旦主人歸故土，

料此輩無恥之徒，

都將恨不得插雙翅兒飛去，

更無暇把錢財顧；

卻無如，這般希望總成虛，

縱人人都道歸期近，

終教人難信取！

尊客啊，願君把來意分明訴：

華宗何氏貴邦何許？

來船何名航行自何處？

想我父生平好客，

君毋乃與彼相知有素？

抑是第一遭兒枉顧？

於是密涅發對言：

「垂詢處，願一一爲君從實訴。

若問起我家門第，堪矜詡：

我是安溪亞拉斯之子孟提斯，

是退菲安人之主。

此行本運鐵往提彌莎去，

欲把黃銅換取。

暫停舶在來茲倫港，奈利登山之澚，

上有叢林深覆。

你我是世交，往還有年所，

謂余不信，可佳問雷厄提茲爾祖，

當能一一爲君語，

第人言此老如今已絕足不來城，

只獨在鄉村隱處，

日惟在葡萄園裏親勞苦，

執炊的但一老嫗。

我此番，爲聞爾父已凱旋，

故爾親來致祝，

誰意天心阻，

猶使在他鄉羈旅；

爾卻無須酸楚，

爾父平安無故；

他多應在海中荒島，

被蠻人強禁拘。

我雖不是預言家，

奧德賽

解不得冥冥之數，

卻曾得上天默示，

故爾今來告汝，

料歸期計日能數；

想爾父謀多智足，

縱使是鐵鍊在身，

也難把他長禁鎖。

至於你，儀容能許，

是否此邦君儲無妨直訴。

看你眉目之間，與爾父如同一塑，

爾父容顏我熟睹，

他未出征時，我和他晨夕相處，

十一

卻不道闊別來，轉瞬已十餘寒暑。」

於是王子爲客語：

「大抵吾人年少，

多不識己身何自出，

猶幸小人有母，

嘗謂我是此邦君儲，

料應更無乖錯：

只如今天下最不幸，

莫如我那生身父；

我恨不得別投生，

得見親終老鄉土！

既垂詢，敢把私情吐。」

於是密涅發言：

「喜皮涅羅皮^①得子賢如你，

且莫道茲邦將式微。

卻願你直言無忌諱：

此輩是何人？

何事張筵侈靡？

你且說知端的。

莫不是君家有喜事，

因此大張筵席——

看若輩都不似自裹餓糲來會食？

且若輩何等猖狂無禮！

恁爾喧囂震室！

知禮人不堪嚮邇，不堪嚮邇！

於是王子將言對：

「客說垂詢，寧能深諱？」

想當初我父治家時，

這家門事事都如意。

又誰知天意背，

不令安寧到底；

自出征，一去無消息。

倒不如他攻城略陣沙場斃，

抑歸途遇害在同僚手裏；

倘若恁地時，

此邦百姓早應把遺骸埋瘞，

便是我也早應把他的威名承繼；

祇如今他被狂風攝得冥冥地，

不知身在何方寄，

竟去得沒一絲兒蹤跡。

況我如今悲苦，

不特痛親而已；

天又賜我別種愁煩，

更教人沒個存濟。

原來這一帶島嶼櫛比，

有杜利嶽[●]和沙米[●]

還有那查辛沮島[●]森林地，

那其間頭目多如鱗，

更加上伊大卡本地豪強，

都曰在我家中鑿筵，

藉口說要向我母親求伉儷；

我母親，既不敢明言峻拒，

又沒個萬全計；

眼看他們把這家業無端掃地，

還怕我這區區性命也難護庇。」

於是密涅發嘆喟言：

「原來如此！

無怪你盼親歸，意誠心摯。

憶當日我與爾父初相識，

他在我家豪飲時，

端的是氣概不可一世；

倘他日重返家門，

頭盔，身盾，手雙矛，未改曩時氣勢，

料收拾這班無賴，如反掌耳。

原來彼時他赴伊斐拉國，

問麥麥拉思^①之子愛拉斯^②乞藥塗矢，

愛拉斯緣畏神，勿肯與

乃折道我邦暫止，

我父對他極愛重，

因出藥少許贈之。

倘若如今攸力栖茲，

豪健無殊當日，

料此輩求婚無賴，應悔自家多事，

送命須臾耳。

只如今天意向難知，

爾父歸期未可必；

你莫如速自爲謀，

早把這些求婚人送訖。

我今爲爾計，願爾垂意：

爾明晨早起，

把國內英雄召集，

爾可指天爲證，將此事對大衆宣言畢，

便命求婚人各返家鄉，

再不容他淹滯。

爾母若還有別抱琵琶意，

爾可送她歸外家，

任她父爲她置辦裝奩，另行擇配。

至於你，須速擇定船兒一隻，

招募海員二十，

速去覓你父親蹤跡。

你也許在路人口裏探得些兒消息，

也許遇着個天差使者示你些兒兆迹。

你可先往派洛斯，去問涅斯忒，

後往斯巴達，去會門涅雷阿斯，

爲的是希臘出征軍他最後歸。

你若還聽說爾父尚在人世，

業已勳身歸里，

你就不妨再待一年，

任那求婚人委情浪費。

倘不然；若聽說他已經身死，

你就須急速趕回家，

爲他大排場舉行喪禮，

並建個墳塋紀念功績；

勸爾母下堂他適。

迨這諸般都畢，

你於是心下可三思，

想個萬全計，將那班無賴一一都收拾。

你如今非復是嬰孩，此責無旁貸；

寧不見那奧勒斯提，

爲報親仇，博得到處讚聲洋溢？

莫辜負你一片聰明美質；

你須得抖擻精神，

留個芳名在青史。

只是我如今須回船去矣，

免船人久待猜疑；

我願君心下再三思，

藹藹之獻君牢記。」

於是王子言：

「聽君言，令我心感激無既；

我叨受這般厚愛，

眞個是慈親不啻！

明知客此行不可已，

卻敢望暫時留止；

浴個身兒，且把精神養息。

我尚有物贈君，聊慰長途岑寂，

也藉表我些須微意；

原來我此物精美珍稀，

祇應投贈知己。」

密涅發乃答言：

「主人無須留止，

我卽刻便行矣。

你我後會有期；

奧德賽

主人果有贈賂，

且待我歸途過此再領盛意。

還當報爾以珍奇。」

她說罷，身如烏雀騰雲起，

卻預曾將勇氣賜與王子，

曾使他念親心倍加曩昔。

王子目擊這般靈異，

方知客是天神，化身願已；

便逕往求婚人聚會之地。

維時腓麥烏斯歌猶未已，

唱的是希臘軍歸國密涅發降災一段傷心情

節，

十七

一時舉座都岑寂。

那愛揆立阿斯^①之女皮涅羅皮，

彼時身在樓中宮裏，

把這哀歌一聲聲聽入耳，

便移步下扶梯，

有兩宮娥從侍。

既至求婚人聚會之地，

把身在廊柱凭依，

兩宮娥左右侍立，

乃舉面衣將顏障翳，嚶嚶啜泣。

她泣道：『腓麥烏斯阿！

想你識得神道與英雄的故事多，

都爲向日詩人所樂歌，

你何不另揀幾段爲求婚人侑酒，

讓他們靜聽君歌？

這樣的哀聲須速止，

爲的是牠要碎我心窩。

想我夫聲名大，

希臘與中央亞各斯^②到處傳播；

他一去竟無消息，

我無日無時不哀悼他；

今聽你這般哀曲，

教人根觸更如何！

於是忒楞馬卡斯回道：『母親阿！

那歌人愛唱甚麼，你儘管由他。

人間凶吉總由天，

幾曾見歌人之曲能爲禍？

他方纔把希臘人歸國的悲情唱，

料他心實無它，

人人都讚賞這新歌。

你須能忍着心兒聽它；

如今出征未返的，非僅攸力栖茲一個，

和他一樣的正多多。

你進去，且自把家事張羅，

你去勤紡績，力機梭，

並把奴婢們管課；

奧德賽

說話是男人事——

尤其該讓我——

爲的是這里主人是我。」

她於是返身進宮去，心下甚驚惶，

把兒子的話牢放在心上。

帶宮娥登樓入臥房，

念夫君，大慟傷，

終至密涅發來將她催入黑甜鄉。

外面遊廊下，一班求婚無賴喧嚷如狂，

一個個高聲祈禱，

要和她共枕同牀。

於是王子開言講：

十九

「爾等求婚人，真無恥，太猖狂，

有酒宴不知歡享，

爲甚的這般喧嚷？

你不聞腓麥烏斯這樣神聖的歌聲，

人間能得幾回賞？

到明朝，會我在議場上，

我將正式對爾等宣告，

命爾等都出這門牆，

各自去輪流宴饗；

爾等若還堅執，

必欲大家都祇受一人供養，

我只索央求上蒼，

那育夫自然會和爾等算賬，

他日爾等在這宮中命喪，

看有誰人來抵償？」

求婚人聞言俱切齒，

都怪他說話放肆。

於是發言的是安廷諾阿，

尤派提斯之子；

他道：「你這等出言無禮，

似是神人教你；

願育夫終不讓你君臨伊大卡，

不讓你把父業承繼！」

忒楞馬卡斯答言：

「安廷諾阿，你休無禮，

倘若是我能勝任，天意無違，

我也何嘗不可君臨此地？

你以爲我不得爲君，便是莫大禍祟？

原是；皇帝尊榮富貴，

何嘗不可爲？

只如今攸力栖茲雖死，

伊大卡尙不乏名高望重，堪以繼承王業；

至於我，我欲得做這裏一家之主，

我欲得制宰我父征服之輩——

這權柄非我誰歸？

於是坡里麥斯^①之子攸力馬卡斯^②開言

奧德賽

講：

「將來誰是人君，且看天心所向；

你欲得管束自己的家奴，

你欲得做自家的家長，

料伊大卡一日不亡，

這權柄無人敢搶；

只是方纔那客是誰人，

好朋友，煩你明講：

他來自何方？

是何族氏，何處家鄉？

他此來，是報爾父歸家消息，

抑爲私事商量？

二十一

看他沒點寒酸樣，
多應是道家小康；
只緣何去得恁匆忙，
竟不待我們瞻仰？」

忒楞馬卡斯答言：

「我父親已經辭世長行，
縱人言說尙生存，
我已不復置信。

我母親有時命卜者把消息問，

我卻也總不經心。

至於方纔那客人，

他是安菲亞拉斯之子孟提斯，

是我父從前故友，是退菲安人之君。」——
只是他口雖如此說，
心下已分明知是女神。

於是求婚人重又與歌作舞，

直至天垂暮；

但見夜色既凝，

乃各歸家就寢。

忒楞馬卡斯之臥室在一高樓頂，

朝着外廂天井。

彼時衆既散，他便匆匆向臥室行，

滿胸中思慮紛紜。

有老媪名由立克利。

持光明雙炬爲他前引。

她是奧普斯^①之女，皮賽那^②之女孫；

她幼時，雷厄提茲出了廿牛之價將她買進；

他待她，直與自家妻子一般禮敬，

只未和她共寢，

爲的是怕妻妬恨。

彼時便是此媪，爲王子秉炬前行；

王子孩時曾受此媪乳，

因此一家中她待王子最有恩。

彼時王子開了臥室門，

坐牀沿，將內衣解下交與此媪，

媪爲他摺疊齊整，

奧德賽

安掛在牀邊一釘，

乃出室，引銀環掩上門，

又攀機括安插了門橫。

那王子臥床上，羊毛覆身，

把將來尋親事與女神贈計終夜細思尋。

① Muse 司美之神。凡史詩開場，例呼經司而告之。伊利

亞特開場云：

懿歎女神煩唱那皮琉斯之子阿溪里，

因他那不祥的一怒，

致希臘的生靈蒙災無已……

密爾頓之失樂園開場云：

天上的繆司，煩謳唱！……

② 卽攸力栖茲（Ulysses）。攸力栖茲或稱奧狄秀斯

(Odysseus) 爲伊大卡 (Ithaca) 國主。其人智勇兼全，聲譽廣著。特羅亞之役，奮立奇功，事俱載伊利亞特中。奧德賽所紀爲特羅亞城滅後，攸力栖茲歸途所歷之事。蓋希臘既克敵，各軍皆先後凱旋，獨攸力栖茲與所部輾轉在外，不得歸國者凡十年，其間尤以居奧吉吉亞島 (Ogygia) 之時爲最久。

① 指卡力普索 (Calypso) 乃一女妖，居奧吉吉亞島。

② 指墨逐求婚人事。

③ Neptune, 海神；其子坡力飛馬斯 (Polyphemus) 被攸力栖茲挖去雙目，因結不解讎。

④ 愛四屋皮亞 (Ethiopia) 爲非洲黑種人所居之地。Samuel Butler 之奧德賽散文譯本註云：「希臘人當時以爲非洲盡爲黑種人所居，故一半朝西接大西洋，一半朝東接印度洋。」

⑤ 宙夫 (Jove) 卽朱匹忒 (Jupiter) 爲天上至尊之神，稱「諸天之父」，電爲其兵器，鷹爲其護法鳥。

⑥ 奧林伯斯 (Olympus) 天也，爲諸神所居之處。初時人以爲卽奧林伯斯峯之顛。

⑦ 伊吉斯塔斯 (Agamemnon) 與阿加維農 (Agamemnon) 之後克力騰涅斯特喇 (Clytemnestra) 通。阿加維農征特羅亞歸，爲奸夫淫婦所害。越數載，王子奧勒斯提 (Orestes) 殺其母及伊吉斯塔斯。

⑧ 見前註。

⑨ 麥邱立 (Mercury) 神名，爲諸神之先行使者，並司導引靈魂入下界之職。羅馬時奉爲商業及利市之神。

⑩ 密涅發 (Minerva) 爲文事之女神，又名拍拉司 (Pallas) 又名雅典尼 (Athena)。

⑪ 亞特拉斯 (Atlas) 建天柱之神，其柱相傳在北非之西部，故亞拉特斯山脈 (Atlas Mountains) 及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均因此得名。

⑫ Phrygia: 特羅亞在小亞細亞之弗里家。

⑬ Phoenicia.

① Thoooa.

② 見註五。

③ Hermes. 即麥邱立，見前。

④ Telemachus.

⑤ 斯巴達 (Sparta) 其王為門涅雷奧斯 (Menelaus)。

⑥ 派洛斯 (Pelos) 其王為涅斯忒 (Nestor)。

⑦ 退非安人 (The Taphians)。

⑧ Mentes.

⑨ 腓拿烏斯 (Phenias) 之奏樂，實出求婚之強迫，故攸力

栖茲歸後，獨彼得免於死。

⑩ Anchialus.

⑪ Tarnese. 在意大利極端之西岸，古時以銅產著名。

⑫ Rheithron.

⑬ Neritum.

⑭ Laertes.

⑮ Penelope. 攸力栖茲之後，忒提斯為卡斯之母。

奧德賽

① Dulichium.

② Same.

③ Zacynthus.

④ Ephyra.

⑤ Memnerus.

⑥ Ius.

⑦ Icarus.

⑧ 中央阿各斯 (Middle Argos) 即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us)。

⑨ Antinous.

⑩ Antinous. 求婚人之一。

⑪ Eupithes.

⑫ Polynnus.

⑬ Eurytachus. 求婚人之一。

⑭ Euryteles.

⑮ Ops.

⑯ Pisenor.

二十五

卷二

擊無賴會場肆猖獗
王太子暮夜暗登舟

次日晨，玫瑰色的朝曦初放，

那王子便匆匆起牀，

結束了衣裝；

把芒鞋扣在可人兒的脚上，

把刀兒掛在肩膀，

這纔濶步離房，

宛似個天神模樣。

他立命承宣官把意旨宣揚，

命臣民聚集，把大事商量；

不一時，衆人俱齊集，

他於是手持長矛蒞會場——

並不孤行，隨從有二虜。

彼時密涅發會賜他一副神聖的可人兒形相，

因此上他來時，衆人一見俱驚惶；

當他就坐他父的寶座時，

便朝廷老臣也個個謙恭退讓。

彼時第一發言的是伊吉普塔斯，

他年高僂僂，世故深知。

有一子名安替福斯，

當初從攸力栖茲同赴產馬名區意力思。

被野人賽克洛普斯^⑤在洞中害死，

並將他烹食。

如今剩下的尙有三子，

兩個耕作田間承父志，

一個名爲攸麟諾麥斯^⑥，

也混入那些求婚的無賴子；

彼時此老念亡兒未減哀思，

甫開言淚流不止。

他道：『伊大卡的諸賢，聽我言。

自從攸力栖茲去國日，

我輩朝廷諮議，一向未曾聚會似今天；

我不識今朝此會是何緣？——

奧德賽

何須問主張此事的，是前輩，是幼年——

莫不是他風聞着敵人師旅臨前？

莫不是有其他國事，須警告，費商研？

我料定此人必是個大賢；

我希望育夫許他得遂心頭願。』

王子聞言，認是佳祥兆朕，

便慌忙立起身。

他那一腔衷曲急急須宣罄。

他立在大衆中心，

承宜官皮賽那把王杖進。

他於是向伊吉普塔斯言道：『先生，

今日召集此會的便是鄙人，

二十七

你當知我有滿腹憂傷難復隱。

我並未風聞敵兵臨境，須向諸君告警，

也並無國家大事說與諸君聽。

這憂愁純屬我私人，

我這家門如今有兩宗大不幸。

第一件，我那父親——

便是今日在座的人人之主，

且當初待諸位，直與自家親父一樣慈仁——

他一去竟無蹤影；

第二件，更可驚心，

我這份家私不久便要傾盡。

都只爲各方領袖的兒子，

爭向着我母逼婚姻，

全不管這事違她本心。

他們卻不敢向她父愛揆立阿斯去問訊，

去問他那個最稱心，

求他把女兒和裝奩同贈，

只日日在我父家中廝混，

宰殺了我們的胖牛羊，供他宴飲，

喝了我們多少酒，誰也不加思忖。

你想誰的家私吃得住這般耗損；

我家中不復有攸力，栖茲來抵擋這不幸，

我自己力量又不足將他們擋。

我此生將終不得與我父一樣英明，

只若我有力暈時，

我仍須防衛自家身，

爲的是這樣的欺人，我再也難熬忍；

我這家蒙恥行將傾。

因此上，我願諸君尊重良心，顧全輿論。

諸君須得畏神明，

休要惹他動忿，致獲天刑

我今憑着育夫與提密斯，向諸君求懇，

（爲的是人間會議，都須提密斯終始監臨，）

休得要裝聾作啞，朋友們，

莫任我把這般憂患獨自擔承——

除非是當初我父親，對諸君有何怨恨，

因而諸君慫恿這些求婚無賴人，

要從我身上把這舊冤伸。

且我寧使諸君自己來把我這家私吃淨，

因他日我若把狀兒告准，

不怕諸君不如數賠清，

只如今此輩盡皆光棍，

這真教人無法可思尋。」

說至此，他忿然擲下王杖，

禁不住淚兒直淌。

一個個不免心傷，

霎時間舉座寂無聲響，

獨有安廷諾阿恁地開言講：

忒楞馬卡斯，你這人出言無狀，

怎敢歸咎我輩求婚人身上？

論過惡，都須你母自承當，

她那心腸，詭詐難量。

原來這三年來——且至今已將近四個年頭
上，

她一逕把我們的神魂勾蕩，

從不使我們絕望；

對人人都有一套甜言蜜語，

卻全然不在心上。

她當時又玩了一宗把戲，

使得我們人人都上當。

當時她設一具大錦架在閨房，

正開始要顯她那繡花技倆。

她對我們道：『可愛的情郎，

如今攸力栖茲誠然已死亡，

只莫逼我登時便下堂，

我這樣的繡花技倆，

不能容牠埋沒不彰，

我要替那英雄雷瓦提茲繡一襲殯殮衣裳，

備他百年後替他送葬。

他是個富人兒，

若沒有一件刺繡衣裳爲他殯葬，

難免這方的婦女要談講。』

她當時這樣的對我們講，
我們也就都原諒；

從此見她整日價刺繡勤忙，

誰知她到夜裏，就燈光，

把已刺的線兒重新拆放，

因此上那工程沒個時辰完賬。

如是者，我輩受她愚弄，

忽忽的三易星霜，

直至如今第四個年頭上，

我們方從她一個侍女口裏得知真相，

於是我們伺她夜裏把線兒拆放，

突然的捉住她，使她啞口無言可講，

奧德賽



皮涅羅皮意外受驚

不由她不把那工程完賬。

如今求婚人回你一句話，

想來彼此都能諒——

『把你毋送出這門牆，

叫她父替她擇配，

或叫她自己將夫相；』

她若還憑着密涅發賜她的一點兒聰明技倆，

仍舊教我們上當，

我真不曉得將來要怎樣的收場！

我從未見過個女人和你母親一樣，

自古的女流，如提羅，^①阿爾克米尼，^②邁錫尼，

^③也都赫赫有名望，

祇沒一個和你那母親相像。

她這般的待遇我們，

論理似乎欠當；

她若是終不變這種天授的詭巧心腸，

我們終要吃盡你們這份家當；

我料她這般行逕，原可博得些光榮和聲望，

她儘可無須改變心腸，

所以將來的大虧還須吃在你身上。

這話你應能諒，

非等她在吾輩中擇個人兒匹配鴛鴦，

我們決不返家鄉。

王子答言：『安廷諾斯，你此言未免失當，

我怎能把生身之母逐出我父的門牆？

我父如今身在他鄉，

死生正自難講。

且我將如何對付愛揆立阿斯他老丈？

我若必欲把他女送回家，

我怎能籌辦這大宗的銀兩？

不但他要與我周旋，

便上天也須把災刑降；

爲的是她一經被擠出這門牆，

她便須呼告厄麟尼伊，

報深仇絲毫難爽；

且此事須招謗，

奧德賽

教我這話兒怎生說得響！

你等若是心中懷恙，

儘可以走出這門牆，

各自輪流去宴饗。

你若若還執意，

必欲大家都祇受一人供養，

我只索央求上蒼，

那育夫自然會和你等算賬；

他日你等身死在這宮中，

看有誰人將命償？

維時育夫遣二鷹，從山頂，

乘風兒飛去一程程，

三十三

高高地並排而進。

直至衆人聚會處，筆正對中心，

演了幾個圈兒陣，

都把翅兒振，

目中放出了凶燄，

向下面人羣射進；

然後彼此相扭搏，

向右方飛去，越過城鎮。

一時人人俱吃驚，

彼此相問訊，這事是何兆朕；

便有哈利特西斯爲衆說分明，

原來他是第一個預言家，

是凡朕兆都能辨審。

他道：一聽我說，你們伊大卡人，

尤其是那些求婚人，須聽，

因爲我見他們大禍將臨身。

攸力栖茲的歸期已近；

便如今，他那一團殺氣已騰騰，

不但那些求婚人須謹慎，

便是伊大卡其他的居民也難僥倖。

所以我們須及早自警，

莫待他歸，這禍事須先止禁。

至於那些求婚人，也須及早兒的自省，

因若能及早的抽身，就算是他們的大幸。

我的預言，都有相當的智識爲憑，
當初攸力栖茲統率軍人遠出征，
我曾作預言種種，

如今他身上——都能印證。

我嘗說他將吃盡艱辛，

手下人徒將喪盡，

卻到第二十年頭仍得歸鄉井，已無人能認；

如今我這話不久就要驗應。」

於是坡里麥斯之子攸力馬卡斯發言：

「老人家，你回家去，對你自己的兒孫去預言，

免將來也被牽連。

這朕兆我自能詮，無須你代占；

鳥雀趁陽光上下飛旋，

此事日常能見，

豈必是凶吉之籤？

那攸力栖茲，他早已身死在異鄉天，

可惜你未得和他同命，

猶在此謔語聯篇，

只落得忒楞馬卡斯火上把油添。

你以爲這樣的阿諛之言，

可博他些兒賙贖，

殊不知這完全是妄念；

像你這樣高年，

論理該比少年人多識見，

只若那青年因你一番鼓煽，
只落得討人嫌厭，

那末一來他自己就須抱怨；

二來我們也要懲罰你，

要使你叫苦連天。

至於忒楞馬卡斯，

我今當着大衆面，

對他警告聲言，

他須把他母送往外家轉，

教她父替她擇配辦粧奩。

他一日遷延，

我們將一日在這宮中斷纏，

因爲我們並不怕他那張滔滔的辯嘴，
也不怕你這種惑衆的妖言。

你要教訓我們，儘管隨便，

卻只使我們的忿恨增添。

我們還是要吃喝忒楞馬卡斯的家產，

莫想我們破費一文錢，

必至他母親把她那蠢人的技倆斂，

庶我們不必爲那一點稀奇的寶貝，

大家爭鬪着，日日的點脚尖兒盼念。

且天下豈沒有別的女人足戀？

偏是她那般行徑，

總教我情難遣。

於是忒楞馬卡斯言道：

「攸力馬卡斯，並別的求婚人皆聽之，

我將不復向你等哀求，

我所欲言止此，

爲的是我如今這番故事，

料天上神明，國中百姓，皆已知之。

我但求給我船兒一艘，船員二十，

任我東西航駛，

我將到斯巴達，派洛斯，

探聽我那失蹤已久的父親行止。

也許有人把音信報知，

也許得天差的使者爲我引指，

（從來人訪事往往如此。）

我若還探得他猶未死，

歸舟已在半途裏，

那末我將寬展一年期，

聽你們消耗這家私，

我也不來阻止。

我若還得知他已不在人世，

我將立即趕歸家，

爲他舉行喪禮，務求奢侈，

並建個墳墓把哀思誌，

然後叫我母改嫁他人子。」

他說罷，復坐下，

便有孟韜起立發言，

他是攸力栖茲之友，

曾受託，對家奴有管束全權。

彼時他對大衆秉忠誠明白把言宣：

他道：「伊大卡人，聽我言，

我願你們不復得慈祥人主，

待你們一體無偏，

我願你們的元首，

從今後暴虐凶殘；

爲的是你們心地淺，

當初攸力栖茲待你如慈父，

你如今竟絲毫不記念。

我對求婚人倒不噴，

因他們果欲這般的一意孤行不自檢，

果拿定攸力栖茲必不歸，

甘冒着殺身之險，

他們儘可以吃盡他的家私，

儘可以把狂威施展。

至於你們，卻都難辭重譴；

你們眼看着這奸邪，

竟置若無聞無見！

且你們若果有心制止，誠有何艱？

你們人衆他們寡，

勝着自當你佔。」

於是伊文那兒之子來阿克列忒斯將

話對：

「孟韜，你真是糊塗老悖，

竟想慫動邦人抗吾輩？」

你爲圖口腹，想與我們作對，

甯知你個人怎得與多人對壘？

縱使攸力栖茲自己見我們宴飲在他家，

盡力的要把我們逐退，

也必終落得鮮血自淋頭，

且他那妻子未必感他恩惠。

你這話簡直是昏聩。

所以百姓們，你等各自歸，

奧德賽

那孩子他若果真遠遊去，

讓孟韜和哈利特西斯替彼作跟隨——

雖則我料他仍必在家等消息，

這尋親之計終難遂。」

經他這一說，大衆便紛紛散去，

各自把家歸，

求婚人仍又到攸力栖茲家中宴會。

於是忒楞馬卡斯獨自沿着海濱跑，

把灰色的浪花洗手，

更向密涅發神禱告。

他道：「感神人昨臨賜教，

囑我航大海，去探尋親耗。

三十九

我當然不敢違拗，

只無如國中人——

尤其是那求婚的羣小——

他們要阻撓，

這便如何是好！

正當他這樣禱告，

密涅發已面前來到，

她化作孟韜的聲音容貌，

說道：「忒楞馬卡斯，你若也與你父一般材料，

從今後不應這樣傻呆又膽小，

因你父攸力栖茲，他從來不食言，

也從不把事兒拋棄在半中腰。

你若也有這般血氣，

我包你此行必不徒勞，

但除非你血脈裏把你父母的血漿包，

你來日的成功難保。

兒子能像父的原來少，

一般人大都不肖。

只若你從今不再這樣傻呆膽小，

和你父的聰明不致全然不肖，

那末你將來的希望仍然好。

可是你，決不可和那些無知的無賴去商量，

因他們既無德行，又沒心腸，

死且臨頭猶未悟，

將有日大家一齊命喪。

至於你的行期，須再難延宕；

我將自去覓船兒，

並親自陪你走躺，

也只爲我和你父交深情誼長。

只是你先回家去，

到那些求婚人聚會之場，

去預備行旅的資糧；

看件件兒都須停當——

把瓶兒貯酒漿，

把充飢的麥食裝在皮囊；

我一面到城中，去把船員尋訪。

如今伊大卡新舊的船兒正自多，

我將逐一去端相，

揀一隻最好的把牠定上，

再將牠佈置妥當，

便馬上向海中開放。」

女神言罷王子自回宮，

一路上憂思重重。

見羣無賴正是鬧轟轟，

殺牛宰羊樂正濃。

安廷諾阿迎出人叢，

急忙伸手與他握，

面露譏嘲微笑容。

他道：「呵呵，英明的王子，

我看你鬱鬱無歡有所思，

少年人豈宜如此？

你且開懷暢飲莫嗟咨。

莫非你掛念那船兒事，

我可以命人立辦不延遲，

預備你航遊派洛斯。」

忒楞馬卡斯答道：

「安廷諾阿，我不能開懷進食；

且跟你們這些東西，

凡事都無意味。

當初我是個孩子，

你們糟塌我如許好家私，

難道還不滿足你們的心意？

如今我已大了幾歲年紀，

增了些兒見識，長了些兒力氣，

我就要盡力的報復你，

無論須到派洛斯或便在這裏。

我雖沒有自己的船兒和人手，

須作客在別人的船兒上寄——

在你們自然心中竊喜——

卻仍阻不得我的去意，

且我知此去不為無益。」

他說着，把手猛然的縮回。

彼時求婚人正在遊廊下把筵席預備，
紛紛的向他譏嘲詆毀。

一個少年道：『原來忒楞馬卡斯，

他要置我們於死地；

他將到派洛斯，斯巴達，

去覓幾個友人來助己。

或又將到伊菲拉，

去尋些毒草來放在我們酒裏，

將我們毒斃。」

又一個道：『忒楞馬卡斯今番遠航，

或許要步武他父行藏，

也客死在他鄉。

果如此，我們便又有得忙，

因彼時我們便瓜分他的家當。

至於這座宮房，

我們可分給他娘，

叫她 and 將來嫁去的男子自家管賬。」

他們這樣的議論紛揚。

忒楞馬卡斯卻自到一間高且闊的貯物之房，

其間有他父的金銅成堆在地上，

又有未用的衣裳布帛，

在橡樹的櫃中藏。

更有橄欖油撲鼻芬芳，

有陳醪熟釀，全醇堪配神來饗，

成壘兒排列依牆，

備攸力栖茲歸來自舉觴。

這間房，有門兒開在中央，

卻密密關防；

更有皮賽那之女孫，奧普斯之女由立克利專

爲執掌。

彼時忒楞馬卡斯把她叫到貯物房，對她言講：

「乳娘，你替我抽些兒酒釀，

須是那備我父自飲的佳釀，

把牠分做十二瓶裝，

都須用蓋兒蓋上；

再把麵食裝在縫固的皮囊，

約共分爲二十囊。

將這些事立時弄停當，

且切莫聲揚。

今晚等我母一上樓房，

我便把牠們搬出宮牆。

我要到斯巴達，派洛斯，

看能否把我那愛父的歸音探訪。」

由立克利一聞言，

她便不由的淚下泫然，

慇懃懃的對他說道：

「我的好孩兒，你從那兒得來這樣的主見？

你怎的想到這一向——

你，這家門裏的唯一指望？

你那可憐的老子，

誰也不知身死在那一方；

你若還要拋撇家鄉，

那些惡人他便要乘機兒擺佈你，

要分掉你的家當，

你還是登在家裏，

在自家兒的人中央，

莫要拚性命去飄那空茫茫的海洋。」

忒楞馬卡斯答道：

「莫要怕，我的乳娘，

我這主意，曾經過上天許獎；

但願你起個誓兒，

把這事瞞住我娘，

必待我去後一二十日，

且除非她知我去，向你問端詳：

爲的是我不欲她那美容顏哭損傷。」

於是那老嫗大大的賂了個呪，

決不把事兒洩漏，

賭完了呪，她就動手拿瓶兒抽酒，

把皮囊裝上糧餼，

一面忒楞馬卡斯自向求婚人的堆裏走。

於是密涅發又想起別宗事項。

她幻化做忒楞馬卡斯模樣，

到城中把船員一個個的尋訪，

叫他們日落時會齊在船上。

又去訪弗祿尼烏之子諾厄蒙，

問他借隻船兒暫用，

那船主欣然聽從。

迨到日已落，四方夜色已朦朧，

她便把船兒放水，

備齊了一切繩索帆篷，

停泊在船埠之終點。

不一刻船員都聚攏，

那女神各有一席話兒慇懃。

她於是又到攸力栖茲宮內，

使求婚人個個昏昏欲寐。

一霎時大眾都如醉，

不覺手裏的酒鍾下墜；

於是大家罷飲，

一個個眼迷沉，

各自回城去就寢，

她便幻化做孟韜的笑貌聲音，

把王子叫出宮廷。

她道：「忒楞馬卡斯，

現在人兒都在船中等，

已預備槳兒待發，

只候你一聲命令，

所以你我急須行。」

說罷，她就前引，

忒楞馬卡斯跟着她的足印。

到埠頭，見船員都在水邊靜等。

於是忒楞馬卡斯言道：

「人兒，你們跟我去把行糧運；

如今都在一間屋裏堆屯，

我母親並不知情，

女僕們也沒一個得知風信。」

說罷，他向前將路引，

一夥人兒後面跟。

既把行糧一一都搬盡，

奧德賽

大家重把船兒進，

密涅發前行，在後艙頭坐定，

忒楞馬卡斯坐近她身。

於是船員解纜開行，

各在板凳上將坐兒佔定。

密涅發興起一陣西風，正順，

便聽得碧波上呼嘯聲音。

王子祇吩咐一聲，

叫拉繩索把帆兒拔起，

大衆便立時遵令；

把大桅插在橫楣的孔內，

用大索將牠繫緊；

四十七

便把雪白的帆兒高拔，
用的是牛皮索就之繩。

那帆兒吃風如鼓，

船便掠碧浪如飛而進，

船頭衝白沫，但有嘶嘶聲。

於是大衆把船中件件都弄穩，

這纔注酒盈樽，

奉獻那不死之神，

而對育夫的碧眼女兒尤敬。

如是，那船兒前駛一更更，

自黃昏直至天明。

① Aegyptius.

② Antiphus.

③ Ilius.

④ Cyclops. 巨人之族；獨眼，在額中。相傳此族居西西里。

希臘詩人希西阿 (Hesiod) 謂此族爲烏蘭那 (Uranus) 及機阿 (Gaes) 之子孫。荷馬則謂此族爲牧人。又相傳古時邁錫尼 (Mycenae) 等城之所謂「賽克洛普斯式」城牆皆此族所造。

⑤ Eurytomus.

⑥ Themis, 公道之神。

⑦ Tyro.

⑧ Alcmene, 安菲特立溫 (Amphitryon) 之妻，赫邱利 (Hercules) 之母。

利 (Hercules) 之母。

⑨ Mycene.

⑩ Erinyes, 復仇之鬼。初時指被害者之鬼而言，後則指特種之復仇鬼，恆作婦人狀，身有蛇翅。

- ① Halitherses.
- ② Mentor.
- ③ Euryon.
- ④ Leioeritus.
- ⑤ Phronius.
- ⑥ Noëmon.

卷三

王太子舟抵派洛斯
涅斯忒歸國事

迨夫海上月初昇，

漸把蒼穹輝映，

仙凡俱得沐光明，

那船兒已達派洛斯，

便是泥琉斯^①氏之城。

彼時居民羣聚海之濱，

把黑牯牛獻祭地震之神涅普條因。

祭者共有九公會，

各宰牯牛九隻獻神明，

每會都爲五百人。

船兒攏岸時，正值大家吃「吐裏」^②

一面把腿骨在壇中焚與神。

那船裏的一行人，

便收帆下棹，上岸登程。

密涅發前行，

忒楞馬卡斯後面跟。

沒幾步，她便向他囑咐叮嚀，

說道：「忒楞馬卡斯，

你萬不可害臊怕生人；

須曉得此行爲的是尋親，

總求探出你父怎生送命，何處埋身；

所以你須逕覓涅斯忒，

從他言下，或許有些兒消息能尋。

你求他把實話言明，

想他也不至於瞞隱，

因他是個極好人。」

「但是，孟韜，」忒楞馬卡斯答道：

「那涅斯忒，我怎敢去把他尋，

我對他又該怎樣相稱？」

我從不慣和人家作長時的談論，

他那麼大年紀之人，

叫我羞答答的怎好開言動問？」



忒楞馬卡斯尋他的父親

密涅發答道：「忒楞馬卡斯，

你的本能裏，自有一種東西暗示你，

且天公也會來鼓你的勇氣；

因我聽人言，自從你呱呱墜地，

那神明到如今都和你在一起。」

於是密涅發急急上前，

忒楞馬卡斯跟着脚步兒趕，

不一會已到各行業聚會之場，

衆居民紛紛猶未散。

便於此，見涅斯忒和兒子們同坐在一邊，

周圍人正忙着張羅吃飯，

把肉片兒頻頻添上鼎，

還有的正在火中燻。

衆人見有生客至，

便紛紛的圍上前來看，

大家殷勤握客手，

並請客各把坐兒安。

便有涅斯忒之子庇士特拉安，

伸手兒與客一一都握過，

又把溫軟的羊皮攤在沙灘，

在父親和兄弟司刺息米地^④之旁請客坐。

於是請客人分食肚裏，

並把金杯獻甘醴，

第一杯獻與密涅發，

並對他施行敬禮。

他說道：『客須禱告唯誠，

禱告那涅普條因，

爲的是今朝此饌本供神；

等你既禱告，既奠樽，

便把杯兒傳給你那青年友朋。

他必也舉杯兒祈求虔敬，

爲的是人生在世，不可一日無神。

只是論年齡他比你輕，

他不過和我相彷彿，

所以這第一杯兒須讓君。』

說着便把杯兒遞。

奧德賽

密涅發見他先自己，

覺得那孩兒頗知禮，

因便向涅普條因禱告起，

呼道：『盛哉神，唯神環大地！

如今你的僕人呼籲你，

望神人准所求祈。

尤其，願你施恩給涅斯忒和他的兒子；

然後給派洛斯的百姓也多多恩賜，

莫辜負他們那百牢豐盛祭。

最後，求你賜忒楞馬卡斯和我自己，

也事事都如意，

庶不負我們航行到此的一片苦心孤詣。』

五十三

既這樣結束了她的禱辭，

她便把杯兒遞與忒楞馬卡斯，

他也照樣的向神明致詞。

不一回，「外肉」^②已炙熟，

乃從鼎上剝落，

切肉人每人分一份，

於是大家齊享着美肴殮。

迨至人人都醉飽，

那熱林^③的武士涅斯忒便開始把詞陳。

他道：「客如今已食竟，

我們可以將他們的來歷詢問。

尊客啊，你等是何人？」

你等從何方海港航行？

莫不是他鄉經紀客？

莫不是飄流海上的強人？」

忒楞馬卡斯侃侃而談，並不怯驚，

爲的是彼時密涅發已把勇氣鼓進；

他要問出父親音信，

替自家博個好聲名。

便道：「涅斯忒，泥琉斯之子，

亞該亞人的榮譽之名，

你問起我們來歷，

我願得開誠告君。

我們來自伊大卡，

奈利登山之下，

我如今要談的是個人私事，

並無關乎國家。

我要探聽我那可憐父親攸力栖茲的下落，

據說他，曾和你同把特羅亞城攻打。

想當初出征的英雄非一人，

獨我父至今消息如沉，

並死信也難憑，

爲的是沒個人能證他究在何方喪命——

或在沙場戰死，

或在安菲特賴提^①的浪裏沉身。

所以如今，我在你膝下向你求請，

奧德賽

請你告知我父畢命的情形，

無論你自己親身目擊，

抑或是道路傳聞——

我固知我父生來苦命。

你莫因憐憫我，故把真情隱，

你須把目見的一一言明。

想當初你等沙場吃苦，

我那勇敢的父親，曾爲你勞力勞心，

如今你須得念前情，

把話從頭告我休瞞隱。」

涅斯忒答道：「我的朋友，你今提起那時光，

不由人心痛傷，

五十五

因彼時的亞該亞人，

由阿溪里^⑦率領同航，

吃盡艱辛在海上，

及既至普賴安^⑧王之國，

又不免勞頓在沙場。

想其時，多少第一流的名將，

亞查克斯，^⑨阿溪里，

帕特洛克拉，^⑩謀多堪與神頡頏，

還有安替洛克斯，^⑪疾行勇戰世無雙，

那便是我自己的親愛兒郎；——

先後都在沙場命喪。

可是說災殃，寧止這樣？

那有人問唇舌，能把牠窮形盡相？

即使你肯羈留在此邦，

費上五六年的歲月，

要將此事問端詳，

我又怎能說盡亞該亞人所受的災殃？

你們必不耐我之詞畢，

便思急急返家鄉。

回想九年來光陰漫長，

我們萬般戰略俱經營，

這其間算你父的本領最高強——

你若果是攸力栖茲的令郎；

我如今見你，不免驚惶，

我覺你和他說話兒完全一樣，

誰能信年歲恁懸殊，却是這般相像？

我和你父始終未嘗有衝突，

無論在營中，在議場，

只同心一德，把行軍策略互商量。

「但至普賴安的城池既下，

我們正要分別把帆揚，

那育夫便設下許多魔障，

也只怪亞該亞人自己荒唐，

許多人都沒得好收場，

都爲育夫之女密涅發心中不歡暢，

惹得亞特魯斯^①的二子轟轟鬧一場。

「亞特魯斯的二子召集了衆人，

論理此事原不應，

因彼時已經日暮，

衆人又都已醉醺醺。

迨把那會的緣由說明，

這纔知門涅雷阿斯主張立刻作歸程，

阿加綿農却忿忿，

他主張獻個百牢祭，

先把密涅發尊神的怒氣平——

這也是他太愚蠢，

他不知天上神明既決心，

怎可望她輕輕的變更？——

於是兄弟倆惡語相侵，

手下人也分兩黨起紛爭，

喊聲兒直把天震。

「那夜我們上牀時，個個心中怨恨，

原來育夫正把我們的災殃釀醞，

但至次日晨，我們一部分把船兒放入水中進，

裝上了婦人，貨品，

其餘約半數人，則與阿加綿農留等。

我們那一半，上船後立即開行；

倒還利順，爲天公已把海波平。

及至特內多斯，^①我們把犧牲獻給神，

爲的是我們渴望歸鄉井；

又誰知殘忍的育夫不允，

使我們二次起鬪爭，

於是我們的一部分由攸力栖茲率領，

重新又駛回，與阿加綿農之黨併；

可是我和我手下的船隻依然前進，

因我見不幸事正在釀醞。

還有那提都斯^②之子，

也帶同水手與我同行。

未幾，門涅雷阿斯會我們於列斯堡，^③

正值我們爲航路夷猶未定——

不知應由賽奧^④之外出賽拉島^⑤迤左而行，

抑應由賽奧之內直向多風險的米麥斯^⑥前

進。

於是我們只得向天問卜，

則言須渡海直向優卑亞，方為脫險之捷徑。

我們因即遵行，

適值一番風順，

祇一宵便達熱墨都斯之境，

遂於此大犧牲口，獻上涅普條因，

都因他沿途默佑有殊恩。

四日後，帶奧美特和徒衆在亞各斯下旋，

我却自向派洛斯前進，

又感天公賜我順風，

直送我到家鄉未嘗稍靜。

奧德賽

「所以，友朋啊，我原未獨自轉歸程，

並不曉他人的音信。

不知究竟誰人不幸路中亡，

誰得平安返鄉井；

不過到家後略有所聞，

願為君直言無隱，

也是我義所當盡。

據聞那麥密頓人，

都已安抵家鄉，

是阿溪里之子泥奧普托利馬斯之所率領；

又聞坡亞士之勇子菲羅克提題，

也已平安到鄉井。

五十九

還有那愛頓麥紐斯的徒衆，

在海上也一個人兒未損，

他們既脫了戰場之險，

已都安抵克里特白家的國境。

至於阿加綿農如何在伊吉斯塔斯手中喪命，

伊吉斯塔斯又如何得可怕的現前報應，

想你縱遙處在天涯，

也必已早聞音信。

想爲人得子如奧勒斯提，寧非大幸？

他竟能誅戮不共戴天人！

我今見你也聰明英挺，

你須得抖擻精神，

好留個芳名在史乘。」

忒楞馬卡斯答言：「涅斯忒，泥琉斯之子，

亞該亞人的榮譽之名，

那奧勒斯提爲誅戮不共戴天人，

博得舉國人人都艷稱，

他的名聲將萬古長存。

願天也使我得報復那些求婚的小人，

他們如今謀害我，將我欺陵；

無如上天不眷我父子，

因此上我們祇得飲恨在中心。」

涅斯忒道：「友人，你此言將我提醒，

我也曾聽說，有羣無賴圍困你娘親，

又聽說他們將你欺凌，

把你的家私蹂躪。

豈是你甘心聽命，

抑或是天心背你，民心不順？

誰能料攸力柄茲必不歸，

或許他終有日重回鄉井，

或隻手，或提兵，

將那些小人重懲。

想當初在戰陣，

密涅發格外的眷顧你父親，

她如今若也一般的眷顧你，

我料那些求婚的無賴，

奧德賽

將無暇顧及婚姻。」

忒楞馬卡斯答道：

「我那得有這般僥倖？

這希望太高遠，我心中不敢存。

縱使神明自願賜殊恩，

我也沒有這般福分。」

於是密涅發道：「忒楞馬卡斯，此言差矣！

天公果有救人意，

那怕相離遙遠，也殊易；

我假如是你，我萬般苦楚都甘吃，

倘然是終有日得平安返鄉里。

我寧可不急急的歸家，

六十一

像那阿加綿農去死在淫婦奸夫手裏。

且爲人終有死，

那時間一到終須斷氣，

縱使神人怎樣的眷顧你，

他也不能救你。」

忒楞馬卡斯答道：「孟韜，

此事我們再休提起，

想我父生還之望休矣；

他命數早經註定再難移。

只還有一事，願涅斯忒分明告知，

爲的是他見聞多，無人能比。

聞說他爲君已三代，

那末簡直與神無異矣；

所以涅斯忒，願你分明說知：

那阿加綿農他端的因何而死？

彼時門涅雷阿斯作甚事？

那無良的伊吉斯塔斯又如何將這樣奸人行

刺？

彼時門涅雷阿斯豈正航遊異地，

不在亞該亞的亞各斯，

因而伊吉斯塔斯胆敢向阿加綿農行刺？

涅斯忒答道：「此事我願爲君實告，

實則你也已未卜先知。

假如門涅雷阿斯從特羅亞歸時，

見伊吉斯塔斯猶在人世，

那末他必死無葬身之地，

將彼委諸城外，供給犬鷹之食；

且也必沒個婦人來哭他，

爲的是他曾有極惡的行爲。

只是我們彼時都在外，

正在特羅亞苦戰未能歸，

獨那伊吉斯塔斯得安然在家裏，

因向阿加綿農之妻克力騰涅斯特刺●頻頻

獻媚。

「那婦人初不肯從他奸計，

原來她本性兒不可厚非；

奧德賽

且當初阿加綿農去國日，

曾託一歌人防衛妻；

也是她災星排定在命裏，

伊吉斯塔斯竟把這歌人帶到一荒島，

委與海鷗鴉雀去充饑。

此後那婦人便甘心從伊吉斯塔斯歸。

他於是大獻犧牲把神祭，

裝潢廟宇金塗漆，

爲的是這事成功，意外之喜。

「其時門涅雷阿斯與我，已從特羅亞歸，

正在中途路裏彼此非常和氣。

及至秀泥安●雅典之尖嘴，

六十三

阿坡羅忽放一支無痛箭，

將門涅雷阿斯船上的艙公射斃，

（可憐他生平遇風險，

駕船兒技藝高明無比。）

彼時他暴卒，柁柄兒猶握在手裏。

門涅雷阿斯歸心雖急，

也不得不稍留滯，

爲他的伙伴舉行相當葬禮。

但未幾，他那船兒也復得開航；

又誰知一到馬雷^①之角，

育夫忽又降災殃；

猛可地狂風大作，

陡起了如山浪。

便於此分散了船行，

一半兒向克里特開航，

這其間的愛阿特納斯^②河流域，

便是賽登尼安^③人的故鄉。

附近有地名爲哥爾丁^④，

迤爲海角伸在海中央；

由此沿海岸直達飛斯塔斯^⑤，

一路上遇南風便興大浪，

但既過飛斯塔斯，

航行便較穩當，

原來海角雖小，也大足資屏障。

又誰知於此觸礁石，
這一批船兒俱覆滅，
尚幸水手們獲免於溺。
至於其他的五艘，
則被風刮到埃及。

門涅雷阿斯便於此異語之邦，
把財物黃金取拾。

當是時，伊吉斯塔斯業已遂其奸，
他弑君竊國於茲已七年，

七年來國內倒也安然，
但至第八年，奧勒斯提歸自雅典，
既報親仇殺巨奸，

奧德賽

於是大張筵宴，

便作爲他母與伊吉斯塔斯的葬時儀典；
就在那一日，門涅雷阿斯歸家轉，
滿船上載着金銀無算。

「所以你須聽我相勸，

你不可久撇家鄉走得這般遠，

不可把家私交給那些小人去管；

他們要吃盡你的家私，

你將來後悔要嫌晚。

只是有一層；

你無論如何須把門涅雷阿斯訪尋，
他新近方從遠道歸鄉井，

六十五

這樣的成功人艷稱，

（原來他去處，不知有多少途程，
便叫鳥兒飛渡，也須不止一年零，
人若一經刮去，生旋之望再休存。）

所以你便得把他尋，

若從海道去，可以與你手下一起同行，

若願走陸路，我可以供給車一輛，馬數乘，

並叫兒子們護送你到拉栖第夢。

你去求他把實話言明，

且料他也不至於瞞隱，

因他是個極好人。」

說至此，已經日落天垂暝，

密涅發因說道：「先生，

凡爾所言都中肯；

只是如今，請吩咐把犧牲的舌頭割下，並把酒

調勻，

使我們可以獻給涅普條因，

並其他不死之神；

然後大家就寢，

因如今已是就寢的時辰。

百姓們也應早歸去，

不可在祭壇耽擱到更深。」

他這一說時，大家都聽，

男僕人將水倒在客人手裏，

小廝們取酒杯把酒水調勻，
向大家送一巡；

然後把犧牲的舌頭拋在火裏，

大家起立行奠酒禮，

及至人人既奠並既醉，

密涅發和忒楞馬卡斯便動身回船去，

但涅斯忒急忙追上，將他們留住。

他說道：「你們這樣的忽忽便去，

天上的神明應不許。

你們當我便窮到這般地步，

備不起客人的被鋪？

告訴你，我家中被褥正多着，

我不能讓老友的儿子在船中篷下宿——

這不但我自己在日萬不能，

便是我兒孫手裏也不容他這般刻薄。」

於是密涅發答道：「先生，

先生之言甚中肯，

忒楞馬卡斯他原該遵命；

所以讓他跟你回家去寢，

我却須回船去號令衆水手，

使他們都好安心。

因船中年紀大些的只我一人，

其餘的都和忒楞馬卡斯一樣年輕，

此番之來，原爲的是交情；

所以我須回船去寢。

且明日我須到高哥尼亞人●的地方一行，

那裏有人欠我巨款，

至今日久未償清。

至於忒楞馬卡斯，他如今是你的客人，

請你用兵車一輛，送他到拉栖第夢，

叫你的一個兒子護送前行，

並望你爲他備辦駿騎數乘。」

她說罷化做一鷹，

霎時間飛去無踪影，

觀者人人都吃驚。

那涅斯忒中內也不免怔忡，

他握着忒楞馬卡斯的手道：

「朋友啊，你將來定是個大英雄，

不料你這樣年輕，便邀神明眷寵。

方纔那位神，定是育夫之女，生來英勇，

是脫利朵◎所生之種，

當初在戰地，也曾爲你父施恩寵。」

於是他又向神祈，

呼道：「天后啊，願你對我和我妻兒也把恩施。

我願宰一隻閩額的小牛酬你，

我那牛不過一週年，

如今尚未受羈，

也從未駕過耕犁。

我願把牠的角兒金鑲飾，用來供祭。」

他這樣的祈求，

密涅發一一都聽在耳裏。

他於是前導把家歸，

後面跟隨着他的兒和婿。

既到家，人人各佔了凳椅，

他便命管家揭開壘蓋，

爲他們調起十一年陳的甘醴。

他一面調酒一面求祈，

向穿盔甲的育夫之女行了個祭酒禮，

及至大家都已祭過神明，並有醉意，

便各自歸房去安息。

奧德賽

涅斯忒將忒楞馬卡斯安置在門樓，

與庇士特拉妥之牀連比，

原來涅斯忒祇剩此子未有妻室。

他自己，睡在內進的一間房裏，

和王后同枕席。

次日，玫瑰色的朝曦初放，

涅斯忒便離牀，

到門前，坐在白大理石磨光的凳上。

這便是當初泥琉斯的坐場，

只如今他已死多年，

已身在黑提氏^①之邦。

彼時涅斯忒坐在那裏，

六十九

手中握着王杖，

是國家福利的保障。

不一會兒子們也都離房，

把他們的老子團團圍上，

亞克爾弗倫^②是大郎，

司脫拉替烏斯^③是二郎，

百里脩是^④三郎，

阿里都斯^⑤是四郎，

司刺息米地是五郎，

庇士特拉妥是六郎；

後來忒楞馬卡斯也加入，

他們便叫他同坐成行。

於是涅斯忒對他們開言講。

說道：『我的兒，你們都聽，

我今有事吩咐你們，

你們須速遵行。

我第一件要奉承密涅發女神，

因她昨日獻祭時曾爲我分明顯靈。

所以我要你們當中無論那一人，

替我往牧場一行，

叫那管牲的擇取小牛一隻，

便須速速轉歸程。

另一人到忒楞馬卡斯船上去，

把船員都邀請，

讓留守的祇剩二人。

再一人把金匠雷厄脩斯請，

請他來替我的小牛鑿角鍍金。

其餘人都各在家中靜等，

吩咐廚娘備席，須豐盛，

又預備客上的坐凳，

預備獻神的柴薪。

又叫人替我取泉水，須清。」

號令既出，大家便各各去行事，

不一會，小牛已從牧地牽來，

忒楞馬卡斯的船員也至；

那金匠也帶了工具同來，



涅斯忒的犧牲

無非是砧兒，錘兒，鉗子，

那密涅發果也來受犧牲，親蒞止。

涅斯忒取出黃金，

叫金匠把小牛的雙角鍛，

爲的是要博女神欣。

於是司脫拉替烏斯與亞克爾弗倫揪着角兒

把牛牽進；

阿里都斯去取水，

用的是一個刻花盆，

又一手提着個籃兒，

內裝着麵食，盈盈；

強健的司刺息米地手提着一柄快利的斧兒

等，

預備着槌殺那犧牲，

百爾脩則捧着個承血之盆。

於是涅斯忒將手淨，

又取水將麵食噴，

這纔一面作禱告，

一面鉸下一環牛髮拋在火中焚。

及至既禱告，既把麵食噴，

司刺息米地便動手牽那犧牲，

他祇一斧，便揮斷頸上之筋，

這一來，使得涅斯忒的女兒媳婦們，

和那可敬的王后克來米奴斯^④之長女攸立

狄栖，

大衆都歡呼聲震。

於是大家從地上提起牛頭，

底士特拉安割斷了咽喉，

等到牠氣已絕，血盡流，

乃動手將牠解剖。

順絲縷割下了腿肉，

將牠包上兩層油，

又把一片片的生肉貼在上頭。

然後涅斯忒將牠放在柴火上，

並澆了些兒酒，

兒子們侍立兩旁，

奧德賽

都拿着五股的弗兒在手。

及至腿肉既熟，

大家已吃了肚裏肉，

這纔把餘肉細剝，

貼在弗兒烤上火。

是時坡力蓋斯提，涅斯忒之少女，

正爲忒楞馬卡斯洗浴，

浴罷又把香油塗，

並與他一襲美麗的披風和褻服。

及至他走出浴房，

坐在涅斯忒的身旁，

便宛似天神模樣。

七十三

未幾外肉也都熟，

已從鼎上剝落，

大眾乃坐而進食，

四圍奔走往來皆幹僕，

不斷的用金杯爲他們將酒酌。

一時大眾都醉飽，

涅斯忒乃言道：

『兒子們，把忒楞馬卡斯的馬兒在車上套，

好使他立時就道。』

這樣的一聲號令，

兒子們立即遵行。

管家的又備好了酒餌麵包，

盡是精良食品。

於是忒楞馬卡斯就坐在車上，

庇士特拉安執轡坐一旁，

一時馳出郊原外，

漸離了派洛斯高聳的城牆。

那一日整日前行未稍歇，

不絕的揮動鞭韁，

直至殘陽已落，四下裏夜色茫茫。

於是到了費里，

乃是亞勒腓^①之孫奧替洛克斯^②之子戴克

里斯^③之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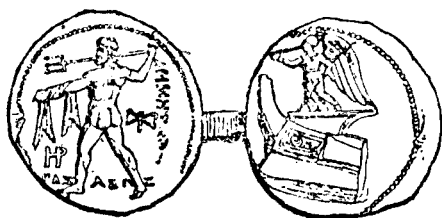
卽於此停車宿夜，

蒙戴克里斯殷勤勸客觴。

迨次日玫瑰色的晨曦初放，

便重又套上馬韉，馳驟出城牆。

庇士特拉妥頻頻策馬，



奧德賽

那馬不住的奔躍騰驤，

不一時馳到一片稻田開曠，

便已是所赴之邦。

① Neleus.

② 「肚裏」指牛羊肚中的臟腑。希臘人烹調之法，尚用火燻法，以單烤火而食。肚裏較易熟，故先吃肚裏。

③ Pisistratus. 涅斯式之幼子。

④ Trasympedes. 庇士特拉妥之兄。

⑤ 指骨上之肉，對「肚裏」而言。

⑥ Gerone.

⑦ Amphitrite. 海之女神。涅留斯 (Neleus) 與多立斯 (Doris) 之女，坡賽頓 (Poseidon) 之妻。

⑧ Achaeans. 指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us) 北部之亞該亞 (Achaia) 的居民或概指希臘而言。

- ① Achilles. 見伊利亞特。
- ② Priam, 特羅亞之王。
- ③ Ajax. 希臘出征特羅亞名將之一。忒拉夢 (Telamon) 之子。勇武在阿瀉里之下爲第一人，而謀略不如攸力福。阿瀉里死後，其甲冑與攸力福盜，因羞忿自殺。見伊利亞特。
- ④ Patroclus. 阿瀉里之友；嘗用阿瀉里之甲出戰，爲赫克忒 (Hector) 所殺。阿瀉里爲之復仇。見伊利亞特。
- ⑤ Antilochus. 涅斯忒之子，阿瀉里之友，爲麥膜廠 (Memnon) 所殺。見伊利亞特。
- ⑥ Atreus. 卽阿加棉農與門涅雷阿斯之父。
- ⑦ Tenedos. 在特羅亞西南一島。
- ⑧ Tydeus.
- ⑨ Lesbos. 小亞細亞極南之一島。
- ⑩ Chias. 在列斯堡之南之一島。
- ⑪ Psylla. 賽拉島在賽奧之北，列斯堡之西南。
-
- ⑫ Mimas.
- ⑬ Euboea. 希臘東北之一島。
- ⑭ Gerastus.
- ⑮ Diomed. 希臘勇將之一，嘗與赫克忒戰。
- ⑯ 見卷一註三八。
- ⑰ Myrnidona. 爲帖撒利 (Thessaly) 強悍之族，阿瀉里出征特羅亞。
- ⑱ Neoptolemus. 阿瀉里之勇子，又名菲勒斯 (Phryrus) 爲木馬英雄之一。
- ⑲ Poina.
- ⑳ Philoctetes. 爲勇將之一，嘗受弓矢於赫邱利 (Heracles)。後殺巴里 (Paris)，特羅亞城始下。見伊利亞特。
- ㉑ Idomenus. 克里特之王。
- ㉒ Crete.
- ㉓ 見卷一註。

- ① Sunium. 雅典極南之尖嘴。
- ② The Midean Heads.
- ③ Iardanus.
- ④ The Cydonians.
- ⑤ Gartyn.
- ⑥ Phaestus.
- ⑦ Lacedaemon. 在斯巴達。
- ⑧ The Canconians.
- ⑨ Trito. 一說謂脫利朵所生之種，意即水生之種。
- ⑩ Hades. 冥王也。
- ⑪ Echephron.
- ⑫ Stratius.
- ⑬ Perseus.
- ⑭ Arctus.
- ⑮ Laerceus.
- ⑯ Clymeneus.

- ⑰ Eurydice.
- ⑱ Polycaste.
- ⑲ Phereæ.
- ⑳ Alpheus.
- ㉑ Orthocelus.
- ㉒ Diocies.

卷四

訪父友客舍話前情
求婚人密謀害王子

迨到夕陽西下四野暮烟凝，

二人已至隱處山間的拉栖第夢城，

便逕向門涅雷阿斯的住宅進行，

值主人有兒女婚姻喜慶，

亂嘈嘈滿座是親朋。

他女兒許與勇士阿溪里之子，

原來當日在特羅亞早已訂媾姻，

如今神意欲爲二人完好事，

因此上他遣車騎送女行，

嬪於麥米頓族之城。

他子婦是阿拉克脫之女，斯巴達人。

此子是他獨子，名麥加判齊斯，奴女所生，

原來赫楞自生那堪媲美維那的赫邁奧泥

後，

上天便未許更懷妊。

彼時親戚隣居方在他家舉杯稱慶，

並有個吟人歌唱彈琴，

二舞人穿擲往來，

步伐與琴聲相應。

唯時忒楞馬卡斯與涅斯忒之子，在門前將

馬停，

僕人伊替阿奴^②見客至，

疾忙回去通知他主人。

他挨近主人身，

低語道：『門涅雷阿斯，您聽，

如今門口有兩個陌生人，

都是男人，好像是育夫之子那樣容形。

你我應否把馬兒解下，

或叫他另去找親朋？』

門涅雷阿斯聞言氣忿忿，

說道：『伊替阿奴，波伊圖斯^③所生，

我看你一向聰明，

爲何此刻忽爾愚蠢？

這何消問，快把馬兒解下，

導客進來，將飯供應。

想你我時常作客在人家，

纔得回歸鄉井；

從今後，天或許你我得長處這平安境。』

於是伊替阿奴疾忙又趕出門牆，

並叫幾個伴兒同去幫忙。

先把那汗涔涔的駿馬解下韁韁，

牢牢的吊在馬棚，

把雀麥和大麥雜來喂養。

然後把空車推到院子盡頭的一堵牆，

導兩客進至中堂。

二人心內不覺暗驚惶，

爲見那般華麗，直可與日月齊光。

迨到一件件兒都已盡情瞻仰，

這纔去就浴在浴身房。

奴僕們既替他們把身洗，

既把香膏塗遍體，

便取上羊毛大氅襯身衣；

他們穿着畢，佔了主人身旁的兩個坐席。

一女僕用美麗金壺提水來，

傾在銀盆裏，

請客人將手盥洗；

又移了一張乾淨桌兒在客身邊置。

一上等僕，呈上饅頭，佳餌；

庖丁進餚備百味，

又把金樽獻甘醴。

於是門涅雷阿斯言道：「客且進食，

且受我這點歡迎微意；

待食罷，尚須煩客示明姓氏，

因我見客未失華宗體度，

料必是王家苗裔；

貧苦人難得有兒孫似你。」

說着，他把一片炙牛排遞與二人，

這是庖丁爲主人特備的一味餚殮；

二人不欲辜負主人情，

一刻兒都食盡。

未幾二人已醉飽，

忒楞馬卡斯乃向涅斯忒之子附耳語低沉，

沒個旁人能聽；

他道：『庇士特拉妥，我的知心人，

你看這些青銅，金子，炫耀，明燦，

還有這琥珀，象牙，銀，

件件兒這般華麗，

宛如身入了育夫天上的宮庭。

我心中羨慕不勝，羨慕不勝！』

這話却被門涅雷阿斯竊聽，

奧德賽

他道：『我的兒，你此言難可信；

沒有人能與育夫比勝，

他那宮庭以至一切物，盡是超凡之品；

至於我輩凡人——

且不管天下有無人富與我相等；

在我個人，幾曾長途跋涉，歷盡艱辛，

幾乎已八度霜星，

纔得率艦隊回歸鄉井。

我會到塞浦路斯，腓尼基亞，以至埃及國境；

我曾見愛西屋皮亞人，西頓人，伊拉比安人；

又會到過利比亞，那其間的小羊生下便有角

嵒嵒。

八十一

且母羊一年三次生，

因此上，那國裏無論上下人等，

羊膏羊乳長年吃不盡。

却誰知當我這樣的奔波遠征，

日把錢財斂進，

可憐我弟因妻不貞，

暗被奸人戕命，

故叫我雖有這般財富也灰心。

諒我這段情由，

並如何喪失一座裝潢富麗的宮庭；

你們的父母必曾說與你們聽，

可不問他們是何等人。

我當初若得居家不遠征，

若保得那些英雄不在特羅亞戰場喪命，

便使我但有如今財產的三分之一，我也甘心。

我如今安居在這裏，

常替那些戰亡的豪傑傷心。

我有時悲極大聲哭，

却一會兒便又停，

爲的是冷哭慰人不得，須臾便倦人。

這其中有一個，我尤其痛心，

我一想念及他，便眠食俱無心；

却只爲勤勞功大，沒一個能如此人。

他白白地吃盡艱辛，

只落得一份悲哀的遺產留着，我來管領；

他如今去國已多年，

并生死也無音信。

可憐他尚有老父依門，

他妻子皮涅羅皮空在閨房等，

他兒子忒楞馬卡斯，他出門日，還是個襁褓之

嬰——

如今爲他故，大家都在悲哀沉浸。」

門涅雷阿斯如是說，

忒楞馬卡斯念父心悲切。

他聽他提起爺親，

不由得淚流嗚咽，

奧德賽

疾忙撩起衣衫將面遮。

那門涅雷阿斯見狀心疑不決；

不知該等他悲罷自訴根苗，

抑便把因由問徹。

他正恁猶豫沒主張，

他妻子赫楞走出了芳馥馥圓頂閨房，

姣好得直似岱雅那模樣。

阿德刺斯塔替她端着凳，

阿爾息比捧着軟茸茸的羊毛毯一牀，

還有菲洛替她拿着的，

是當初波里白斯之妻阿爾坎達勒所贈

的一隻銀打線針箱。

八十三

波里白斯居於埃及的底比斯，
是全世界最富之鄉；

他贈門涅雷阿斯純銀的浴盆兩具，

三脚的祭凳一雙，

還有十個脫倫脫^①的黃金，足足量；

他妻子又贈赫楞珍物數樣：

一枝紡綸棍，一具有輪的銀打線針箱，

頂上有條金帶嵌鑲。

彼時菲洛把這箱擱在她身旁，

內有精緻的紗兒滿滿裝，

那纏着紫色毛線的紡綸竿安放在上。

赫楞既把身兒坐停當，

把脚兒在脚凳上安放，

這纔開口對他丈夫言講。

她道：「門涅雷阿斯，

你可曾問過這幾個客人的名字？

不知我猜得可是？

可是我不能不說出心中事。

我從未見世間男女，

比這位青年更像忒楞馬卡斯，

（我一見他時，真個不知感想何似。）

想當初你等爲我^②出征特羅亞，

他父攸力栖茲將他拋撇在家時，

他還是個襁褓中的孩子。」

門涅雷阿斯答道：『我的愛妻，我也正這般想。

他那手足，都與攸力栖茲一模一樣；

還有那頭髮，那頭顱形狀，

以至那眼睛兒的神況，

也沒一件兒不相像。

且我一談起攸力栖茲，

說他爲我故怎生受盡魔障，

便見他淚兒直淌，

忙把衣衫將面遮擋。』

於是庇士特拉安言道：

『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子，

你如今猜得正是，

這青年果是忒楞馬卡斯。

可是他年輕胆小，

他覺得暴生來和你談話，甚爲羞恥。

是我父親涅斯忒，

差我護送他來至此，

爲他心內有憂疑，

要求你引指引指。

爲人子遇父出門，

家裏無人可恃，

便不免有重重禍事；

如今忒楞馬卡斯處境便如此，

緣他父離家日久，

家中沒個人幫他將禍危制止。」

門涅雷阿斯答道：「啊，寧有此！

不意如今的座上客，

便是我那愛友之子。

想當初他爲我身冒萬死，

我本待歸家日，用殊禮報他的恩賜。

我本待爲他建座城池在亞各斯，

爲他造宅第，將他留止。

我本待請他拋撇了伊大卡，

帶同財物，臣民，妻子，

來與我做隣邦，相邇，

庶幾我二人，可以常見面，密往來，交懽至死。

又誰知天不欲遂我這般心志，

竟使那可憐人輾轉他鄉直至此。」

門涅雷阿斯如是說，

引得大家都下泣。

赫楞泣，忒楞馬卡斯泣，

門涅雷阿斯亦泣；

便是庇士特拉安，也不免眶中淚溢，

爲念兄安替洛克斯，爲光耀的曙光^①之子所

殺，

心中不免悲切。

因向門涅雷阿斯言說：

「先生，我父涅斯忒常爲我稱道您，
說您先生智慧超羣。

果如此，請聽我一言勸君。

我不喜在飯時哭泣嚶嚶。

想不久晨光便又露，

彼時儘可以替那死亡的哭個盡情。

我們原祇能雍雍頭，洒洒淚，悼念那亡人。

我有兄，也在特羅亞戰場喪命；

他在出征軍中不算最弱人；

他名爲安替洛克斯，當係先生所素稔；

我雖未與他見面。

却聞人道，他矯捷驍騁無與競。」

奧德賽

門涅雷阿斯答道：「我的朋友，
聽你說話兒恁地聰明，

年少人中難得有。

你能將父德都承受；

令人一見，便知是君子之後。

你父妻兒福厚，

又蒙天始終祐祐，

享高壽，

佳兒繞膝，智勇無儔。

我如今且罷啼愁，重進酒。

命人將水來盥手。

到明晨，我與忒楞馬卡斯再談個透。」

八十七

於是阿斯法利盎，僕從之一，

傾水爲衆人盥手畢，

便各把面前美饌重新喫。

唯時赫楞想起一椿事。

她把忘憂藥草在酒中置。

此草有稀奇効驗，

誰嘗的可將淚止；

縱父母同時死別在當前，

兄弟愛兒被鋸齒，

也可以不動哀思，

這是當初托翁之妻坡力達姆那之所贈，

她是個埃及女子；

那其間有百草叢生，

有的宜調酒漿，有的能將人毒死。

且其地是拔盎之族，

故以產良醫著名於世。

彼時赫楞既把藥在酒中置，

便命僕送酒一巡，

然後對衆人發言如此：

「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子，

還有你們，我的好朋友，

德隆望重者的子嗣，

（這原是育夫之志，

蓋世間禍福皆他所賜，）

你們都隨意進食，

且聽我說一樁合時宜的故事。

便是那攸力栖茲，

他那豐功偉烈，我不能逐一爲他指，

只是有一件，是我所熟知，

就是亞該亞人正在危難時，

他在特羅亞戰場建功事。

彼時他周身被創傷，

穿的是破碎衣裳，

他裝做個乞食廝奴樣子，

混進了特羅亞的城牆，

與在本國時完全另是個模樣。

奧德賽

他在這樣的喬裝，

獨我能認識，便向他問個端詳，

無奈他刁狡甚，

初不肯言明真相。

後來我替他沐浴塗膏，更換衣裳，

又起了個誓，決不把祕密聲張，

保他得平安歸營帳，

他這纔把亞該亞人的計策對我言講。

他殺了許多特羅亞人，

又探得不少軍情，帶歸營帳，

落得無數特羅亞的婦女痛切悲傷。

至於我，我心殊歡暢，

八十九

因我彼時渴念着家鄉，

又想維那^②的行爲失當；

她不該逼迫我拋撇家鄉，

拋撇了女孩兒，親夫主，孤身到異邦。』

於是門涅雷阿斯言道：『赫楞，

我的愛妻啊，你的話兒句句真。

我曾遊歷過不少地方，遇着過許多好漢，

却從未見第二個攸力栖茲那樣人。

他做事兒真堅忍；

想當初他伏匿在木馬^③裏的情形，

那般勇氣令人欽敬。

彼時希臘的第一流英雄好漢，

都在木馬裏暗藏身，

等着致特羅亞人的死命。

你當時出城來尋我們，

料必是特羅亞友善之神所差發，

且有第易福巴斯^④和你同行。

你繞我們的藏伏處走了三巡，拍了幾聲，

逐一的叫着我們的名，

學着我們妻子的聲音。

其時帶奧美特，^⑤攸力栖茲，和我三人，

在裏邊座上，把你那大聲叫喚聽分明。

帶奧美特與我心疑不定；

想立即躍身而出，

又想就在裏邊答應，

可是攸力栖茲把我二人都制住，

因此我二人又復安靜。

只有安替克拉斯，他正想張聲，

被攸力栖茲舉起雄糾糾的手兒將口悶。

這一來，纔保住我們大家的性命，

因他繼續的把安替克拉斯悶住，

直至密涅發將你重新帶進城。」

於是忒楞馬卡斯呼道：

「這是何等傷心！

他雖有那般勇氣，那樣功勳，

却依然保不得自家身。

奧德賽

可是先生啊，如今請你送我們去就寢，
俾得把黑甜滋味嘗親。」

於是赫楞命女僕到門樓中的一室，

把牀鋪疊；

下墊着精緻紅氈，

上把溫柔被褥攤，

又有羊毛大氈預備客人穿。

女僕領命出，

手拿着個火炬，去把牀鋪，

不一會，便有個男僕來導客去。

如是，忒楞馬卡斯與庇士特拉妥都在前廳寢，

亞特魯斯之子，則在內室與姣好的赫楞共枕。

九十一

及至玫瑰色的朝曦放，

門涅雷阿斯便起牀，穿上衣裳。

把繩鞋結在美好的腳上，

把刀兒掛在肩膀，

離開了臥房，

像似個不死的神模樣。

於是坐在忒楞馬卡斯的身旁，對他言講：

『忒楞馬卡斯，你何因，

不憚遙遙萬里程，

渡大海，來至這拉栖第夢城？

你爲公來，抑爲私事？

請爲我細說分明。』

忒楞馬卡斯答道：『先生，

我此來，要向你探聽父親的音信。

如今我家中住不成；

我的美產行將虛耗盡；

我家裏充斥着無賴小人，

日把無數的牛羊宰烹，

藉口說要向我母求婚。

所以如今，我在你膝下向你求請，

請你告知我父畢命的情形，

不論是你親身目擊，

抑或是道路傳聞；——

我固知我父生來苦命。

你莫因憐憫我故把其情隱，

你須把目見的一一言明。

想當初你等在沙場吃苦，

我那勇敢的父親，曾爲你勞力或勞心，

如今你須得念前情，

把話從頭告我休瞞隱。」

門涅雷阿斯聞言大忿激，

呼道：「那末這班無賴，竟欲僭霸勇士的牀第？」

這譬如牝鹿，把新生的雛鹿放在獅巢裏，

自己去覓食在林間，或青草叢生地：

及至獅子返歸巢，

他不勞舉手之力，便把母子一齊都收拾——

他日攸力栖茲對付求婚人，將與此無異。

想當初他在列斯堡與菲羅米雷提角力，

將他很很地一下攢倒，

博得亞該亞人歡聲震地——

倘若是育夫，密涅發，阿坡羅的本意，

叫攸力栖茲還是當初那樣人，

並得重歸故里，

那末那些求婚人都將認是惡姻緣，

一個個鑽身無地！

至於你方纔所問的話，

我不願搪塞你，也不願欺騙你，

却願把海中老人說的，

一無瞞隱地都告訴你。

『我本欲還歸鄉里，

可是神將我羈留在埃及，

因我所獻的犧牲未使他們滿意，

神對他所應得的東西，

却絲毫放鬆不起。

後來離開埃及，約順風時舟行一日之地，

有一島名爲菲洛斯——

那其間有一良港，

船兒出海都從此起——

便在這里，神將我扣留二十日，

竟不起風兒一息。

彼時我們行糧瀕絕，幾乎餓斃，

都虧得一個女神拯救我，頗加憐恤，

她便是海中老人普洛條斯之女愛多西，

緣她對我頗有些兒愛意。

『有一日她來找我，

正值我獨個人兒坐；

原來我常慣這般，

同伴的往往負漁竿在島上四處奔波，

冀釣得一二尾魚兒聊將腹果。

她道：『客人啊，我看你似乎情願這般挨餓，

至少也不覺得十分難過，

不然，你滯留在此緣何——

竟不設個法兒離了此間，

不願你那奄奄待斃的同行夥？」

『我道：「你聽我告訴你，

無論你是何方的神女，

須知我在此，完全身不由己；

我必曾開罪天上的神明，纔有今日。

諒神人凡事皆知，

請你明示：

是何不死的神道將我留止？

我欲待歸家，請指示，

我如何纔得把船開駛？」

『她說道：「客人，

我願把這其間底細說分明。

今有個年高不死神，

便住在這裏的海中附近，

普洛條斯是他的名。

他是個埃及人，

人說他就是我的父親；

他是涅普條因的先行，

在海底，寸寸地方皆所稔。

倘若你能使他落阱，將他收緊，

他將開導你的行程，

指點你如何返鄉井，

且你如今，

離家已日久，險事屢親經；

你若曉得家中的好歹情形，

他也將說與你聽。」

「我道：「你能否給我些兒計策，

俾我得將那老人擒——

必使他不致疑心，

疑心我是主謀人？」

我曉得神人不易捉，

非是凡間人所能。」

「她道：「客人，這計策我將爲你說分明。

約莫是日在中天時候，

那老人將從浪底騰昇，

有西風做他的先行，

把水浪層層捲在他頭頂。

他一出水，便橫身，

橫身在海邊巨洞睡沉沉；

那裏必有許多海豹——便是尋常所謂哈羅

西頓^①的小鷄的——

也同時從灰色的海底翻騰，

成羣的環他而寢；

彼時可聞到一陣濃烈的魚腥。

所以明日侵晨，

我帶你到那地方，預先埋伏定。

你如今，須從船夥裏選出最能幹的三人，

將來那老人要對你施行的伎倆，

我將爲你一一說分明。」

「他先必把他的海豹一一都看過，

將牠們一一掐指兒計點，

然後就那羣中睡眠，

猶牧人之在羊圈。

你趁他熟睡把他擒，

且須使氣力將他抓緊，

因他要竭力的希圖脫身。

他將變出了萬物的狀態，

變做了水火之形；

可是你須抓緊，

奧德賽

須得越抓越緊；

必等他開口和你講話，

必等他顯出睡時的原形，

然後你可以鬆手放他行，

再問他你所開罪的何神，

必如何纔得歸鄉井。」

「她說罷沒入浪底，

我自返泊舟之地；

一路上心下頗憂疑。

抵舟後，見夜色已沉沉下墜，

因便把晚餐預備，

並把幕篷張在砂灘裏。

九十七

「及至東方透出玫瑰色的光明，

我帶同最可信任的勇士三人，

沿着海濱行，

一路上心中默禱天神。

此時女神從海底，

替我取上四張海豹皮，

都是方纔新剝的，

因她想對自己的父親施個巧計。

她於是掘了四個洞兒，

預備我們伏匿，

自己則坐等在附近之地。

及我們走近她身，

她使我們鑽入洞中進，

並把海豹皮將各人蒙緊。

這般埋伏，非常難忍，

因那海豹的腥膻氣着實難聞——

苟能避免的，誰願與海裏妖魔共寢？

可是這一層，也蒙女神幫襯，

牠把一種香草，塞入各人的鼻孔進，

那草異常芳馥，遂尅滅了膻腥。

「我們整整的等了一個早晨，

大家竭力熬忍，

看海豹數百成羣，

從海裏出來曝日在海濱；

迨到中午時分，

那海中老人自己也騰昇，

既見那肥胖的海豹之羣，

便看視了一巡，

將數兒計點清。

他先數的是我們，

並不疑內裏有好情；

計點完了，他便橫身而寢。

於是我們大喊一聲，

一齊衝上前去把他擒；

他就立刻把各般把戲一一都行，

先變做個鬚毛森豎的獅子，

奧德賽

繼變做了龍，豹，野猪形；

其後又變做潺潺的流水，

忽又變一株婆婆娑綠樹形；

可是我們始終將他抓緊，

直弄得那狡猾的老東西大窘；

他道：「亞特魯斯之子，教你這般巧計的是何

神；

使我落阱，使我遭擒？

你如今欲待怎生？」

「我答道：「老人，您心中自明，

您欲待將我擋開，休付。

都因我在此島久羈留，

九十九

到如今還不見能脫身的兆朕。

我正自灰心；故欲求您——

緣神人凡事皆稔——

求您告知我，是何神將我阻梗？

我如何纔得航行？

如何纔得歸鄉井？

「他道，「你若完竟你的航行，速歸鄉井，

那末你在上船之先，必獻犧牲，

獻給育夫和其餘的不死神；

因諸神已有令，

要叫你不得見你的親朋，歸你的鄉井，

必待你回轉埃及地方天所灌輸的河裏，

將百牢聖祭獻與治轄天庭的不死神。

必待你把這諸般都辦畢，

然後肯讓你完竟你的航行。」

「我聞道仍須返埃及，

把那漫長可怕的航行重做一回，

頓覺的心兒欲碎，

可是我仍將言對。

我道：「老人，

您如今所說，我一概都遵命；

只煩您實說分明，

涅斯忒和我搬在後面的那些希臘人，

如今是否已平安抵鄉井，

抑其中有人遭不幸，

或遇險在自己舟中，

或戰事畢後，在朋曹手裏遭非命？

「他答道：「亞特魯斯之子，你緣何見問？」

我原可爲你一一說分明，

可是你不如不問，

因若你聽時，難免要落淚傷心。

你所問的那些人，

有的已死別難尋，

有的依然在人境，

頭目裏惟有兩個在歸途畢命。

至於戰場上的情形，

奧德賽

是你親身目擊，無須問。

還有個亞該亞的頭目也尚生存，

可是依然在海上，被阻歸程。

亞查克斯[●]之船被涅普條因驅送，

驅送到級里，[●]觸礁沉；

但他仍把他從水中救出，

使在礁石暫棲身，

故密涅發心中雖惱恨，

他也還可保全性命，

只怪他不合誇口，致自戕生。

他說神道無能，

雖有心害己，也溺不他成；

一百一

涅普條因聞此大言，不覺忿忿，

便舉起雄糾糾的雙手，拿起那三股叉兒，
將級里的礁石劈做兩分。

這一來，亞查克斯的坐處直陷入海中進，
亞查克斯隨着亦沈淪，

於是遂被鹽水沒身，而遭非命。」

「至於你兄弟和他的船兒，則俱獲免，
因係朱諾神之所佑眷，

但將至馬雷亞[●]高峻的海角時，
忽被一陣狂風所捲，

重新又捲入海中，實非他所願。

一會兒飄到一海股，

是當初泰愛斯提[●]之所居，

彼時伊吉斯塔斯的住處。

可是不多日，神忽賜一陣順風，

似有意叫他平安歸故土；

於是阿加綿農重得返家園，

直喜得淚落如雨。」

「彼時有個探子，

是伊吉斯塔斯之所使，

叫他偵伺着阿加綿農，

曾許他兩個脫倫脫的金子。

那探子已偵伺了一年之久

爲不欲阿加綿農脫漏，

免他要先下手；

所以他一見阿加綿農到，

便去報與伊吉斯塔斯知道，

他立把計兒擺佈好。

他把二十個勇夫挑選，

叫他埋伏在廳堂的一邊，

便在對面設備酒宴。

於是遣車騎把阿加綿農迎進，

迎他來宴飲，

暗地裏卻設着牢籠陷阱。

他把阿加綿農迎到家，

他並不料殺身之禍正在等他，

及宴罷，便將他殺，

如牛之被宰在屠家。

阿加綿農的從者沒個得全生，

伊吉斯塔斯的從人也無幸，

一個個都殺戮干淨。」

「普洛條斯如是說，

我聞言心寸裂。

我坐在砂灘哭泣，

覺得痛不欲生，不欲再見天日。

及至我哭得盡情，

既盡情的在地上打滾，

那海上老人乃言道，

「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所生，

休如此哭啼啼空把時間費，

這於你絲毫無益；

你須得設法先歸家，

那伊吉斯塔斯也許還在人世，

雖則奧拉斯提將先你把他收拾，

你卻猶及去參與他的葬禮。」

「我聞言稍稍安慰，

因道：「關於這二人之事我知之矣。

請你再說方纔提起的第三人；

是否他依舊生存，

卻輾轉海中不得歸鄉井？

抑或已不復在人境？

請你休瞞隱，

莫管我怎樣傷心。」

「他答道：「這第三人，

就是攸力栖茲，伊大卡人。

他如今在海妖卡力普索的島上做囚人，

正自愁苦傷心；

他既沒船兒，又無人手，

所以他無法轉歸程。

至於你自己的歸根究竟，

你將不在亞各斯身死若常人；

神將帶你到世界的極邊，

伊力稷安[◎]的極樂境。

那里是刺達曼塔斯[◎]的領地，

度日比人間安逸，

因彼處，無雨無雹亦無雪，

只有奧栖阿那斯[◎]把和緩的西風自海吹，

使人的生活常得新鮮爽氣。

這般福分須輪及你，

因你會娶赫楞，是育夫的女婿。」

「他說罷沒入浪底，

我則帶同伙伴把船歸，

一路上心中滿載着憂疑。

既到船，見夜色已沉沉下墜，

便把晚飧預備，

並把帳篷張在沙灘裏。

迨到玫瑰色的朝曦初上，

我們把船兒在水中放，

又裝進了帆檣；

於是大家都把船兒上，

各在板凳上安坐停當，

便把槳兒撥着灰色的海浪。

我重又停泊在天所灌輸的埃及河裏，

獻了個豐豐盛盛的百牢祭。

既如此平了上天的怒氣，

乃建個墳塋爲阿加綿農作表記，

欲使他聲名傳不已；

此後神明助我好風兒，

我乃得如飛的駛歸鄉里。」

「如今說到你自已，

你且再勾留旬日，

到彼時決不復留你，

我要贈你車兒一輛，馬兒三匹。

又贈你美麗的酒杯一隻，

庶你將來奠酒獻神明，

見物便能將我記。」

忒楞馬卡斯答道：「亞特魯斯之子，

你莫要再將我留止；

若能如我的心時，

就再住一年我也不辭；

你的言談真有味，

令人不復作歸思；

只是我的船員今在派洛斯，

已經是等待多時，

你休要再將我留止。

至於你的贈品，

我只把那珍物拜領；

那馬匹我不帶歸，

請你留着自乘；

因貴國平原廣漠，蓮花茂盛，

並有牧草繁生，

各種麥食用不盡。

至於伊大卡地方，

既無原野，又乏廣場，

不宜養馬，只適牧羊，

我卻因此愈愛此鄉。

原來我們那些島國都非平曠，

而伊大卡尤非牧馬場。」

門涅雷阿斯微笑一聲，

把忒楞馬卡斯的手兒握緊。

說道：「聞你所言，便知你出自好門庭。

你說不願受馬，但取奇珍，

這事自是能行，且我亦願甚；

我將贈你一件最珍貴的器皿，

便是個酒鍾兒，發爾坎^④手製之品，

全質係純銀，

只緣口鑲着一圈金。

當初我從戰地作歸程，

順道去訪飛迪麥士^⑤西頓之君，

他舉此杯相贈。

我今願將牠轉贈君。」

他二人言談如此；

唯時有客接踵而至。

各人皆擔酒牽羊，

他們的妻子，又已替他們裝好饅頭配食；因此上大家在宮裏，都忙着把餐餚烹治。

當是時，攸力栖茲宮前的平地，

那些求婚的無賴，方在投鐵餅擲矛尖以爲戲，依然未減驕橫氣。

安廷諾阿與攸力馬卡斯，

是其中的領袖，最佔勢力。

其時二人方同坐一起，

弗祿尼烏之子諾厄蒙來對安廷諾阿將事啓。

他道：「安廷諾阿，你我是否得知，

那忒楞馬卡斯何日歸從派洛斯？」

他把我一艘船兒去駛，

我今自己要用牠航遊伊利斯；

我在彼有牝馬十二乘，

並有週歲的幼駒未馴，

我今欲取一匹歸來就馴。」

二人聞言皆吃驚，

因他們本料定，

忒楞馬卡斯決不往泥流斯之城。

總以爲他不過到田間去看羊羣，

或與牧豕奴兒去廝混。

安廷諾阿因道：「他是何日成行？

你須從實言明，

同去的是那起少年人？」

他們是自由民，

抑或是自己家中的奴隸們？——

因他卽單是帶同奴隸，也得成行。

且他用你那船兒，是出你愿心，

或是他強擄去，未得你應承？

諾厄蒙答道：『是我願心借給，

因他那般形景，自言迫切，

向我來求乞，

我更有何辦法？

我勢有所不能拒絕。

至於他的同行伴當，

盡都是這里的第一流青年人物，

沒一個不年富力強；

我並見孟韜在他船中作船長，——

若不然，總必是個神，和他一模一樣。

我當時明明見此老與彼同航，

豈知昨天早上，

卻親見他依然在本鄉，

這疑事真令人難講。』

於是諾厄蒙回轉他父親的家裏，

安廷諾阿與攸力馬卡斯遏不住滿腔怒氣。

便叫大家停止遊戲，

都聚攏把大事商議。

衆既集，歐拜提斯之子安廷諾阿乃發言。

他胸中蘊着怒氣，眼裏冒出火煙。

言道：「天啊，忒楞馬卡斯此行關係實非輕；

我們當初總以為此事絕無要緊，

卻不道那孩子竟已成行，

且同行的盡是能人。

他不久就要使我輩勞心；

願育夫使他夭折，不待成人。

所以為今之計，更無別的，

去替我找船一隻，水手二十，

我要去等他，在伊大卡和薩摩斯^②間的海峽；

管叫他悔當初不該去尋覓父親踪跡。」

他說罷，衆口齊聲皆贊成，

於是大家都進宮庭。

未幾，那求婚人的奸計，

已為皮涅羅皮王后所聞；

因有個僕人名美登^③，

當衆在前宮計議，

他在外間竊聽，

聞信後，他便去報知女主人。

方把內宮的門檻進，

那皮涅羅皮便道：「美登，

那些求婚人差你到此為何因？

莫非耍宮女們丟掉主人的事情，

且替他們去烹飪？」

我願得這班人，

從今後，再休借求婚來聚飲，

從今彼此一刀清；

你們把我兒子的家財行耗盡！

想當初你等年輕，

你們的父親難道不會說與你們聽，

攸力栖茲待他們是何等好心？——

他從來做事不強橫，

也從未把惡語侵人。

爲君的不免有時要任性，

或愛憎不免有偏心；

攸力栖茲卻從來未有不公平。——

奧德賽

這足見你們何等壞良心，

又足見所謂感恩心，

這世間竟無處能尋。」

美登道：「王后，若只這般，倒還罷了；

只如今，他們又把更可怕的事情排佈好——

我只願天打破他們的計較！——

原來他們要等王子回家，

便將他殺害了。

王后聞言心吃驚，

半晌無聲，

但有淚珠兒直滾。

久久方始開言問：

一百一十一

『我兒丟了爲娘的爲何因？』

他何故要飄海長行？

難道他願就死，也不留個後承繼聲名？』

美登答道：『他此去，是想把父親的生死探

明；

我不知是神所驅使，

抑或是逞自己一時衝動便前行。』

他說罷重下扶梯，

撇着皮涅羅皮獨自傷悲。

屋中本有許多坐椅，

可是她都無心休憩；

卻投身在地，口裏哀啼；

一時全家侍女，老老少少，大家聚集，

將她圍住，也都下涕；

及後她覺一陣辛酸，不免大聲叫起：

『朋友啊，天叫我吃苦這般多，

你看此時此地的婦人誰似我？』

我先則喪失了勇敢剛強的丈夫，

（天下萬般美德他都具，

他的聲名到處傳播；）

誰知我那寶貝孩兒，

他又瞞着爲娘遠去，

把一條性命交給風濤區處。

你們這些賤人，

本曉得他何時動身，

卻誰也不到我牀頭報一聲。

我若早知他有此行，

我必不管他如何執意，

定要打消掉他的初心，

否則情段我先死了再讓他行。

只如今事已如此，

你們快去幾人，去喚那年高的多溜斯，

他是父親給我的從嫁跟人，

如今是我的園丁，——

叫他立刻去把這事對雷厄提茲說明，

也許他能想出些兒計策，

奧德賽

叫百姓和我們這面同情，

好抵抗那些想滅絕同胞的小人。」

至此，親愛的老乳娘由力克利乃發聲，

道：「王后，你叫我死也罷，讓我活也能，

我都隨你處分，

只是我總要把話言明。

因這事我知底細，

他臨走時饅頭和酒都由我給，

可是他叫我嚴重的起誓，

要我把這事瞞住你，

隔個一天八日，

且除非你自己聞知消息，

一百十三

因他不願你把美容顏哭毀。

如今王后，請把臉兒洗了，衣裳換了，

帶同侍女上樓房，

向育夫之女密涅發誠心祈禱；

即使王子遇凶危，

那女神也能將他性命保。

至於雷厄提茲那裏，

還不如不去通報，

因他的憂慮已經够受了。

且我想天上神明，

未必對阿塞蘇斯①的子孫這般懷恨，

總必讓他留後裔，

將這美滿的家宅田園永繼承。」

她這一席話，

竟使主人斂淚休啼；

皮涅羅皮洗了臉，換了衣，

帶侍女走上扶梯。

於是把碎麥裝進籃裏，

向密涅發誠心禱祈。

道：『長健的育夫之女聽我哀告，

當初攸力栖茲在家日，

常把牛羊的肥腿骨向你焚燒，

願你念前情，施恩好，

莫使我那寶貝孩兒，受那些求婚小人的強暴。」

她說時哀哭號啕，

那女神一聲聲都聽到。

此時求婚人在廊下紛紛吵鬧，

中有一人言道：

『那王后她正在預備和我們做親，

何曾夢想到兒子已定了死刑。』

他們這樣的議論，

卻不知方來的事情。

於是安廷諾阿言道：『伙伴們，

休得要這樣張聲，

免風聲傳進內廷。

我們須打疊起精神，

奧德賽

把心中主意暗暗施行。』

他於是挑選了二十人，

一齊去到海濱；

將船放入水中進，

把帆檣備辦齊整；

這纜用皮索把槳繫上釘，

將雪白的帆兒高高掛定，

奴僕們送上盃甲全身，

然後把船推出，

在一段路外安停，

重新又上岸，吃了晚飯，

等夜來預備開行。

一百十五

此時皮涅羅皮在房裏飲食無心，

究不知兒子能否全生，

心下憂疑不定。

譬牝獅爲獵者所擒，

四面團團圍緊；

她思忖又思忖，

直至昏睡沉沉，

動作與心思都泯。

於是密涅發天神又費心，

她造出一個幻影，

像皮涅羅皮之妹伊布替米^②之形，

(她嫁與攸麥拉斯^①，住在費里^③城)

她叫那幻影走進攸力栖茲的宮庭，

去勸皮涅羅皮止哭莫傷心；

那幻影聽命，

便從穿繩的門孔進，

飛翔在她的頭頂。

道：「皮涅羅皮，你今在睡；

那些安逸的神明，不忍你這般哭泣，這樣傷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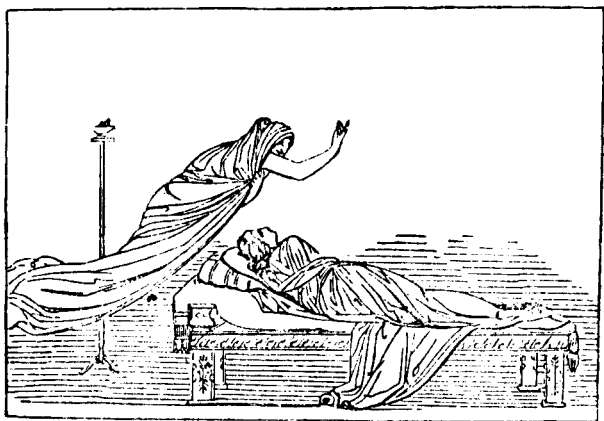
你的兒未會把他們得罪，

所以將來仍得歸。」

彼時皮涅羅皮方在夢國的門邊酣睡，

便把話兒回對，

道：「阿妹，你如今來此何爲？」



皮 涅 羅 的 夢

你一向不常來，

想必因道途反背。

據你方纔說，我豈該止哭停悲？

你想我夫君去不歸，

如今兒子又難追；

可憐那傻孩兒，不但生來不慣苦，

便是人堆裏也不常去。

我替他着急，甚於他父，

我一念及他，不禁危懼；

生怕他遇害在他鄉，

又怕海裏波濤可慮；

如今有多少仇人謀害他，

要攔截中途將他殺戮。」

於是幻影道：「你休要這般疑懼，

如今有一人和他同去，爲他佑助，

便是那密涅發，育夫之女；

他如今憐憫你，

並差我把這信兒傳與汝。」

於是皮涅羅皮道：

「你若是個神人，

或是神人所使命，

便請你把其他那個可憐人，也索性說個明，

他如今仍在人世，抑或已命歸陰？」

幻影道：「這人生死我難必，

而且空言也無益。」

說罷，那幻影便從門孔隱滅，

立散做一陣空氣。

皮涅羅皮則睡醒而起，

已覺得氣爽神怡，

把夢境分明牢記。

此時求婚人把船駛出海，

一心要把忒楞馬卡斯殺害。

伊大卡與薩摩斯間海峽半腰裏，

有島名爲阿斯脫力斯，不甚大，

兩邊都有港埠可停船，

他們便在此埋伏等待。

① 見卷三註二五。

② Alector.

③ 荷馬詩中恆以斯巴達奧拉柯第夢作爲一地，病此處明明當做兩地。

④ Megapenthes.

⑤ Hermione. 門涅特爾斯與赫楞所生之女，先嫁阿溪里之子泥奧普托利馬斯 (Neoptolemus)，後嫁奧勒斯提。

⑥ Eleoneus. 波伊圖斯 (Boethous) 之子。

⑦ 見前。

⑧ The Eretrians.

⑨ Adraste.

⑩ Alcippe.

⑪ Phyllo.

⑫ Polybus. 庇比斯 (Thebes) 王子厄伏伯斯 (Edybus) 生，神預言將殺父母，棄之。波里白斯拾爲猶

奧德賽

子。

⑬ Alcandra.

⑭ 見註一二。

⑮ Talents, 希臘幣名，約值二百四十三英金鎊十五先令。

⑯ 特羅亞戰爭是由巴里 (Paris) 拐逃赫楞起的。

⑰ 安替洛克斯死於麥讓嫩 (Memnon) 之手，麥讓嫩之母爲伊奧斯 (Eos) 曙光之女神也。

⑱ Asphalt on.

⑲ Thôn.

⑳ Polydanna.

㉑ Paëon.

⑳ 維那爲報巴里之金蘋果，故以赫楞許之。

㉒ 特羅亞久久不下，希臘人用水馬計，誘敵出城，始下。見伊利亞特。

㉓ Daiphobos. 普頓安 (Priam) 與赫邱巴 (Hercuba)

一百十九

之子巴里死後，赫楞嫁與第福巴斯，特羅亞下後，爲門涅雷阿斯所殺。

● Diomed. 希臘勇將之一，曾與伊尼阿 (Aeneas) 戰而勝之。

● Antichus.

● Iesbos.

● Philomeleides.

● Pharos.

● Proteus. 能知未來的海神，效忠於涅普，儻因。

● Idothea.

● Halosydne.

● 民 卷三 註 11。

● Gyras.

● Malea.

● Thyestes. 伊古斯塔斯之父。

● Elysian. 極樂境界。

● Rhadamanthus. 宙斯 (Zeus) 與歐羅巴 (Europa) 所生之子，生前爲人，正直無私，死後得爲冥判。

● Oceanus. 奧栖阿那斯河之神。

● Vulcan, 金類匠工之神。

● Phaedimus.

● Samos.

● Medon.

● Doilus.

● Arceisius.

● Iphime.

● Eumelus.

● Phéras.

● Asteria.

卷五

攸力栖茲脫離妖島
涅普條因枉阻歸程

則有那橙黃曙光，

撇下了替托那斯●自起牀，

乍把羞顏展放，

一霎時，人寰天宇俱沐初陽。

唯時羣神會議天庭上，

主席的是無上尊神，顯赫威儀無量。

那密涅發，心念攸力栖茲身受災殃，

仍在那妖島拘囚未放，

奧德賽

動慈憐，將他的百般苦厄對羣神訴講。

她尊一聲：「吁嗟育夫，不死之神，

暨如今列坐諸神，乞垂聽！

從今人世，將不復有慈愛人君，

肯施恩澤及黎民；

將只有強橫暴主，

代天神，行虐政：

爲的是攸力栖茲待民如子，

一一一

却不獲諸神記省，

仍在那海島拘囚，單形隻影，

被妖人無端蠱惑，

日只有飲泣吞聲，

既不獲歸航舟楫，

又沒個救助親朋。

更有那奸邪小人，

暗設下牢籠陷阱，

欲將他獨子害命戕生；

可憐那孩子，如今方乘虔誠，

在斯巴達派洛斯探問親音。」

於是那行雲之神宣旨意，

說道：「吾女之言差矣？」

爾不已定下計議，

欲待那國主歸來，親把罪人處置？

且爾有智慧，凡事皆易易：

爾可以保王子平安歸鄉里，

爾可以破壞那牢籠巧計，

俾彼作奸人知難而退。」

他於是向黑梅斯宣旨意：

「黑梅斯，爾是天神之使！

爾去向妖人宣吾旨意，

道育夫之命，速放攸力栖茲歸鄉里；

須不得凡人臂助，神人祐庇，

隻身兒破浪乘風，

限兩旬之內到達社利亞[⊙]境地。

那其間居住着非細安人，[⊙]是天神之裔；

爾囑他接待攸力[⊙]，

宜若待天賓，加敬禮，

並急速送他歸鄉里。

他須滿載着金銀服飾，

譬如特羅亞戰利品一般豐麗；

須使他終復見親朋鄉里：

這就是吾神意旨，

這就是運命安排若此。』

黑梅斯得令，忙把金線的繩鞋捎上，

這繩鞋，又使他飛行大地涉重洋；

手提着一支拐杖，

這拐杖，能使睡眠的醒覺，醒覺的頓入黑甜

他於是從天下降，

降落在匹伊立亞[⊙]的巖嶂，

乃投身海面，隨波漾；

譬彼海禽尋餌，張開雙翅膀，

時而置喙波中，

時而波面平浮飄蕩。

如今黑梅斯飛行渡海，正同此樣，

一會兒那妖島遙遙已在望；

他便離開了碧波，步行前往。

見那美妖魔所居洞府異常開曠，

那妖魔端居在內，火爐裏熊熊有光，

內燃着松頭柏屑，滿島上撲鼻奇香。

她一壁做工一壁唱，

金梭兒穿擲機杼上。

洞門外四處皆叢莽，

有萬樹千條四時生長：

赤楊白楊爭茂盛，

森森翠柏逞芬芳；

枝頭上，有巨翼飛禽作下巢房，

鷗，鳥，鷗，鳥千般樣，

時而枝上叫鳴，時而海中戲浪。

更有密藤蘿把洞壁深深翳障

綠葉裏，點綴着一糾糾紫球兒狀。

岩壁上，有四道清泉澈朗，

分作了千條小澗，

往來交錯如羅網。

兩岸上，芊緜是牧場，

紫綠參差，繁花正放。

這樣風光，縱使神人看見也須迷罔！

彼時那天使心怡神暢，

不期的延佇而凝望。

望罷走入洞裏，

卡力普索一見便認識；

爲的是天上人縱教居處遠相離，

一見面俱能認識。

却不見攸力栖茲在洞裏；

原來他彼時彼自在海濱垂涕，

但見的大海茫茫，不見鄉里，

心中焦急，淚流不已。

唯時那妖女在光輝寶座依凭，

對黑梅斯開言動問：

『吁嗟金杖神！

我一生敬愛吾神，

我奉神言唯謹，

却未獲與吾神親近；

此番光降爲何因？

倘荷叮嚀，但我力所能盡，

自無不從命遵行。

如今且進我房來，

使我把東道微忱稍盡。』

她說罷把桌面鋪陳，

有的是瓊漿玉露，美饌稀珍；

那天神既餐既飲，

頓覺精神奮發，便將言進：

『提起了此次來因，

既垂詢，敢把真情隱？

都只爲顯赫育夫之命，

命小神來臨斯境，實違心；

你試想果獲從心，誰肯把這茫茫大海恁飛凌？

這其間遠隔人蹤影，

更沒個廟宇獻犧牲，

但一片汪洋無垠！

只無如育夫意旨，有何神敢抗命？

他說道有人居此，是人間最不幸。

原來希臘軍在特羅亞九載用刀兵，

第十載功成奏凱，待還鄉井，

中途裏，緣傲慢，開罪了密涅發神，

她誓必報仇雪恨，

同作起狂風巨浪，使此人船舶一齊沈！

他同行伴當俱在洪波喪命，

獨此人，賴天命，死裏逃生，

被颶風送來斯境。

如今育夫宣命，

命此人還歸鄉井。

原來命運安排定：

他必須重歸鄉里，再見親朋，

爾須得急速放行，毋違天命。」

那妖女聞言，柔心寸震，

便把衷腸盡吐傾：

「呀，却原來神道無情，用心險狠！

對我仙曹，嫉妬心腸尤甚！

凡屬我仙人，都不容有戀愛歡情，
此事從來可引證。

想當初奧洛刺^⑤鍾情好獵翁^⑥，

便遣爾神班嫉恨，

迨至好獵翁出狩與鐵迦^⑦，

遂受岱雅那^⑧冷箭死於非命。

又想那三耨田陰，

栖里茲^⑨對易阿沁^⑩情懷初定，

他便被育夫霹靂送微生。

如今正輪着區區自身，

也勸諸神妬恨！

想此人當日在驚濤駭浪，

奧德賽

被育夫將船劈分，
同行伴俱遭非命，

他只賸一線餘生，

賴我救拯，導來斯境；

我贖彼衣食，慰彼孤岑，

並欲授他仙術，俾獲長生。

如今已矣！——萬事都成泡影！

吾曹忝列仙班，抗不得育夫之命。

行矣行矣，去把那險巖海途重認，

也是他命中注定！

只是我卡力普索，

愧沒有人工舟楫助行程；

一二七

我只知他此去途中怎生方萬穩，

願把計謀相贈。」

於是金杖之神發語：

「爾速放他歸去，毋干神怒！

爾須知天上育夫，威嚴可怖，

爾慎勿遲延違忤！」

他說罷向天飛去，

一霎時蹤影全無。

那妖女立遵神命，

忙把攸力栖茲找尋；

他方獨坐在淒涼海濱，

極目家鄉難得近，

心悲痛，淚如淋。

爲此時，那妖女蠱惑神通已不靈；

他夜裏伴她眠臥，有意無心，

夢昏昏勉強到天明；

到日裏，他便寂寞孤零，

自歎喟，自沉吟，

但與那山谷回首相對應，

當前是一片汪洋，不見人蹤影，

心內悲辛，眼淚長淋。

彼時那妖女將身移近，

正值他這般形景，

便道：「不幸人，再莫傷心，

莫教悲感送良辰；

我如今放你自由歸鄉井，

你且到那豐林，

伐下些兒材木，編成大筏備航行。

我贈你石上清泉，微紅美酒，

麗服被體，麵食資生，

並作良風遠送君。

唯願得天上神明，

使你得如意如心，

你終必平安抵鄉井。」

攸力栖茲聞言但長歎，

良久始開言：

奧德賽

「勞發遣，中心深感，

却怕你，別有用意存焉！

想那茫茫大海波濤險，

縱舟船堅固，良風送遣，

猶且慮艱難；

況區區一筏，怎得安全？

怎能遂我歸鄉願？

我才疎識淺，測不着你懷何主見；

須煩你對神明，宣誓言，

說對我並無惡念，

我方能把筏兒踐。」

那妖女聽他言，微凝笑靨，

一二九

溫存握手又開言。

「這可見，你生平老練，不上他人騙。

只這樣狐疑，只徵器量淺！

我今呼告着后土皇天，

暨斯替克斯●冥河幽險，

悉聽我嚴重誓言！

我對你忠誠一片，並無惡念；

我言然心亦然。

天幸未賜我心腸似鐵堅，

我生來善感多憐。」

她說罷，便前行，

攸力栖茲步後塵，

相將俱把洞門進，

他便在黑梅斯方纔的座上安身。

那妖女爲他張筵豐盛，

俱是人間食品；

她自己吃的是玉餐瑤飧。

迨二人既餐既飲，

那妖人啓齒語嘉賓。

她言下獻歎，

道：「攸力栖茲，神明之裔！

智謀難與凡夫比！

你何故歸心難復繁？

豈你我就此分離？

別矣！但願你慳儉到底，

莫將我在心頭記。

只是攸力栖茲啊！

你前途災厄方興未已；

你果前知，應不該離棄這平安福地，

也應眷戀我仙家，

不復念家中妻室。

且我那一行不似人？

豈姿容體態比不上你那凡妻？

料人間女子，容顏難與仙人比。」

於是多智的攸力栖茲將話對：

「仙人啊，我有一言，休懟！」

奧德賽

我對仙人，敬愛實惟誠，

只請宥凡心柔脆。

我也知我那荆妻，

怎得與您仙家媲美？

您仙家容顏不老，

她凡軀轉眼便須枯萎。

只是我飄流在外，無日不懷歸，

冀得埋骨在家園，死而無悔。

我也天意難量，

那黑漫漫波濤可畏，

只是我鐵樣心堅，

遇艱危未嘗却退。

一三一

我也曾涉重洋，臨陣壘，

此志至今終不餒！

言至此，已是夕陽西落夜冥冥，

他二人，洞府依偎不勝情。

迨夫朝日東昇，

攸力栖茲急起身，

把內外衣衫穿整。

那妖女，頭蒙薄網，明壁，

腰圍寶帶繡金紋，

披一件寬袍白似銀，曳地輕盈。

她打點客成行，

授攸力栖茲巨斧一柄：

那斧有雙刃，純鋼百鍊成，

橄欖木爲柄，用來時應手如心。

又與他手斧一支供細斲，

這纔前導入森林，遠在海之濱；

這其間有白楊赤木，

有喬松高入青雲，

經日曝，俱乾燥，入水難沉。

她旣指點分明，

便回頭自作歸程。

這裏，攸力栖茲作工勤敏，

雙手兒不住的狂揮斧斤，

一霎時落地的縱橫二十根，

他便去桴枝，施繩墨細斲都勻整。

此時那妖女，又把錐兒將進，

他一根根的穿鑽，

一條條的嵌釘緊。

他這巨筏規模，

悉仿匠人造艇。

縱木既編成，乃把橫梁釘；

外壳先就，甲板後成；

然後建桅檣，裝舵柄；

復編柳，作闌干，防浪進。

無何那妖女，又將白布製帆成，

並把釘樁繩索一齊完整，

這纜用槓桿掀挪進水，工程粗竣。

迨至第四日，方告得大功成：

次日侵晨，那妖婆從仙島送客長行；

先請客香膏浴身，

然後賜衣裳，煊麗芬馨。

又手製兩囊兒，羊皮所成：

一囊中裝滿了深紅美酒，

一囊中將水盛，

更一囊把餕糲裹，

盡都是美味羞珍。

這纜興起了和風一陣，

便是她最後的貽贈。

攸力栖茲扯起帆兒受好風，
心下樂融融；

他手持柁柄，目注蒼穹，

長宵曾未閉雙瞳。

一會兒凝眸看北斗，

一會兒注視在晚落的天農；

更望着那天熊，繞天軸，柄指在光芒好獵翁，

天上唯此星永不墜溟濛。

原來他把妖人囑咐牢牢記在胸：

須使天熊常在左，海道方通。

接連十七夜，孤航直被輕風送，

迨至十八日，始遙見一線洲嶼烟霧籠。
這就是菲細亞島，無何便見樹蒙蒙，
宛似一輪巨盾覆波中。

唯時湮普條，

已從愛西屋皮亞返旆還旌，

高高在索離彌山之頂，

遙望見攸力栖茲海上行，

不由得心頭大忿，

頻頻搖首，暗暗思忖：

「噫嘻天上神，

怎喜怒這般無定！

趁我在遠方作客，

他便把主張變更！

你看那攸力栖茲，

他已將近菲細安人之境！

他憑運命將於此暫息征塵。

豈吾曹謀計終成畫餅？

否，否，我一旦威權在手，

他必終無幸，必終無幸！

他說罷，把三股叉兒揮動，

作起了雲霧重重，

掀起了波濤洶湧，

一霎時，海洋大地兩迷濛，

四下裏陡起狂風。

奧 鐘 表

冥冥夜色從天落，

驀地裏掩蔽了蒼穹；

但聽得澎湃聲如山倒塌，

發來自南北西東。

此時攸力栖茲覺得萬望皆空，

不由得滿心惶悚，自問孤衷：

「呀，我命途何苦！」

想我一生勞碌，豈落得這般歸宿！

那島中妖婦，曾告我海途險阻，家鄉難去，

此言料應無乖錯。

你看四下裏充滿着恐怖，

方與未已的我生艱楚；

一三五

黑漫漫興雲作霧，

唵喇唵如狂風颶，

砰騰騰波濤洶怒；

這都是育夫親手自造做；

四周遭死神已滿佈。

我如今不勝羨慕，

羨慕他，爲亞特魯斯二子●報冤仇，

得殺身在特羅亞的場土。

假如我也在那城下得其死所，

得和阿溪里在特羅亞人陣箭下同日捐軀，

希臘人早當爲我舉喪儀，萬民皆哭，

榮名直可傳千古。

只如今落得個身亡蒙辱，

將必骨肉與聲名同腐！

正說時，陡起了一聲巨浪，

淹沒了木筏，折斷了桅檣；

將他捲下甲板，攝出舵房，

攝落進洪濤狂浪：

同時一樣狂風如吼樣，

劈碎了帆布帆桁，

唵喇唵在海面飛翔。

他身穿着卡力普索贈衣裳，經水漲，

上壓着沉沉巨浪，久久不能昂：

却終於掙扎上，

便將鼻內口中鹽水都噴放。

危急中，心地尙非迷惘，

急把筏兒抓住，縱身而上，牢坐在中央，

死裏得重生，依然無恙。

那筏兒沉浮隨巨浪，

就譬如平原薊棘逐秋風，隨處相黏樣。

時而南風吹送，時而北風飄蕩，

又時或東風興作波濤，

時或西風翻巨浪。

他這樣浪裏簸顛，

忽被琉科提亞^①瞥見，心動慈憐：

（她本是卡德馬斯^②之女，生在人間，

如今已是海中仙。）

她倏如海鳥騰身現，

立在筏間，通身光豔，

便開言：「你這人兒可憐！

你怎與那凶神結下深冤，

生深了無窮災蹇？

只是他縱然凶暴，

害不得你這樣能賢。

你如今且聽我一言，

想你聰明，自能諒見：

你須把筏兒拋棄無稍戀，

脫淨了衣裳，赤身入水與神威宣戰；

你泗水到非細安人之境，

便得安全，否運從茲轉。

我贈你一條仙帶，

你把他繫在胸前，

再莫懼風飄險。

一俟你手兒攀彼岸，

便將這帶拋在海中間，須遠，

且切莫頭看。」

她說罷，便將仙帶贈給，

還從來處沉身而滅；

一霎時但見的洶湧波濤，

豔影兒再難尋覓。

攸力栖茲不勝駭異，却又狐疑，

心下自相計議：

「這叫我如何處置？」

不幸啊，安知不又是甚麼神人來作禍祟？

我今不管你善心歹意，

總不能盲然從你：

看彼岸遙遙未可即，

你說那便是我安全之地。

我如今決計：

這筏兒力果能支，

經得起波濤險巖，

我終不將它拋棄；

若這被狂風擊碎，

我只索冒艱危，身入水；

此策須稱最。」

正這樣私心計議，

那凶神陡把如山浪起；

黑沉沉一片奔來，

捲上筏兒，向他頭顱猛擊。

一霎時那筏兒皮骨盡奔飛，

化做了一堆木屑，浮沉狂浪裏。

可憐那波里阿斯，●橫蠻無禮，

奔過了新刈田疇，

將一堆堆稻子紛紛揭起。

奧德賽

他如今只跨着孤木一支，

趁狂濤飄浮搖曳，

便忙把衣裳脫卸，

將仙帶在胸前繫；

突如的投身入水，

奮揮雙臂，直前如矢；

彼時他赤條條浮沉狂浪裏，

涅普條因一見，只索搖頭不已。

他自語道：「行矣，行矣！

慣受艱難的，更把艱難嘗試！

迨到彼岸方能安憩，

那其間的百姓，育夫所喜；

一三九

只是你須知我輩神威非可戲，

你他日回思今日事，還須心悸。」

他說罷，策馬把水頭分劈，

回駕返伊其，便是他宮殿所在地。

此時天搖地震，餘威猶未靖，

育夫之女密涅發，又把計謀思付，

她命一切風颯歸洞安寢，

獨叫波里阿斯爲他開路徑，

送他徐徐前進，

早到達菲細安人之境，

使他一生顛沛於焉終竟。

如是者二夜二日，

他在狂濤飄浮迅駛，

四周遭死神環伺。

迨至第三日曙光方始，

便見風停浪止，

海面上靜寂如死。

他乘浪前瞻，

見陸地已經密邇。

這可譬爲人之子，

見親父被魔神玩弄，

病臥纏綿難遽死，

忽一旦蒙神恩釋，

沉疴若失，其喜可知；

如今攸力栖茲，

見陸地樹木森森，心中狂喜，正無異此。

他便奮身前進，

距岸不盈一矢，

忽聽得岩石與狂濤相擊，

澎湃之聲盈耳：

原來並非是海港可安舟，

只一片巉岩如齒。

他不覺驚惶戰慄，四肢懈弛，

心中暗自思：

「呀，我枉冒汪濤前進，

眼見的有岸難登；

奧德賽

我今身在怒波中，

此處無梯接引，

只須索仍與洪濤掙命。

上面是巉岩不許人攀躡；

四周是洶湧波濤狂吼聲；

下面是碧海滄溟！

這岩下險巖無情，

湍急淵深，欲駐足料難穩定。

我若還勉力攀躡，

多應是觸石身沉，

欲望成功，休付。

若還緣岸仍前進，

一四一

冀覓個港埠躋身，

又恐被狂風捲送，

終不免萬般希望都隨波殞：

更怕那安非達賴提蒙養的巨鯨，

奉神旨來休我命；

都只爲，我與那神還未消仇恨，

橫禍之來難定，我心中明甚。」

他正這般思想，

忽掀起如山巨浪，

將他身向巉岩猛撞：

若不是密涅發贈他急計，

他多應裂膚碎骨立身亡。

彼時他急將雙手攀住巉岩上，

軀體懸空而盪，

迨至第二陣狂潮又至，

復將他捲入巨浪。

可譬珊瑚蟲力拔脫窩牆，

足跡殘留壁上；

彼時那岩壁，也殘留着攸力栖茲血肉漿。

他於是又隨波飄蕩

正難卜生死存亡；

又虧得密涅發暗暗相幫，

使他危急中心地仍明亮。

他洩出了急浪潮流，

繞陸地遙遙浮漾，

目不住地探望，

冀覓個平穩埠頭躋身而上。

久久乃見兩岩間一道河流洑湃；

那岸側迤作斜坡樣，

天成一港，能把風遮擋。

他便欣然泗往，

心中默對河神頌唱：

『我不識吾神名號如何念；

我今拜倒在你座前，

乞吾神聽我一言：

我今自涅普條因威下奔逃來依你，

莫負我愚忱一片。

像我這般困苦顛連，

縱天神也應憐念：

我今向你苦哀求，

求你救援，求你垂憐。』

他禱罷，那河神立使長流阻頓，

洶湧波濤，霎時都靖；

又爲他開闢了平夷路徑，

將他從海裏徐徐導進。

迨至飄浮到岸旁，

他已疲勞氣力盡，

兩臂低垂不能舉，

兩腿力委頓難復運；

渾身兒腫脹膨脝，

胸際翕張無定；

口腔鼻孔水出似川奔，

便爾冥然昏暈，

動作，聲音，氣息，一時都定。

及甦醒，急把胸間仙帶褪，

疏科提亞當初所贈，

今遵約命，掉頭兒，將牠拋入洪濤進。

那帶隨波捲入海，

自有女仙收取無消問。

是時攸力栖茲拔足出河川，

見茸茸碧岸遍生苔蘚，

點綴着叢樹芊緜；

便舉足而前，親親的吻了地面，

擇一處草花柔軟，藉地而眠，

手撫胸懷自語言：

「吁嗟天上神明！

我如今咎休如何定？

我今身在河濱，疲勞力已盡，

若還須度過這長夜冥冥，

怎經得起零露漸漸，寒霜凜凜，

更有侵晨海風冷，怎能忍？

若還走到林間去，

有叢枝庇護，可防寒冷，

暫得睡眠安穩；

卻又怕野獸無情，

我或許竟作犧牲，

齊彼熊獅血吻。」

他如是一層層的計議，

終於舉步往叢林裏，

那叢林孤聳在高丘，

俯向清流蔭翳。

見其中有橄欖兩株，

根兒纏繞，枝兒糾結，

葉兒相似，葉兒各異；

奧德賽

一株是婆婆野生，

一株結着尋常菓實。

這其間枝葉密層層，

陽光不射，風雨難入：

他便匍匐而進，暫圖安息。

見有風吹落葉，層層委地，

他便檢取成堆，做個溫厚牀席，

可容下榻兩三人，

擋得住北風凜烈。

他作罷心中自欣喜，

擁葉而眠，溫和殊稱意。

就譬如窮苦農夫，遠離隣里，

一四五

孤身獨在深林裏，

謹把燼餘灰中藏貯起，

留個火種兒備緩急。

無何密涅發將他雙眼閉，

使他夢魂兒安適，

萬慮消除，憂懷盡釋。

① Titonus. 曙光女神奧洛利 (Aurora) 之夫。

② Scheria.

③ The Phaeacians.

④ Ithica.

⑤ 見註一。

⑥ Orion. 南半球星名，作獵人垂刀狀，有三彗星，似環帶。

⑦ Ortygia.

⑧ Diana. 即阿提密斯 (Artemis)，月亮，田疇，狩獵，產育之神。

⑨ Ceres. 農事女神。

⑩ Iasion.

⑪ Styx. 幽界之主河，凡宣誓憤指此河，冥虛不敢背。

⑫ Bootes. 星名，希臘語，耕夫也。

⑬ 天熊 (the Bear) 星名。

⑭ 見註六。

⑮ Phaeacia. 見註三。

⑯ Solyme.

⑰ 即阿加綿農與門涅雷阿斯。

⑱ Lencothoe. 原名愛諾 (Ino)，女仙也。

⑲ Cadmus.

⑳ Boreas. 北風也。

㉑ Aegae.

卷六

巧安排公主作引線
計謀遊子訪王城

如是，攸力栖茲困頓之餘，

便沉然入黑甜鄉去，

唯時密涅發，至尊神女，

電掣般降落自雲霄，

降落在菲細安人國土。

原來此族生存已古，

本在亥拍利亞●平原住，

與賽克洛普斯之族●是隣居，

緣國弱，時遭侵侮。

及後國王諾細圖，●

奧德賽

避強隣，越海道，來茲社利亞重開疆圍；

此地與文化之邦遠隔離，

風俗淳然猶古。

他於是築起城垣鞏固，

建起輝煌廟宇；

他於是經界寰區，

俾人民各安其所。

是時那開國之君已作古，

阿爾卒諾阿●是方今國主。

那神女降落雲天，

一四七

來至在他的巍峨殿宇，

心把攸力栖茲之事細思量，

欲使他平安早歸去。

便忙至一座輝煌殿屋，

這其間臥着個嬌慵少女，

諾息揆亞^①是芳名，

便是此邦公主，

嬌容豔質，俱堪與天仙者比。

有兩宮娥值宿在廊廡，

姿首兒也都媚嫵。

彼時宮門方閉固，

密湮發乃如一陣清風，飄然而入，

趨臥榻，在公主枕邊停佇；

身幻作名海員岱馬斯^②之女，

與公主年齡相若心相許，

這纔對公主開言勸語：

「諾息揆亞啊，

怎你母生兒懶如你？

你那華裝麗服，

都委棄不加整理；

你如今婚期近矣，

你須得及時打點嫁衣裳，

並替從嫁侍兒們預備裝飾。

莫道這樣事兒瑣細，

你可以從中博個好聲名，
並使你爺娘心喜。

看如今晨光動矣，你須速起，

我陪你去到清流好浴身，

我助你速成婚禮；

須知你少女之期已無幾，

如今菲細亞待嫁之人首推你。

你趁清晨，去求你父駕起車騎，

備齋送你的衣裳服飾；

爲的是那清流離城不邇，

且用車騎，方是貴人之體。」

那碧眼之神叮嚀既竟，

奧德賽

便高舉自返天庭。

那其間居住着羣神，

萬歲千秋無止境，

永不着風吹雨打，

也不見霰雪飄零；

但一片青蒼無垠，不着纖雲，

永遠的晝日光明。

那天上神明，終日歡欣，

不解人間愁與恨。

彼時密涅發叮嚀既竟，

便高舉回返這天庭。

唯時奧洛刺駕着車騎前進，

一四九

未幾東方色已頽；

那公主霍然而醒，

回憶夢中情景，心下暗疑驚。

却仍把神人囑咐謹遵行，

欲待向雙親稟命。

那時她母后，坐爐旁紡績紫羊毛，

宮娥們侍奉唯謹。

未入門先遇爺親，

係徇彼大臣之請，

蒞臨會議，共商尋國家大政。

她便倚偎親側，謹把話言進：

「父親啊，你可否替我駕高車一乘，

使我到河邊，好把污衣浣淨？

想你蒞會議，見朝臣，

都須把衣裳整潔，

方不失人君體分。

我兄弟共有五人，

兩個已成婚，其餘的年華猶嫩；

他們在跳舞場中，

總須得新衣被體方相稱。

這些事我最關心。」

她如此吐吐吞吞，

爲羞把婚姻事明告爺親；

但她父心下已分明，

便把話言對應：

「兒呀，你要乘車，我怎能不許？」

你但有要求，我無不與。

你去罷！我命僕立把高車駕馭，

車輪堅固，上有車框遮護。」

他說罷，便對僕人宣命，

僕人們立即遵行，

在庭院預備着舒適驛車一乘，

並把驛兒安配整。

唯時那公主，已把華裝麗服攜帶出閨門，

都往車中裝進；

她母后，爲她裝備酒盃囊，

並各色珍奇食品。

於是諾息揆亞登車欲啓行，

備她和從女浴後塗身。

這纜攬纒繩，策驛前進，

便聽的得得蹄聲，

曳着人和物徐徐而進，

後有宮娥們伴送隨跟。

一會兒已到清流畔，

這其間蓄水四時常滿，

清湛潺湲，縱積垢也能激洗。

便把驛兒解下纜，

放彼在河邊牧地逍遙疎散。

然後從車裏卸下衣裳，

紛浸入清流浣洗，

主奴相競逞功夫，

各把身手兒顯。

一霎時浣濯都畢，纖垢無殘，

便整齊齊展曝在沙灘。

迨相將浴罷，把香膏四肢塗遍，

乃共進食在河干，

坐候那濕衣裳，受中午陽光晒曬乾。

食罷主僕起身作毬戲，

都解脫頭巾面幔，

仍是那公主爲首當先。

就譬如岱雅那山遊汗漫，

在退易澤塔斯①或厄立曼塔斯②攷獵與方

酣，

把鹿子熊羆追趕，

有林間仙子簇擁而前，

俱是宙斯所產，

雖也都美好嬋娟，

却敵不過她那種娉婷體態，

爲此上拉多納③心下欣歡。

如今那公主孤標出衆也猶然，

但見的都能識辨。

迨到他們預備作歸程，

已把驃兒繫上轅，

把衣裳摺疊都齊整，

那碧眼的密涅發心中又思忖：

怎生的好使攸力栖茲覺醒，

使他得覲見王兒豔影，

爲將來進身線引。

一霎時計謀已定：

那公主把毬兒拋向一宮娥，

却誤落清流而進，

一時大衆驚呼都失聲，

因把攸力栖茲驚醒。

他便惶忪坐起身，

奧德賽

反覆把原由猜忖：

「我今身落在何等樣人之境？」

這其間的居民，

抑是蠻橫無法紀，

抑能禮容敬神明？

我彷彿曾聞清脆女兒聲，

莫不是山林仙女，川澤妖精，

抑無非是人類聲音？

只是我這樣狐疑猜忖，

何如便前去看個分明？」

他忖罷匍匐出叢林，

攀折些樹葉兒遮蓋了赤裸之身。

一五三

他於是跨步前行，

恰便是猛獅下山頂，

身冒着風吹雨打，

赫赫的兩眼圓睜，

下山來，要尋些牛羊野鹿，

藉充飢腹作犧牲；

便是那守衛着的羊圈也要衝進，

都只爲腹餓如蒸雞可忍。

此時攸力栖茲，也是這般形景：

他遙見那一羣美女，

也不顧的裸赤之身，

仍冒昧而前進。

彼時他身被鹹潮污漬，

那形況醜惡堪驚。

那些女子們一見俱大駭而奔，

獨公主依然鎮定，

爲的是密湮發已暗暗贈她勇氣，

她因能佇候無驚。

那攸力栖茲，却又躊躇不定，

他心想向她求衣服，

並求她導引進城，

却不知應上前抱膝苦祈求，

抑或遙站着用好言哀懇。

終於決計不前行，

爲恐上前遽抱膝，

不免要唐突佳人；

他於是委婉着把言詞進：

「呀嗟王后！我今上前來向你懇切祈求。

你是凡人種，抑是神明宵？

你若是個仙娥降落凡間土，

我猜你多應是岱雅那，

威赫的育夫之女；

因見你相貌，神情，風度，

都與那神女半點無殊。

只若你也是個人世人，

本生長在凡塵，

那末你的父母弟兄，

真個是十分幸運。

我想他們爲你故，

心內必常充滿着歡欣；

看你這般溫雅宜人，

舞蹈時嫵娜娉婷，

怎由得他們不稱心？

只是最幸運，要算是那個郎君，

諒必他豪華非是常人比，

纔引得你和他伉儷共家庭。

我雙目見人多矣，

是人間男男女女，

從沒見一個絲毫能像你。

我如今見你，又由得驚愕痴迷。

想我當初統率大師，

沿路上，百般辛苦都親嘗試，

也曾到過提洛斯，

見阿坡羅神廟側有櫻櫚一枝，

我不覺久久凝視，驚愕迷癡，

爲的是我從未見那種孤高挺秀姿；

公主啊，我如今見你驚癡，也就如此，

驚得我不敢前來擁抱你，

爲我生平遭難已經多次。

這一次，我在海內飄流二十天，

迨昨日，方曉狂濤到此間；

這二十天，我受盡了艱險，

原來我從奧吉吉亞島，直被狂風激浪推送來

前。

及至昨日，天上神方送我到來此地，

我自知艱苦仍然未已；

爲的是天上神明事正多，

要他賜安寧，尙難希冀。

可是王后啊，望你垂憐！

你憐我久久受辛艱，

須知我重到人間，

和你是第一個人兒見面，

其餘的居民我俱茫然，

我求你指示你的城池那裏，

再求你賜一套粗衣蔽體；

我但祝天上神明，把你的欲求都許你，

任你家庭和樂，

嫁個郎君如意。

爲的是天上神明所賜，

莫貴於歡好的夫妻，不解的伉儷。

自來怨偶至堪悲，佳偶福無比，

當局人尤能明此理。」

於是諾息揆亞乃答言：

「尊客啊！我聽你吐屬明賢，

諒不是出身微賤。

只是那育夫主宰昊天，

禍福隨心所願，

善與惡原來無間；

你生平身受辛艱，

總須忍耐休嗟怨。

如今你蒞我城池，踐我邦土。

如此的伶仃孤苦，

慢道是不愁衣服不周身，

你但有所需，自無不與。

我將指示你居民何族，城池何許，

原來此地是菲細亞子孫所主，

我是國王阿爾辛諾之女，

他便是這裏民族的威權，邦國的砥柱。」

她說罷，便對美貌的侍兒們宣命：

「侍兒們，都把脚步兒停！

他也是個人，你們爲何一見便逃奔？

你莫非當他是我輩的仇人？

你們休得要虛驚；

想我們這菲細亞的海濱，

向得天上神明所眷祐，

有何仇敵敢來臨？

且我們僻處在海中心，

與異族向來遠隔不相侵。

如今這男子，乃是個可憐的迷路人，

我們義當盡我主人情，

爲的是乞兒與遊客，

盡是天上育夫所差命，

些須贈與也自受歡迎。

因此，侍兒們，你們去將酒食款待來賓，

並導他到風穩河間去浴身。」

她說罷，諸侍女便都駐步，

彼此招呼相聚，

一如公主所囑咐，

引攸力栖茲至一河邊風穩處。

又把內外衣裳放在一邊，

把金瓶盛着香膏送獻，

便囑客入浴清流間，

攸力栖茲乃謂言：

「姑娘們，請你們且站過一邊，

讓我把身上的鹽污滌洗，

並把香膏塗遍。

只若你們在我面前，我只索不洗：

我羞把赤裸裸的身軀當着女兒們暴顯。」

他說罷，侍兒們便都迴避去，

把他言轉達公主。

他在河中，擦去了背上腰間積着的鹽污，

並用手將髮中污垢爬梳。

如是，周身洗濯畢，乃把香膏遍體塗，然後穿上衣裳，諾息揆亞之所贈與。

於是育夫之女密涅發，

使他愈益昂藏挺拔，

並使他披散着玉簪花般的鬢髮。

譬有個技巧匠人——

是密涅發與發爾坎^①教練而成，

百般技藝俱工精，——

將金子鑲銀，做成了一件精良器皿；

彼時密涅發在他的胸間頭角添些風韻，

也彷彿是巧匠工程，

他退坐在河濱，

說不盡儀容煥發，風采鮮明，

那公主一見，不覺吃驚，

便謂侍兒們：

『侍兒們，你們都聽！』

想這人來會我菲細亞神聖的子孫，

必是天上神有個存心。

我當初以爲其貌不揚無足論，

到現在，纔見得他竟可賽天神。

啊！那得這樣個人，

心願在此邦居住！

讓我得喚做夫君！

侍兒們，快去將來，供他食飲。』

她說罷，侍兒們欣然遵命，

急忙將酒食供奉嘉賓；

那攸力栖茲勞倦之身，

絕糧已久，便不免虎嘯狼吞。

唯時那公主心中又定計議，

便把衣裳摺疊，放在車裏，

又把騾兒駕起，

這纔先自登車，對攸力栖茲話言娓娓。

『客人啊！你如今可起身，

去尋找我們的市城。

我導你到我父的宮庭，

好使你見識我國的王公貴人。

只是有一言你須牢記，

我看你聰明伶俐，

諒自己也能理會。

當我們經過田原野地，

你可與侍兒們緊緊相隨，

我在當前引導你。

但將近我們的市城，

你便須把脚步兒停。

原來我們的市城，

圍着鞏固的城牆一層，

前後勻開兩水門，

中間路，窄窄僅容人，

兩邊有無數船兒下旋，

各在自家的船埠安停。

那岸上，與涅普條因的神廟相近，

有一個船員集會之廳，

採石築成，堅固絕無倫。

海員們於此廳製造舟楫，

並於此寄放纜索帆繩。

（原來我們非細安人，

不喜歡彎弓射翳，

只講究行舟盪槳浪裏作營生。）

我所以要自家謹慎，

免得和你過前門，被他們訕笑譏評。

爲此輩有幾個下流到絕頂，

倘若見你和我前後隨行，

免不得要紛紛議論：——

「你看公主後邊跟，

好一個美貌英豪的後生！

不知她自何處求尋！

我們不久便要見他們兩口成親！

想我們這裏孤處本無隣，

如今這後生，不知是遠方流浪客，

抑由她虔誠祈禱感天庭，

因得天神降落在凡塵。

也正該她自去擇配良人，

爲的是菲細亞不少王侯貴族去提親，

無奈她總總不如心。——

他若把這樣的話兒來謔，

那就叫人難受。

因爲我自也覺慚羞，

是不合隱瞞父母，

又未經大禮成婚作好逋，

便這般和男子親熱熱做成膩友。

只是客人啊，你聽！

你須要依話而行，

方可得我父幫忙，

送你平安歸鄉井。

我們不久，便要到一個白楊林，

那是密涅發神的聖地，便在路之濱；

這其間有一道清泉流漾，

四周圍繞着草地青青。

這便是我父的園亭，

與城中呼應相聞，

你就在那林中候等，

約莫等我們已到我父宮庭，

然後你動身進城，

把我父的宮庭探問。

我父的宮庭人人都曉知，

因沒第二個人家和牠相似，

你不難央個孩童引指。

你一進了宮門，

休要把脚步兒停，

便忙去尋我母親；

她必在火爐之側，

環侍着無數宮人，

手續那紫色羊毛，光彩眩人。

我父的寶座也就相近，

他常在這座中饗飲，

豐侈得像個天神。

你儘管大膽前進，

去抱住我母的膝頭向她求懇，

這一來，那怕是相離萬里路，

你便得快樂返家庭，

你一經博得我母的歡心，

能得她來幫襯，

就可望還歸鄉里，重見親朋。」

她說罷，把騾兒加上一鞭，

便作別了那河川，

車輪兒緩緩向前；

後面有攸力栖茲和宮女，

步武在塵跡之間。

迨到那密涅發聞名的聖林，

早已是紅日西沉；

攸力栖茲將身坐定，

便向那育夫之女祈禱虔誠：

『無敵的育夫之女，希垂聽！

想我當初開罪了涅普條因，

被他送在波濤顛頓，

我也曾祈禱吾神，

却未蒙垂聽。

我如今求你許允，

允我在這菲細亞人之國，

可得着仁慈和憐憫！』

那女神聽他如此講，

心中甚是歡暢，

却只因尊重涅普條因的意嚮，
尙未肯爲他露色相。

① Hyperia.

② Cyclops. 希臘神話：賽克洛普斯乃一巨人之族，其人
獨眼，圖巨在額中，性情強悍，不識農稼。

③ Nausithous. 坡賽頓 (Poseidon) 之子，阿爾辛諾
阿之父。

④ Alcinous.

⑤ Nausicaa.

⑥ Dymas.

⑦ 見卷五註一。

⑧ Taygetus. 山脈名，爲拉哥尼亞 (Laconia) 及美塞
尼亞 (Messenia) 之分界線。

⑨ Erymanthus. 亦山名，在希臘之亞該亞 (Achaea)。

奧德賽

⑩ Latona. 已見前註，一作利托 (Leto)，岱雅那之母，
宙斯之妻。

⑪ Delos. 愛琴海 (Aegean Sea) 中島名。

⑫ Vulcan. 又名赫斐斯塔斯 (Hephaestus)，火神及
冶鐵之神。

一六五

卷七

進王宮懇勸蒙款待
見國主慨允送歸程

這壁廂，備嘗辛苦的攸力栖茲上禱天神，

那壁廂，公主乘着騾車自進城，

已到她父的宮門，

便把車兒在廊下安停；

她兄弟五人——

個個像天神一般英俊，——

見她到，俱出相迎，

爭把騾兒解放，衣裳捧進。

那公主回到自家臥室，

便有老婦把火爐生熾。

原來這老婦名曰攸麟米杜沙，●

當初在伊庇魯斯●為海盜所劫。

其時阿爾辛諾阿四處威名遍，

因把她來進獻。

她專執役在公主臥室之間，

此時生熾了火爐，乃把食事檢點。

這裏，攸力栖茲做罷了禱告，

便起身要把王城找，

那慈愛的護身神密涅發，

把一陣雲頭將他籠罩，

爲欲免菲細安人侮辱他，

或向他把來歷查考。

但等他將近城根，

那碧眼的密涅發便化做個如花少女，

手提着個水瓶，當面來迎。

她故故的站近他身，

攸力栖茲便向她詢問：

『姑娘啊！我求你領我到阿爾辛諾阿的住處，

他就是這裏的一方之主；

因爲我來自遠方異土，

一路上吃盡了辛苦，

和這裏的居民都昧平素，』

那碧眼的女神對語：

『尊客啊！你尋的那個住處，

讓我親身陪你去，

因牠就靠近我父的宅宇。

只是我在前導引，

你須要默默的隨跟；

切不可注視途人，

也不可向人問訊；

因這裏的居民一向欺生，

對異鄉人心腸素冷。

他們自己，却仰仗着涅普條因，

常在海洋中行舟駕艇，
倏如想念，迅似飛禽。」

那女神說罷，便在前導領，脚步輕靈，

攸力栖茲緊緊的步她脚印。

他經過了海員們的羣衆，

却沒一個見他形影。

原來可畏的女神密涅發，

已將一陣黑雲籠罩着他身，

使大家眼目迷昏。

他一路上見着埠頭船舶，

和英雄們聚會的公廳，

又見那雉堞城牆，

有尖頭樁子周圍釘，

好一番氣象森森，

不由得暗暗心中欽敬。

迨到了國王的森嚴宮殿，

那碧眼的密涅發便又叮嚀：

「尊客啊！你要我領導的宮殿便在當前，

這其間，我們的貴族王侯方在飲讌。

你放着膽兒進去，

心內毋多顧念；

就只因爲人無論生長在何間，

唯有大膽的方能行遠。

你如今進去。須先把王后求尋，

她的名叫阿利塔，^⑤與國王是一祖相承。

原來涅普條因有子諾細圖，

是夫人拍利比亞^④所生。

這夫人，是巨人族王之少女，美豔無倫；

她父名攸麟米頓，^⑥

治下族人因無道，遭受天刑，

他自己也同命運。

她既嫁涅普條因，

得他愛寵如性命，

生一子曰諾細圖，

便是當初此國之君。

諾細圖共生二子，

一即阿爾辛諾阿，一為理克西諾爾。^⑦

理克西諾爾結婚未久，

便為飛巴斯^⑧所殺死；

他身後無子，

僅一女曰阿利塔，即如今王后是。

今國王，待王后非常優異；

自古作人妻，都沒她這般福氣：

無論自家兒女，國內元黎，

沒一個不對她真誠敬禮，

人人視彼若神明，

她到處，無不歡呼揚溢。

都只因她聰明智慧；

她所寵愛人有所訂爭，

經她裁判事無不理。

她若肯存心助你，

你便可望重見親朋，還歸鄉里。」

那碧眼之神將話說罷，

便離別了安樂之邦社利亞，

渡過那茫茫大海漫無涯，

先到馬拉敦，後到雅典國，

直進了伊勒克條斯的帝宅王家。

唯時攸力栖茲獨自向王庭，

一到那燦爛金光門闕，

心下忽疑驚，又把步兒停；

因見有一道輝光如日月，

把個王宮照耀得澈朗光明。

原來那兩面宮牆俱係黃銅質，

自宮門直迤內室，

上彫着飛簷青碧，

有金質門將各戶深深閉；

那門旁銀柱亮晶晶，

上有楣梁，金色與銀光閃爍。

復有金銀獒犬分列在門旁，

似是神工所製，奇巧精良；

牠們於此，爲君主看守門牆，

萬古千秋永無恙。

自宮門直達內廂，

依牆壁，排列着寶座成行，

上鋪着帳墊輝煌，

不知會費却多少如花女手，紡織修裝。

那國內王公大人，

在這些寶座上宵宵饗飲，

四周有年輕侍臣，

侍立在餐壇候命，

高擎着輝煌火炬，

照耀得通室光明。

那君王，有執役宮娥五十，

專掌管家常雜職；

有的推磨兒磨碎黃粱，

有的列坐着把紫色羊毛紡織；

紡織時，紛忙得宛如楊葉趁風搖，

成正時，光澤得似經用明油塗飾。

原來這非細安人有二絕：

一是海員駕駛行舟，無人能及，

一便是婦人紡織，

乃是密涅發自家兒賦與才能，

因此上意匠無雙，技巧工極。

宮門外，緊貼相連，

有一片寬廣林園，

四周遭籬笆圍繞，

計面積，約在四五十畝之間。

這其間有菓木森然，

石榴，梨兒，蘋果，一樣樣賽豔爭妍；

復有那無花果芬芳肥胖，

橄欖兒光澤新鮮。

這諸菓，也不怕冬天寒冷，

也不怕夏日薰炎，

一年四季不凋殘；

都爲有西風不住的吹扇，

吹扇得這樹萌花，那株結菓，繼續循環：

因此上梨兒方摘梨兒熟，四時不斷，

無花果落又重生，不絕聯綿；

復有那葡萄成糾新陳代，

蘋果連生摘不完。

那王家的葡萄園地也便在其間：

一部分地方高燥，

將已摘的葡萄在陽光曬乾，

一部分方在採剪，

一部分已榨成美酒芳甘；

你却又依然可見，

見那樹枝頭有的已經將熟，

有的方蓓蕾鮮妍。

那園林的極邊，

則有各色的花兒四時常豔，

布置得部位天然。

附近處，有兩道清泉，

一道分流着灌溉全園，

一道由地下通過王宮門檻，

那國內人人都取汲其間。

這便是神賜的王家宮苑，

真個是幸福無邊。

那攸力栖茲見着這般仙景，

不由得足下躡腳心內驚；

迨把一般般欣賞都完竟，

然後急急的走進宮門。

見諸侯元老都在宮庭，

方酌酒向麥邱立明察之神，

這是他們飲罷臨眠的定禮常程。

他就不復留停，

急忙通過了，直向前奔，

彼時他身畔仍有密涅發的雲頭籠罩，

因此大家看不分明。

及到了國王和王后的坐處，

忽的身畔雲頭俱消去，

他便將王后的雙膝一把抱住，

使得那王后驚異非常，

疑視着這無名之客，不知所語。

他於是把情由細訴。

「阿利塔啊，神聖的理克西諾爾之女！

我是個落難人，受過了無窮苦楚；

如今跪在你膝下，

向你和國王哀訴；

還有你這些貴客嘉賓，

也都聽我說知情故：

願天賜我們壽考康寧，

並把高貴榮名傳子孫！

只是可憐我顛沛孤身，

心切切眷懷鄉井，

但願你送我平安歸去，莫再留停！」

他這樣哀哀分訴，

身坐在爐邊灰土；

大家久久俱無聲，

迨後老英雄厄肯奴斯^①方把言詞吐。

他在菲細安人年最尊，

天生的辯才膽富，熟知掌故，

事事兒聰明慧悟。

彼時聽罷客人訴苦，

他便慨然發語：

「王上啊！你看客人坐在爐旁身席地，

委屈在塵埃裏，

尙復成何事體？

寧不是吾王之恥！

我等侍宴之臣，

唯吾王之命是聽，

俱不敢擅出宮庭；

你可以親手兒扶起這異域來賓，

賜他個座兒坐定，

命承宣官將酒進，

俾我等，酌向這落難人之友育夫神。

然後命司食女人，

把賸餘食品爲客設盤殮。」

那老臣之言方已，

國王便把攸力栖茲自爐邊扶起，

命王子讓出坐位，

賜他坐在身旁一椅。

（那王子名爲雷奧達馬斯，

是個純潔青年，國王喜愛曾無比。）

此時有宮娥手持金壺，

把銀盆將清水注在客人手裏，

然後搬一張輝煌餐桌，

便有司廚女子將麵食珍羞佈置。

於是那勞倦的英雄且飲且食，

那國王又向承宣官宣旨：

「蓬托奴斯，啊！你把酒調勻，

向各位來賓送一巡，

我們好酌向這客人之友育夫神，

他自來祐護難中人。」

他說罷，蓬托奴斯遵命不遲延，

將酒味調得十分鮮，

一杯杯均勻分送客人前。

大家既爲天神奠，

又都飲得醺然，

那國王乃對客開言：

「菲細亞的諸侯元老們，

我有一言發自中心，

願大家都傾聽。

你們如今俱已饗飲，

可各自回家安寢。

明日侵晨，多邀集元老數人，

備款待這異域來賓，

並要獻祭禮天神；

然後把他要求護送事，

大家細細的考量商尋。

我們須爲他出力殷勤，

必使他不着愁煩和苦痛，

歡欣地速返家門，

不問他多少途程。

我們但求個路途平穩，

不使他感着苦楚艱辛，

至於到家後禍福吉凶，

那只得聽天由命。

但若他是個神人降落自天庭，

那就真個是神意難明；

因自古天神下降俱用真形，

和我們共坐同餐，形跡分明甚，

即使是單身兒遇着他們，

也向不藏形遁影：

都只因吾輩與天神系統近，

也猶之賽克洛普斯和那巨人蠻族，與彼本同

根。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阿爾辛諾阿，你休要這般忖念！』

奧德賽

我和那天上神明，形骸不似，系統無關，

我不過是凡人之子，生在人間；

你若嘗見誰人曾受盡人間艱險，

便把我當個例來看；

我生平受過的艱難，

盡都由天刑神譴，

敍來時，可以累牘連篇。

只是先容我飽食再詳言，

因飢餓是人間最不堪；

雖有時心內憂煎，

終禁不得飢腸如鞭轉，

所以我如今雖也憂愁充滿，

一七七

却仍須腹飽爲先。

只是到明天，速送我這不幸人安返家園，

縱再受些辛勞也所願，

我但得與我的宮室家奴重見面，

即使登時便死也心甘。」

他說罷，大家稱贊連聲，

爲他的話言中肯，

都說是應該送客作歸程。

迨一一酌罷酒樽，

人人都已痛飲，

乃各自歸家安寢。

獨攸力栖茲留在宮庭，

與國王王后坐兒貼近。

此時侍從們已把桌兒抹淨，

那王后見他全身衣服，

盡都是自家和宮女親手裁成，

不由得心中暗吃驚，

便急急向他詢問：

「客人啊！先容我問你一聲：

你來從何處，身是何名？」

你這身衣服是何人所贈？」

你不說是個海中飄到異鄉人？」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應聲：

「王后啊！說起我這患難生平，

真個是一言難盡，

我曾有萬重災厄降自天神；

只是我仍要盡量的對你陳情。

原來海中有一島，

奧吉吉亞是其名，

遙遙居在海中心；

這島上有個美貌妖人，

人神罕見她形影；

她就是亞特拉斯之女，

卡力普索是她名，

身具着廣大神通，高強本領。

我一日在海中正把舟行，

奧德賽

被育夫一聲霹靂把船兒劈得碎紛紛，

因落得爲這妖人伴癡。

原來那時我的同行伴，

都已在波中喪命，

獨膽我緊把船梁抱定，

飄泊着經過了九日光陰。

追到了第十日黑夜時分，

神送我到那妖島之濱；

那妖人將我救拯，供我食飲，萬種溫存，

並欲傳我以仙術，

使我得不老長生，

只是我總總心中不感恩。

一七九

我在彼，一住須臾便七春，

她贈我的那些華衣麗服，

沒一件不留着我的淚影啼痕。

但到了七年告盡，

她叫我急速作歸程，

爲的是育夫之命，

不由她不改變初心。

她教我編成巨筏，

贈我許多物品，

內有珍奇酒食，並有仙服遮身；

然後作起清風一陣，

送着我徐徐前進，

毫不覺危險堪驚。

如是者一十七日，

我繼續海上航行；

迨至十八日的侵晨，

遙見得你這裏的依稀山影，

喜得我心躍碎碎。

又誰知我的災厄仍然未盡，

爲的是那涅普條因，

他對我猶存餘恨，

忽作起狂風巨浪，

將我所乘巨筏陡翻身，

又將牠碎成齏粉。

我於是失却依憑，

只索得泗水而行，

終乃被巨浪狂風送來斯境。

又誰知擡頭一望，

乃一片岩石狺獠，難可躋登；

我只索重又投身浪裏任浮沉，

終乃達河流一道，風穩定，岸夷平。

我便一躍而登，

已經是神疲力竭，急待休寧。

無何天漸暝，

我便離開那河水，尋至一叢林，

拾草爲茵而寢，

便蒙神賜我睡夢迷沉。

這一睡，直睡至次日午時猶未醒；

迨至陽光將傾，

方聽得你女兒和侍兒們嬉戲之聲，

我因驚醒，見你女美貌似天神，

便去跪向她求請。

堪佩她年紀雖輕，見識高明甚，

就是你少年時，也未必有這樣才能。

她給我美酒清醇，食物豐盛，

俾我得養息精神；

並教我清流沐浴，

賜我這衣服加身：

我心中縱然愁悶，

今所述，盡都是實事真情。」

於是阿爾辛諾阿答語：

「你這話誠然無誤，

只是我女兒還有一層兒錯；

她本該即時和侍女帶你同來，

不合讓你獨自走路。

不過你當時也只對她個人陳訴。」

攸力栖茲乃答言：

「國王啊，你休爲這小故將她埋怨；

她本教我隨步前來將你見，

只是我覺得有些兒懊懊，

生怕你見我，心中不喜歡；

爲的是人世入恆多疑忌，

這乃是生性天然。」

攸力栖茲說罷，國王又開言：

「客人啊！我素性生來不喜嘖；

我常謂爲人心境合安恬。

只是我如今欲告上天：

安得你這樣志同道合，

爲我女締結姻緣！

你若是有此願心，

宮室器物唯君所揀；

你若還不願，

我們菲細亞人也不強留襄，

因這是違背宙斯意念。

那末到明天，

我便遣送你離開此間；

你但高枕而眠，

自有人爲你駕舟船，

直送你到閩里之間；

或若你思在別處暫留連，

縱使遙如優卑亞，

也都得如君所願。

據聞那優卑亞離此最遠，

曾有人護送金髮得刺達曼塔斯，

爲謁替替阿斯到過其間，

那時往返僅一日，尙有餘閒。

要知我船舶如何迅疾，

水手如何趨健，

你將來自然見。」

攸力栖茲聽他言罷，心中大喜，

便向天訴說祈求意：

「無疆的天父啊！

願方纔國主所言，一一都能實踐！

願他的榮名到處傳遍，

願我得平安重把鄉閭見！」

唯時阿利塔，命侍女備一羊毛軟榻在遊廊，

下墊着花氈溫厚，
上鋪着紫毯燿煌。
四周遍掛着幃幃。
侍女們聽命而去，
各秉炬，急忙的安鋪停當，
乃轉身爲客言講：
「尊客啊！你的臥榻已鋪排停當，
你可以上牀息養。」
此時攸力栖茲正思安息，
便偃臥在廊下榻上。
那國王寢在內房，
與王后並榻聯牀。

① Eurymedusa.

② Epirus.

③ Areta.

④ Peribae.

⑤ Eurymedon.

⑥ Rherenor.

⑦ Phoebus. 卽阿坡羅日神。

⑧ Marathon. 在今希臘之阿提嘉(Attica)。

⑨ Erechtheus. 神話的雅典國王。

⑩ Echenous.

⑪ Leodamas.

⑫ Pontonoua.

⑬ Tityus.

卷八

聽歌詞英雄暗流淚
破綻國主詰由來

迨至曙光女兒奧洛刺，

頽顏露出在東方，

菲細亞君王便起牀，

飄泊異鄉的攸力栖茲他便離帷帳，

隨國主參加會議，

在衆船停泊之旁，

並坐在光瑩石上。

唯時密湮發，一心要把攸力栖茲早送到家鄉，

因幻作了宮內承宣官模樣，

遍城中雙脚奔忙，

一個個對羣侯宣講：

『菲細亞的羣侯元老，

都速到會議之場！

近日王宮來一客，飄泊自他鄉，

看儀容，宛似天神樣，

如今爲此事正待商量。』

她說罷，羣情鼓動，

盡向會議之場盪擁，

一霎時座席都無空，

多對着攸力栖茲延頸企踵；

原來彼時密涅發，

已在他的頭顱肩膀添上些儀容，

使他愈顯得昂藏英勇，

好叫菲細安人對他敬重，

並可以耀武稱雄。

如是，萬人齊集會場中。

那國主乃開言告大衆：

「菲細亞的元老羣臣！

我所言出自中心，

願你大家都傾聽。

我如今有客，本是陌生人，

流浪來茲境；

不知他是東方遠蒞止，

抑來自西土之隣。

他如今求我送他歸鄉井，

故特地邀請諸君，

將此事宜言允准。

你我如今須迅速，助彼作歸程；

爲若有人到我這門牆求請，

向不會延擱留停。

你須速揀取如飛快艇，

將牠放入海中進，

並挑選青年五十二，

都須是行船素負大聲名；

先把漿兒結紮都完竣，

然後大家可小食，

由我一人供應；

至於你各邦侯主，

都隨我同到宮庭，

陪那客人饗飲。

並命歌人德謨多克斯●奏樂娛賓；

爲此人具有天賦才情，

歌聲美妙無能勝。」

他說罷，向前導引，

諸侯主在後隨跟；

另遣人去尋那神聖歌人。

同時選定了五十二少年英俊，

遵王命，忙至海之濱，

放進那如飛快艇，

裝好了桅檣櫓楫，

張起了帆布明瑩，

然後將船在海中下棹，

羣向那國主宮庭。

一時廷間廊下，擠滿了老少成羣。

那國主，把大衆食筵供應，

宰殺了雙牛十二羊，

並八口豬兒肥豚；

逐一的治割調烹，

備辦起席筵豐盛。

是時那侍者已把歌人引進。

他叨受繆司的寵愛殊恩，

却又是禍和福並至兼行；

一面是雙目失光明，

一面是歌喉妙勝。

便有蓬托奴斯，

爲他設備個銀鑲坐櫂，

在高高的庭柱依憑，

上掛着一尾七絃琴，

並教他自家捫搦。

然後鋪設了一筐一桌，美酒盈樽，

供他獨個人兒酌飲。

迨至大衆俱醉飽，

那繆司乃鼓舞歌人，

叫他把名人行蹟從容歌詠；

他那夜唱的歌兒，天下盡聞名：

說的是攸力栢茲與阿溪里在祭神席上起鬨

爭，

爲君的阿加綿農聽着，心下暗歡欣；

原來他在派梭時，

曾向阿坡羅求讖問命，

神說希臘軍首領將有鬭爭，

也是天數安排定。

彼時希臘與特羅亞戰事方興，
至此乃居然驗應。

那歌人如是唱；

攸力栖茲雙手兒捧起紫袍襟，
把自己容顏遮擋，

只因他聞歌不禁悲傷，

又恐怕大家恥笑，不敢將頭仰，

迨至那歌人住唱，

他然後拭乾眼淚，

酌酒邀神享。

是時到座侯王，心中歡暢，

爭膩那歌人再開喉嚨，

攸力栖茲使又埋頭不住淚浪浪，

却無人見他形況；

獨國主坐在身旁，

聽見他低聲嗚咽，

因對大家言講：

『菲細亞的元老羣侯，都聽！

我們俱已飽餐滿飲，

並已得清歌佳妙侑餽殮；

今應把，各般遊藝侈陳，

好使那客人回去宣揚我們的本領，

說我們百般遊戲，俱無人能勝。』

他說罷，向前導引，

賓客們在後隨跟；

承宣官掛起七絃琴，

牽着德謨多克斯之手出宮庭，

遊羣侯所行路徑，

同向遊藝場中進。

一簇人兒前面行，

後邊跟着論千人；

有許多英勇青年，

已等着要顯他們本領。

先是阿克倫奴，^①奧揆愛拉，^②挺身而進，

厄拉脫魯，^③諾替烏斯，^④普麟奴斯，^⑤聯翩也

起身；

安溪亞拉斯，^⑥與安那比西奴，^⑦

以至厄拉牟斯，^⑧明替烏斯，^⑨普洛留斯，^⑩個

個都英俊，

還有那安非哀羅，^⑪與祖恩，^⑫

於是攸利哀羅，^⑬亦起立

威儀顯赫一似馬茲神，^⑭

他是諾波里特，^⑮之所生，

出落得姿容美好，

雷奧建馬斯之後推他第一人。

還有王子三人亦參與，

長名雷奧達馬斯，

次名哈利烏斯，^⑯

幼名克力通奴，^①氣概若天神。

先是徒步競馳爭獎品，

劃定了遠近途程。

大衆一齊出發如飛樣，

紛紛的揚起灰塵。

終是克力通奴獲大捷，

可譬耕牛難得及驢奔。

於是角力場中各把威能逞，

結果，厄拉脫魯最優勝。

跳遠是安菲哀羅第一人，

擲餅是厄拉脫魯最稱能，

拳術是王子雷奧達馬斯超絕羣倫。

迨至人人看滿足，

雷奧達馬斯乃起立，對衆宣稱：

『朋友們！我們如今，

可請客人來參加技競，

假如他於此道，也有些兒本領。

我看他魁梧狀貌，

必不是萎弱無能；

看他那四肢腰背都能勝；

且他猶未至老衰之境，

只不過久經辛苦，略顯些憔悴容形。

我深知勞人最甚，

莫過於海上久航行。』

於是攸力哀羅乃應言：

『雷奧達馬斯，你所言良然；

你可以親身去把客人勸。』

那王子聽他言罷，

便離座，舉步而前，

當着衆人之面，對客開言：

『客人啊，你來前，

也把你身手兒一顯，

想你必生平嘗習練；

你當知人生在世間，

最榮譽，莫過於用身手贏來勝戰。

你來前，不妨試練；

你須得寬懷釋念，

我們決不把 you 久羈延；

如今那快艇已在海邊，

水手們都等候開船。』

於是聰慧的攸力哀羅乃答言：

『雷奧達馬斯，你緣何將我譏訕？

我心中但有愁煩，

那有心把技能施展？

只緣我生平受盡了熬煎，

今坐此，但有思鄉念，

唯願此處君民可憐見，

速速將我發遣。』

於是攸利哀羅乃大肆其譏訕：

「朋友啊，我看你本無能幹，

見我們這般競技須稀罕。

你大約是舟船行慣，

像似個買客掌班，

只曉得把貨物錢財運販，

不像是運動家的才幹。」

攸力栖茲聽他言已，

不由得聲嚴色厲，

說道：「你這人出言無禮，

像是個魯莽男兒。

可見得生人賦性不均勻，

美儀容，聰慧心，善辭令，

不能兼備一人身。

這一個形容醜惡，

却是天生成談吐溫文，

能使人人都悅欣；

他出言，恆必謙虛雅馴，

他到處，人人相敬若神明。

那一個，狀貌若天神，

却又是，不嫻辭令。

我看你形容卓絕無能勝，

真個是一具好模型，

只可惜你心內太欠聰明。

你方纔所說，令人氣忿；

須知我這般遊藝，非是外行人，

方我年輕，也曾做羣曹冠領。

只如今愁苦填膺，了無此興；

都爲我生平艱險屢嘗經，

也會在戰場拚命，

又是個怒海餘生。

今聽你這番譏訕，

怎不由人激憤？

所以我雖則心憂悶，

也只索把我威能一逞。」

他說罷，並不須脫卸外衣，

便把一石餅抓在手裏，

大小重量，俱非前人能比。

他只奮臂一揮，

便見那石餅呼的一聲飛起，

嚇得場中水手個個把頭低。

那石餅飛過人叢，

越過了尋常鵠的。

於是密涅發幻做凡人形體，

測量了距離之地，

然後大聲的對客恭維：

「客人啊，你這超過的距離，

縱教瞎子也能知。

因牠不落，在前人舊跡裏，

却遠在限外之地。

客人啊，莫愁勝着不屬你；

料他們沒一個拋得到如此距離，

更休想能勝過你。」

她說罷，攸力栖茲心中暗欣喜，

爲不料比武場中，竟遇着個知己；

遂不覺平了怒氣，

轉對大家排激：

『青年們，都來一試！』

我還要再擲一次，

或許是更重於此。

奧德賽

誰若有些兒勇氣，

無論是競奪角力，

我都願和他一比；

我已被你們激起，

除却雷奧達馬斯，

我都願和他見個高低。

只因那王子，於我有主賓之誼，

我不可對他無禮：

我如今身在他邦，多蒙優異，

若還自絕主人恩，寧非愚駭？

只是除他外，無論誰我都無畏。

須知我人間武藝俱精通，

一九五

我生平最善彎弓，

縱然是敵人千萬衆，

與人競射必我先能中。

想當日特羅亞長征希臘軍，

論箭術，我只讓菲洛克提題一人，

自餘的俱無足論。

至於前輩名人，

若赫邱利與厄愷利亞^①的攸力塔斯^②之倫，

技能堪與神明競，

我自不敢和他爭勝。

然而攸力塔斯竟因技藝太高明，

膽敢向阿坡羅神挑釁，

遭神怒愠，不獲把天年盡。

再若論揮矛之遠，

我能勝似他人箭。

我唯有競走，不能與你等爭先，

爲我在海中頻歲顛連，

往往腹中飢餓，飲食不周全，

因此骨節兒俱已鬆軟。」

他說罷，大衆相看俱默然，

獨有阿爾辛諾阿對彼開言：

「客人啊，聽你方纔所說別無他，

無非要把自己威能表見，

又怪方纔這少年出言不檢；

實則苟解得辭令周旋，

便也不致將你的威能譏貶。

你如今也聽我一言，

庶將來你回去和妻兒見面，

將我們記念，

說我們多才多藝由來自祖先。

我們於角力揮拳，

俱不自誇稀罕，

惟有捷足善跑步，上海善航船，

殆非他族人所能追趕。

我們的娛樂，有舞蹈，奏琴，飲宴，

並有那衣服華鮮，浴泉溫暖，臥牀舒軟。

奧德賽

菲細亞的舞人啊，你等來前，

將最好的舞容試演，

使這客人回去好宣傳。

再一人，去把德謨多克斯的絃琴攜取，

今掛在庭柱之間。」

那君王吩咐一聲，

承宜官立即遵行，

急忙往宮中去取那絃琴。

是時場中指定了評判九人，

將舞場秩序安排定；

推開了芸芸觀衆，

把一圈之地掃除干淨。

一九七

一會兒，承宣官已把絃琴取至交給歌人；
那歌人移步至中心，

便有善舞的青年圍繞作環形。

一霎時，但聽得步伐聲拍節調勻；

攸力栖茲眼看着衆步如流相掩映，
不由得暗暗心欽。

於是德謨多克斯調整了絃索，

始奏起美妙歌聲，

那歌詞情節，乃是馬茲和錫西拉^①戀愛之情；

說二人如何密會在發爾坎的宮庭，

緣馬茲百方誘引，

竟污衊了那火神的衾枕；

却被日神窺見他們的幽隱，
便忙向火神報信。

那火神氣憤填膺，
急忙到鍛冶之場，

擺佈着要報仇洩恨。
他設起了巨大鐵砧，

打起了鐵網一層，

那鐵網異常堅韌，

被網的休想得抽身。

網打成，他便攜往宮庭，

一條條繫在臥室廊楹，

並把臥牀圍緊；

那網絲細密若蛛絲，

縱天神也難辨認。

迨四周密佈都完整，

便假托到利謨泥^⑤去遊行，

那是他生平最愛遊之境。

那馬茲刻刻留心，

一聽他出門之信，

便急忙趕去敘歡情。

是時那女子方歸自省親，獨坐心頭悶；

馬茲一進宮庭，

便握她雙手，竭力獻殷勤。

他言道：『我的美人兒，你我上牀去暢敘歡

情！

如今你男子，已到利謨泥去遊行，

遠在那辛替安^⑥族的蠻人之境。』

他說罷，那女的心內也歡欣，

便雙雙同就衾和枕；

却誰知臥猶未定，

便見那鐵網四周圍進，

真個是神人妙製巧工程！

他二人覺那網愈圍愈緊，

手與足束縛難伸，

遂知難得脫這牢籠陷阱。

唯時那設網之人，

並未到利謨泥之境，

一得到做間諜的日神報信，

便跛行着，邁返宮庭。

他那時氣憤填膺，

在廊下，呼告着天上神明：

「吁嗟育夫，與列位不死之神，

試看這滑稽景象，令人怎忍！

想維那太不公平，

她緣我天罰跛行，

便對我大大的不敬，

却愛上四肢無缺的美貌馬茲神。

這也只該怪我雙親，

他生我何如不生！

試看我臥榻上一對情人，

怎不教人憎恨！

却料他不久便須癡夢醒，

縱然他兩口戀愛情深。

我如今用鐵網將他們縛緊，

必待她那父親，

賠償我當初爲這無恥婦人贈他的各般贈品。」

他說罷，諸神降落到宮庭，

一個是環行大地涅普條因，

一個是黑梅斯，主人運命，

還有那威及遠方的阿坡羅，也俱來臨；

諸女神，則緣猥褻未從行。

諸神駐足遊廊下，

見火神設施着牢籠陷阱，

都不覺大笑紛紜，羣相議論：

「原來做歹的終須報應。

如今是遲慢的戰勝了奮迅。

發爾坎跛躄不良行，

却贏了最稱捷足的馬茲神，

也正該這般處分，藉懲姦淫。」

諸神這樣的紛紛議論，

宙斯之子阿坡羅，乃向黑梅斯動問：

「育夫之子黑梅斯，天庭使者，恩賜之神！

你見這牢籠陷阱，

倘叫你與維那同寢，是否甘心？」

黑梅斯答道：「威光遠燭的神明，

縱三倍這般鐵鍊將吾捆，

並你男女諸神俱監臨，

我也甘與維那一寢。」

他說罷，諸神俱大笑，

獨涅普條因裝作莊嚴貌，

要求發爾坎釋放馬茲神，

他自己願爲他作保。

因說道：「釋放他，我願作保，

保他把應賠償之數，

對衆神當面齊交。」

那跛足之神答道：

「涅普條因，你休向我這般求告。

作惡人縱有保頭難可靠。

倘若馬茲一放便奔逃，

我怎好當衆神向你索討？」

涅普條因道：

「發爾坎，你聽我實告，

倘若馬茲神規避奔逃，

這罰款你就問我要。」

於是發爾坎乃答道：

「既是你尊神作保，

我只索遵命難違拗。」

說着，他便解開了牢籠套，

那男女一得自由，

便下牀各自逃跑；

馬茲逃往色雷斯，

愛笑的維那逃往塞浦路斯島，

那便是巴法^①之城所在，

也便是她本來的艷窟芳巢。

她既到，姊妹行^②爲她浴澡，

並塗遍令人不老的香膏，

又加上艷麗仙袍，

使她形容姣好。

那歌人如是唱

攸力栖茲盡情兒的欣賞，

在場的水手也俱心歡暢。

於是那國主，

乃命哈利烏斯與克力通奴對舞，

爲的是他二人舞伎無能伍。

他二人便取得紫球兒，

是波里白斯之所做。

這一個仰折拋球入雲霧，

那一個騰步兒輕輕接收。

如是者演了數度，

然後一拋一接迴旋舞，

滿場人爲他按拍數，

但聽得四週踏步聲如雨。

於是攸力栖茲乃爲國王語：

「阿爾辛諾阿，巍巍國主！

吾主方纔所言，都能信據，

爾邦舞伎真無伍，

我真個是欽佩莫名，觀所未觀！」

那國王聽罷大歡心，

便高聲告語衆臣民：

「菲細亞的元老羣侯，都聽！

我見這客人聰慧超羣，

我輩都須厚贈。」

國中 共有十二主，連我十三人，

須各贈黃金一脫倫，

並裏外衫袍，潔白齊整；

速取莫留停，

好使他赴宴時心內歡欣。

那攸利哀羅出言不遜，

他須得有所餽贈，

抑或口頭道歉，平客心頭忿。」

他說罷，大衆齊聲道贊成，

便各差人取贈品，

攸利哀羅乃向國主宣稱：

「阿爾辛諾阿，菲細亞光榮的子孫！

我願得與客言和，一如尊命。

我願將此劍來相贈，

這是純鋼之刃，純銀柄，

劍匣是象牙雕刻方工竣，

諒客人不道太微輕。」

說着，便將劍遞與客人，

口作言詞極謙敬：

「尊客啊，祝君吉慶！

倘若我言詞冒犯君，

願清風吹散，不復記省！

更願天賜你再見妻兒，重歸鄉井，

藉慰你風塵久勞頓！」

於是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言：

「朋友啊，我也祝你平安！」

願神賜你福綵！

你今舉劍爲我解仇嫌，

願他日不致因牠思慊慊！」

他說罷，將那明瑩寶劍肩頭掛。

唯時紅日西山下，

各家的贈品都到達，

便有承宣官向國王宮裏移拿。

諸王子一件件接收停當，

都在他母后身旁安放。

那國主導衆返宮庭，

各就坐高高寶座上，

乃對后夫人言講：

「你速去取一口衣箱，

須要那上好無雙，

並把那潔淨的裏外衣裳在內裝，

然後爲他設浴溫湯；

迨浴罷，把各家贈品給他看望，

好使他餐飲聞歌，心內更能歡暢。

再贈他一隻精製金觴，

使他日用牠酌酒邀神享，

便能念我不相忘。」

他說罷，阿利塔命侍女急忙設釜備溫湯，

侍女們奉命，將釜移置火爐上，
釜中將水滿裝，爐裏將柴燒旺，
那火燄熊熊環繞釜臍旁，

不一刻水便溫燙。

是時那王后，從自己度物之房，

取出了一口精緻衣箱，

將各家所贈衣服黃金一齊安放，

並放進自家所贈的裏外衣裳，

於是對攸力栖茲柔聲言講：

『如今這箱兒須你自家照管，

速把繩兒牢縮，

免將來船上睡眠時，

倘被人偷悔之晚。』

攸力栖茲聽她言竟，

便把箱蓋兒蓋緊，

四週環上一條繩，

打着許多巧結牢牢細，

這是他從塞栖^①學會的奇能。

於是王后催他去浴身，

他一見浴盆裏熱氣騰騰，

不覺心頭大悅欣，

緣他自從作客妖人島，

這般快浴未嘗親。

侍女們爲他洗濯罷，

又把香膏塗遍身，
乃穿上內外衫袍，
向饗飲之場而進；
路遇着如仙公主，
身在那廊柱依憑，
一見他形容煥發，
心中欽羨莫能名，
便對他婉轉把詞陳：

「客人啊！祝你安寧！

你他日還歸鄉井，

莫忘我是救你平安第一人。」

聰慧的攸力栖茲乃答語：

「諾息揆亞啊！慷慨的帝王之女！
但願得雷震之神朱諾夫，
許我得再返家園，重歸鄉土，
我自必終身銘感不相忘，
緣我這命是卿所與！」

他說罷，就坐在饗飲之場，
唯時已把筵席開張，
侍從們酌酒滿金觴。

承宣官乃把歌人重導上，
列坐在庭柱之旁：

他乃是菲細亞一國的榮光。
唯時攸力栖茲面前，

有烤豬肥膾香鮮，

他從腰部切肉一片，

對承宜官囑咐言：

「將此肉送與歌人侑宴，

藉把我敬禮之忱聊表見，

我心中縱是憂煎，

這般敬意終難免；

爲的是歌人到處，人人須另眼，

他乃是繆司啓發，神人所眷。」

他說罷，承宜官將肉持給歌人，

那歌人知係對他示禮敬，

心中不覺大歡欣。

迨至大衆既餐既飲，

攸力栖茲乃對歌人將話進：

「德謨多克斯，我知你非是等閒能比，

諒你這般絕技，

若非傳自育夫之女繆司神，

多應是阿坡羅尊神親授你。

你方纔唱的是，

希臘軍的辛苦勳功，英雄事蹟，

不啻你親身經歷，

抑或從一個親身經歷的口中傳記。

如今煩你，續唱那木馬兒的故事，

那是密涅發助伊比烏斯之所製；

還有個攸力栖茲，

於其中埋伏着希臘軍士，

被帶進特羅亞的城市，

因將那城市蕩滅無遺，人民屠戮盡死。

你若能將此事唱得個有終有始，

我便把你的聲名四處都傳至。」

他說罷，阿坡羅立時鼓動起歌人的全副精

神，

他便把情由逐一唱分明，

先說希臘軍如何離岸把舟登，

如何縱火在自己的兵營。

唯時攸力栖茲已與衆英雄，

在木馬之中埋伏定，

未幾特羅亞人將牠移送歸城。

一時大衆議論紛紜，

不知將那龐然巨物如何處分：

一說主張用巨斧將牠兩劈分；

一說主張運至高岩頂，

然後將牠推落使沉淪；

又一說主張留着全身，不加毀損，

備將來供奉天神。

結果是後一說最佔優勝，

也是他們合該遭劫運，

無端把此馬移歸種禍根，

不知那其間埋伏着英雄好漢們，

便是他金邦殄滅的由因。

又說衆英雄等到了夜靜更深，

都從木馬裏鼓譟而行，

把個特羅亞城掃蕩無遺燼。

又說彼時人人各自去攻城；

獨攸力栖茲與門涅雷阿斯二人，

攻向第易福巴斯的宮庭，

經一場血戰，猛烈難名，

終是密涅發助他獲勝。

那歌人如是唱，

攸力栖茲聽着心悲愴，

不由得淚落浪浪。

譬婦人慟哭良人，

爲捍衛城池兒女將身喪；

她將他擁抱在胸膛，

眼看着他氣斷身亡，

不由得失聲呼喚；

是時那敵人，將矛頭擱在她肩上，

命她做苦力，催她到遠方，

她因此摧殘容貌斷肝腸；

如今攸力栖茲，也像這樣心傷，

不住的淚珠直淌。

在場人都未注意他形況，

却瞞不過那君王，

爲的他坐在身旁，

親聽得他歎喟聲長，

因對大家言講：

『非細亞的元老羣侯，都聽！

如今德謨多克斯須得住歌聲，

爲他這聲音，未必使人人都悅欣；

自從我們開筵饗飲奏鳴琴，

我們這客人，便不住的傷心，

多應是把他悲緒重提醒。

所以歌人應卽把歌停，

俾賓主都能盡歡興；

奧德賽

我們已備舟船送彼作歸程，

並各各餽貽豐盛，

無非是表我們一點款待衷忱，

都只爲但得聰明，

無論是陌路之人，

也須待以弟兄之分。

只是我有所問詢，

你休得要諱莫如深：

尊客是何名姓？

你那雙親，與夫朋友鄉隣，

平時對你怎相稱？

想爲人無論良和莠，

二二一

一自投生便有名，

望你休要瞞隱。

再望你，說出你所自來的國土及居民，

好使舟船得把方針定；

我們的舟船殊異常形，

無須用舵指行程，

自能曲折隨心；

且人間凡百市城牠俱稔，

無論波濤險惡霧迷冥，

牠俱能疾駛不虞沉。

只是當初我父諾細圖，

曾有一言告我甚堪驚；

他說那涅普條因，

見我們渡客安寧不擇人，

不覺心頭懷恨，

曾說終有日要洩此忿：

待我們將船送客轉歸程，

便使牠在波中牢定，

並化做山頭一座傍城根。

此言至今猶未應，

究不知神意如何，難究問。

你且把自家事對我言明：

你曾在何處漫遊行？

曾到過幾多地境？

曾見過幾處都城？

這其間，那幾處且強橫無道，

那幾處是敬畏神明？

再說你緣何故暗傷心？

緣何一聽見特羅亞戰爭事蹟，

便歎歎不勝悲辛？

須知道也是天數安排定；

不過是假人之手傾滅那名城，

使後世歌人作資料，

編做了一曲哀音。

莫不是你父若兄在那戰場喪命？

莫不是你與岳若婿，在那裏生死離分？

原來除却自家骨肉，此輩最相親。

又莫非你曾在彼喪失了良朋？

從來是好友無殊手足情。」

① Demodocus.

② Pythos. 特爾斐 (Delphi) 之別名，希臘最著名之

求籤處。

③ Acroncus.

④ Oeyalus.

⑤ Elatreus.

⑥ Nanteus.

⑦ Prymneus.

⑧ Anchialus.

⑨ Anabesineus.

- ⑩ Eretnens.
- ⑪ Ponteus.
- ⑫ Proreus.
- ⑬ Amphialus.
- ⑭ Thoön.
- ⑮ Euryalus.
- ⑯ Mars. 戰爭之神。
- ⑰ Naubolides.
- ⑱ Halius.
- ⑲ Clytoneus.
- ⑳ Oechalia.
- ㉑ Eurytus.
- ㉒ Cytherea. 火神發爾坎(見六卷註)之妻,即維那又名阿富羅底(Aphrodite),相傳爲錫西拉海所生,故又名錫西拉。
- ㉓ Zennos.

⑩ Sirtians.

⑪ 發爾坎在天與神爭執,彼宙斯推落天庭,因而跛脚。

⑫ Thrace. 今巴爾幹半島東部。

⑬ Cyprus. 地中海中之巨島,相傳爲維那誕生之地,故

維那又名 Cyprian.

⑭ Taphos.

⑮ 侍從維那之姊妹神有三:一爲阿格累亞(Aglaiä)即光明之神;一爲攸夫洛息泥(Euphrosyne)即歡喜之神;

一爲退來亞(Thalio)即青春之神。

⑯ Circe. 太陽之子,以善魔術著名。

⑰ 謂盲夫,朱諾(Juno)其妻也。

⑱ Iopos.

